

正宗大王實錄

卷之四十九

中 午 戌

0270750
14-94



230250

昭和7. 10. 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午戊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四十九

秋七月癸亥朔詣摛文院門外祗送 宗廟 永寧殿秋享香祝○甲子以金

文淳為禮曹判書○全羅道觀察使李得臣以得兩馳啓教曰此狀啓一度勝

於百貼花王飲再昨夜封發今夜入來可謂飛也來持者令該曹施賞時上以

熱候方進花王飲也○以李格為黃海道兵馬節度使金焮為慶尚左道水軍

節度使○乙丑○丙寅次對○移祥原郡治先是重臣朴宗甲遞箕伯還登對

奏言祥原郡治水土不美民多疾病邑之西北三十里有曰內櫓山水拱抱井

泉清冽又臨大江商船湊集生利饒樂移邑之願民情大同命廟堂詳詢新伯

稟處廟堂覆奏從之○忠清道觀察使韓用和陳疏乞遞許之○以徐龍輔為

司憲府大司憲韓用龜為司諫院大司諫李益運為開城府留守李泰永為忠

清道觀察使徐邁修為議政府右叅贊○丁卯領敦寧府事金履素劄陳病狀

乞遞專對之任許之○戊辰開城府留守李益運受符三日而不赴任下教切

責罷其職擢李勉兢代之○以金熹為冬至兼謝恩正使○己巳前東萊府使

鄭尚愚因登對言東萊進上全鰓自前以土產採納而年前適因監管黜退轉

貿他邑以納仍以為例往來貿易之際民弊不少教曰聞甚駭然該邑如此他

邑可知丙申年酌定貢膳定例其後廣魚也海衣也諸凡為弊之物隨聞矯揉務欲便民期有一分效益近聞嶺沿貢膳之弊為小民難支之端雖以禮不可廢且有殿宮所進不得一並停却每見嶺貢海族之登盤不欲近口况移貿之為弊若此寧不無謂之甚乎令廟堂嚴飭道臣先自東萊釐正其餘各邑之類此亦並釐正○以沈煥之為弘文館提學旋遞以金載瓚代之○庚午七夕製○辛未以洪良浩為藝文館提學○承旨蔡弘遠啓言臣嘗承命奉審於東西陵園則樹木之稀踈日甚一日舊種者漸就消耗新植者不善培養所見既甚悚悶事體不容任置申飭該曹以樹木培植之多少勤慢為冬夏殿最之一事庶或為責效之道教曰齋郎茅未能致勤之致殊可駭然凡植松播橡之法春則宜播秋則宜植局內諸處以時巡察稍踈處植松太曠處播橡務令栽培得其手法則雖欲消耗得乎設有下屬貪於煖炊之用而斧斤痕跡之執捉此不過九牛一毛且聞種樹時剪柯葉反為苗長之助在下屬亦足沾溉豈不公私之兩便令該曹嚴飭各陵官自今秋冬專意播植每年三月十月以其數交報來後自該曹別單草記則當以受香之獻官奉審之承旨又或史官宣傳官中抽柱考察其果然如數植松以為懲慢賞勤之地而播橡踈密亦當間數年拔

例致察以此分付各令書付齋壁至於殿最時以此書等第必有別歧討索之弊端此一欸置之○壬申○癸酉先是京畿道觀察使李在學以壯勇營陞戶軍今值式年當抄上訓局陞戶軍則請勿抄上筵啓蒙允訓鍊大將李敬懋上疏曰陞戶抄上法意甚重各道分定自有其數謹考臣營簿籍年荒設賑之時雖有道臣之請停輒為廟堂之防啓且先朝庚午以雖值饑饉癘疫之年毋得停退減額之意覆啓定式軍制所重有如是矣今此京畿道臣所請非停非減直請勿抄則將覓代於何地乎以道臣而不請稟處直請勿抄一經筵稟便即施行曾未有例伏願下臣疏辭於廟堂講究便宜之方批曰廟堂稟處○甲戌次對○右議政李秉模啓言訓局陞戶數雖少而法甚重決不可容易減數而以今事勢言之他道加定既無其路依道臣所奏訓局陞戶四名姑為權減之外恐無他路而凡事一開路則易致凌夷此後濶狹之論一切嚴防訓局體貌何等嚴重而道臣之不請稟處直請分付有關體統京畿道觀察使李在學請從重推考從之秉模又言昨年因大小科場之移設營下應辦雜費自各該監營從便措辦其中關東則自營措辦外不足之數分排各邑略略添補雖若有違於不煩營邑之意其實則最似無弊並宜依請施行從之教曰灾傷覆審

即都事應行之職務而先朝乙亥以後道臣替行而每年年分事目領下時
度支必以敬差官差送與道臣替行年年提稟都事掌試道臣替行既援年分
敬差之例則每式年前期提稟以寓存羊之義者以為式乘模又言黃海監營
蕩債時乙卯請得加分條之混入委折問于道伯則以為乙卯請得加分四萬
四百石以本營停退各穀次第收捧則依舊還錄之意已有論報而丙辰償債
變通後為救營下諸弊以其加分剩餘付之償債節目蓋其區處之方與當初
請得之意未免矛盾加分中三萬三百石所當盡付留庫條而今番變通既值
節晚列邑之分糶幾畢故就加分中二萬二百石還付各邑留庫條云該營停
退條以次收捧後即當依其數次次還錄而拖入於諸般掇弊者事極可駭前
前道臣徐邁修施以罷職之典所謂請得加分條道臣既以二萬二百石還付
各邑留庫條則已分給耗條待秋還錄於元穀自明年依例半保留之意請分
付從之○咸鏡道觀察使李集斗以甲山府六月十八日之兩同仁社民家漂
沒為一百十六戶人命淪死為一百三十八口馳啓教曰聞甚驚慘寧欲無言
比諸年前明川淪漂雖有多寡之別而一社之偏酷殆有甚焉淪死之處分付
地方官另設一壇祭文下去令奉命之祭官招集死者妻孥於壇場之外一邊

慰諭一邊以祭文讀而侑之死者及全沒戶孤寡拔例調恤被災民人無論生死新舊還上身布雜役一並蕩滅仍命洪原縣監李明淵權付春秋兼啣為祭官○停諸道秋操○以柳孝源為京畿道水軍節度使○乙亥以申大顯為左捕盜大將○奉常寺以東籍田觀刈取稟教曰攝刈棗盛兩重事體至為尊嚴成熟緣由以草記為之故每未免雜入於汗漫公事軸欠敬甚矣自今文移禮曹自禮曹依大中祀享親傳香祝取稟例長紙貼單咨聞而判付用奉教承宣着長啣親耕取稟亦用此例仍著為式○丙子吏曹判書金載瓚上疏引病許遞以金文淳代之沈煥之為禮曹判書○丁丑○戊寅○己卯刑曹啓言即接廣州府留守移文京居李姓兩班多率奴僕下來肆覲站私縛本站監官池興麟還向京中而所率下人皆稱刑曹使令興麟牢囚典獄事係變怪所謂李姓兩班自本曹嚴查照法云故西部幼學李圭輔捉來推問而池興麟傷處看審則痕損狼藉圭輔茂法肆虐既皆平問自服所當照法嚴繩而興麟傷處未分死生圭輔辜限間嚴囚待結末依律重勘至於假稱刑隸捉囚典獄一欵圭輔言借隸憲府捉囚云故查問於憲府下隸則因監察李春英之分付押付典獄云矣法府下隸之非公幹不得推捉法意甚嚴而鄉民橫侵既係法外保授典

獄尤涉駭然請李春英令該府拿問處之教曰事未前聞圭輔嚴刑取招憲隸
及假稱刑隸之類亦為刑推取招春英令該府嚴問捧口招以聞義禁府啓言
監察李春英口招渠子與李圭輔為甥妹間拘於顏私借送一隸果為押來保
授於典獄自陷蔑法之科教曰渠家即三帥三閫中一也所以訪爾而錄後出
於感舊念故則渠所以持身奉公宜倍他人職忝風憲官是裏行行此非法之
舉名登法曹草記其為痛駭別有甚焉而觀其爰辭稍間於直送外邑而該隸
則分明越境焉道不能檢戢之罪乎汰去放送而將家本色守之固可令訓局
傳令勸武仍令兵曹內禁衛口傳施行以為法則伸而祿亦霑之地生疎之監
察設或昧例犯科為長官者修明府務於未然則無於古之駭舉豈在於御史
裏行之列乎都憲罷職雖間於長官不職惟均憲府諸臺遞差○庚辰命典簿
洪就榮攝其祖祀教曰故牧使洪守榮以其家繼曾之宗今也不淑而其子穉
幼未堪主祀言念外氏宗事盡然而傷怛然而疚無以仰譬我慈心欲求寬慰
之方未暇為逝者而悲也葬前固可廢祭葬後主事之人則不可以闕如也審
矣若稽伊川之捨程昂而主太中之祀有不敢遽議亦不可援引然李繼善之
家宗子幼故繼善代行朱子許之以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云者即千

古不易之定論而於禮且有之子幼則以衰护之人為之拜者是也蓋謂抱之者攝而行之非抱者自行也然則比之荀連之卒以荀輯而奉荀勗之祀者豈不大有間焉乎故質家親親文家尊尊此商禮姬典之所以不相沿處而因其宗子之年幼聽其尊屬之攝祀正程子所謂旁枝為直幹朱子所謂傳重非正體而春秋傳中桓幼而隱攝雖公私之異例亦古今之通誼則此家主祀宜定攝祀之人而逝者之弟之子若有之固無容更議而既無之矣然則奉朝賀子姓中仲子之子當攝也見方居憂而未脫服焉或曰奉朝賀子姓叔季猶在以此為歸云而以親屬言之於逝者之子為從祖父之親矣以從祖而攝從孫古無其例有難初行徐邈之言曰見有諸孫則使一孫攝主昉於通典即指衆孫中只取其一之謂也初非明言其伯仲叔季之序蓋可知也且朱子即朱惟甫之第三子振之孫也尚主其墓祭大抵長子之孫幼而無仲子之所出則取其第三子之孫而攝而行之於此足亦可按宗子年幼而名則主之者所以嚴萬世之宗統也支孫攝行而長則還之者所以權一時之制義也君命為宗之文昭載於儀禮註疏况勲戚與大臣家祀事之稟命于朝廷即亦邦典子於是乎豈可無一言乎典簿洪統榮依朱文公家故事入處奉朝賀本第攝奉其祀以

待長孫之長成求之禮義而允叶參之情文而無闕此意知敦寧知悉知敦寧兄弟雖緣序行之太高不得如禮攝奉自當略倣朱廟柱在傍助之規迷相佐之而月朝承侯亦當勿替並以此意知悉○辛巳判中樞府事金暹疏陳私義乞遞專對之任勉副○以李敵一為吏曹參判尋以其母病遞以徐龍輔代之以宋煥箕為司憲府大司憲李致中為議政府右參贊李晚秀為同知經筵事○前觀察使李亨元在謫身故命罪名蕩滌依職品返葬○壬午次對 上曰備堂中懸病者誰也右議政李秉模曰戶曹判書趙鎮寬矣 上曰戶判無乃日向日責教有所難安而然耶予以民事日夜用慮神氣蕭然如此汗漫酬酢不欲提及然關係似小而大終不得含默大抵丙申以後二十餘年君臣上下之平日所講究者即此箇義理而凡所謂義理者精以察之然後一以守之蠶絲秋毫能分析而推明之乃於真箇大義理自可明且嚴故夫子作春秋以別嫌明微為第一義予之四十年受用專在於此凡於日用動靜云為之間雖造次之頃毫忽之微人則不知予所用工不敢間斷可謂其心良苦三代以上聰明睿智之聖作之君作之師三代以下則師道在下未聞有能盡君師之責者當仁不讓於師聖人有訓於今之世子安得不以師道自任乎既不得以師

道之責為己任則師之所存道之所在道外為理外無義理之所在即義之所在也子居君師之位已於此義理明辨而深察固守而篤信凡今在廷之臣但當率教之不暇而俗習去益淪薄太半是朝東暮西改頭換面之徒寧不奇恠之甚乎或言大義理關頭雖出奴入主亦無不可云而此亦有許多分數豈可人人如此而以莫重之義理把作渠輩歛弄之資乎若朝廷之上真有吾黨之士則如此之輩豈緩鳴鼓而攻之哉所謂義理反因此輩而壞了其無防限沒止泊之狀譬如陸居而不為城郭水行而失其舟楫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狂夫既瞿則懦夫之知瞿可知而今之人則全無警瞿之心隨波逐流撓攘未定此輩固不足責雖以本事言之若曰洪守榮既非文官且稍異無故人不必過施恩典云爾則猶或可也生前既已祿仕地處又為自別於其死後朝家恩恤之典豈可闕然乎故叅議金乃衍雖階是下大夫其為戚里中蔭官一也豈不可援用其例乎賻物若將勿論於死後云爾則此人生前胡置之仕籍也伊日戶判與有司堂上入侍叅聽筵教至及攝祀之事而亦無他言矣筵退後霎時之頃旋有請對之舉戶判以其家之外裔作此舉措豈人情天理之所當為俄頃之間判若兩截亦豈意慮之所及其翌日又忽有執義趙德潤之疏予

一驟看而其中數字不可但以碍眼言乃是不敢道之嫌文也義理之外豈有如許人事乎故重臣之行狀受於洪樂任云行狀請撰於昨彈文遽出於今翻身幻形閃忽莫測世安有如許之事雖然亦豈渠本心其為人柔順故易為人之低仰今番事未知何人所指使而予雖不言豈或不知也大抵禮樂刑政自天子出然後公卿大夫至于百執事之末各得其職而今之規模未免與此相反紀綱之日紊朝廷之日卑可謂歲異而月不同至於莫可收拾之境中庸修道之教朱子釋之以禮樂刑政蓋導之以禮樂而不率於教則不得不以刑政齊之也渠輩名曰依靠於義理邊以其心則顧瞻利害反不覺其毀壞義理之歸雖以近臣言之所貴近臣者宣上之旨明上之志自邇而遠自親而踈表裏洞徹內外貫通自有表端影直之效而為近臣者不惟不能宣上旨明上志甚至有年前衝衛碎闥之事此何臣分至如今番戶判事予不必深責自來畏約之蹤無恠牽動於浮議而今此引義適在臺疏之後其疏即未徹之疏戶判從何得聞而引嫌乎昔在先朝以此事受教至嚴故今此戶判事不曰引義於臺疏而只言因嚴教逡巡云者良有意也此後因未徹疏引義者另加嚴飭以為申明故規也昔在先朝辛壬義理則特事係聖躬也故付之羣下而已若

今日事則所係莫重莫嚴予於此箇義理寧或不嚴而緩乎再昨年以前覲覲
窺覘之徒實有靡所止泊之慮故成鄭之事不得不嚴處成鄭之處分出而如
趙德潤者敢認以語到極處亦不為罪有此疏舉予又不得不有此教此廷此
教一出而不知何許窺覘之徒又將駸駸入於成鄭之套矣見予前年之處分
容說極層話頭以予今日之此教而認若稍緩於義理者則此亦義理之罪人
也彼亦義理之罪人也予於此秉執精之又精察之又察隱而顯微而著本之
天理參以人情可以建天地而不悖苟有良心者孰不尊信而恪遵乎近來名
以朝士者居其家不能孝其親敬其兄出而又不敬長事上之道只以一切
不率教視若能事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既不能盡子弟之道則安知君臣之義
也所令反其所好民不從之今予所令若反其所好則不從可也今乃令其所
好而下之從上一反其道生髮纒燥厚沐陶甄者顯有背馳之跡起自草萊偏
被恩造者亦售反覆之習如此世道如此朝象豈可但以寒心言乎如鄭履煥
丙申初頭之疏語到難言處而其心則置禍福於度外者故予不之罪至如此
輩則外托義理內售窺覘欲以能言鄭履煥韓鎰所未言之言為高致此果素
講於心者遠勝於前人而然乎真所謂儒言墨行之徒也予有多少斟量而趙

德潤凡於政注永勿舉論也始洪守榮之死也命度支優給賻物鎮寬欲請寢
成命求對 上下教切責鎮寬退德潤上疏言之亦命勿領至是又有此教矣
○右議政李秉模啓言濟州儲穀之論實是島陸莫大之利近聞島中連豐及
此收聚儲之官庫以作不虞之備為便教曰嚴飭牧使即為拮据貿置以其石
數狀聞○癸未詣春塘臺行堂拜禮以 神宗皇帝忌辰也○教曰竊稽我
穆陵朝重恢之業始基於平壤之捷終成於南海之戰而時則有贈領議政西
川府院君忠翼公鄭崑壽控于大邦靖我四方有赫聲烈刻畫金石至今照人
耳目是日晨朝遙拜 神宗顯皇帝諱辰有風弗弗亦東流愾我寤歎尤增
榛苓之感記昔西川府院君之奉使也 聖祖諭之以國之存亡在卿此行及
單車入燕慟哭司馬門下石尚書以為秦庭之哭無以尚之敷奏天門帝赫斯
怒璽書先降而褒許行人泣訴之誠王師踵發而盪掃遐陬氛翳之氣遂復我
兩京八路維億萬年莫于盤泰莫非我 顯皇扶顛字小之盛德至善沒世不
忘而若其至誠格天用將皇威之功則西川為首於當時諸功臣恭觀 先朝
嘗以三月十九日望拜於殿庭而起感於故相文貞公金墉之在館請援特命
其孫將臣金聖應參班仍加品級矣况當是日行是禮豈可無述志示意之舉

違官就西川祠版侑祭祭文當親綴且思之 肅廟甲申宗伯之臣建白別設
軍衙一窠以待其祀孫其後未聞有司之遵守西川祠版之在何地與祀孫之
誰某令吏禮曹訪問以聞曾聞寧遠伯七分之摸寄在江都而颯爽酣戰之姿
尚令人肅敬云其祠有額號乎否下諭守臣撫實啓聞寧遠之家搃管李源之
子孝承遭艱而適因兼帶之別軍職雖給軍監之散料料與祿體段各異所受
散料撥作軍衙祿闕服間權給前府使李宗胤即搃兵之七代孫而居則在於
影堂所奉之地即令御將李漢豐作闕其營中軍以宗胤擬入欲說皇恩涕在
言先人情久而狃安大義日益湮晦并與朱夫子八箇字訓語而漠然若相忘
則君君臣臣之所謂天經地義幾乎熄矣此尊周錄之所以編輯也荏苒遷就
汗青無期令內閣知悉知委校正諸臣俾即專意完篇命將東援即再造我邦
之恩而頒降寶典一洒二百年之誣污尤豈非萬倍於東援之昊天罔極之恩
也嘗見光國志慶錄故相李奮之記語曰 聖祖至誠事 皇朝皇朝之父母
於我亦無所不至此 聖祖所以得於 皇朝不止於光國而復有壬辰再造
之恩此語誠然光國元勳即故相忠穆公俞泓贈領相文貞公黃廷或贈領相
文烈公尹暹而忠穆為上价奉寶典而東來今其嫡長孫漢章以老職襲封祀

寧君亦令吏曹問其居住有敦寧則同敦寧擬入否則同樞實職今政差除以
為記此日之道○吏曹啓言鄭崑壽祠版之在何處祀孫之為誰某訪問則六
代孫德彬年今七十三寓居長湍地而祠版在其家云矣教曰西川祀孫居在
畿邑者雖有之年過七十惜哉老矣何以筮仕然而既聞之先以口傳僉知作
窠擬入給鋪馬起送○備邊司啓言厚州新設已過三年而以邑以鎮尚無定
制及今措置有不可已依前定奪以獨鎮防守將定號僉使印信兵符令政院
該曹造送令道帥臣講定節目啓聞以為叅量覆奏施行從之○甲申杜陸分
韻成領賜諸臣上嘗以詩教既弛之後求不失三百篇遺意者惟杜甫近之
而律尤其聖也宋之陸游亦體醇音雅不類雉殺之調特加表章命諸文臣集
于摛文院考文館分掌釐校以韻類編以整理字印領蓋欲砥俗矯時也○京
畿觀察使李在學啓言搃廳保軍充代之際使元軍告於該廳自該廳知委本
邑隨即付籤於原案則亦無中間漏丁之患以此遵行恐宜且該廳移文保軍
六十九名之不足者加定於各邑云兩既是刊冊元數之外則當此軍丁極艱
之時不可以加數分定此則請置之從之搃戎廳啓言本廳標下軍之散在京
外者為八百五十二名而每名各給一保乃是筵稟定式無隨闕填代之故虛

實相混奸偽漸滋前搃戎使臣趙心泰在任時逐邑查櫛從實釐正後修送成冊于畿營而保軍原數之不足者為六十九名隨關充代收納保錢等節自軍在各邑主管舉行之意知委矣即見京畿監司李在學舉條以更聞諸倖之言充代收錢反貽邑弊不如依舊之為便軍保六十九名不可加數分定仰請置之軍保法意自來嚴重而從前使軍卒自望充額自收番錢已極踈忽亦涉紊雜既知其如此則今當釐正之時各自地方官一切管檢然後可以杜奸偽正軍籍至於未充定六十九名道臣雖以刊冊外加定為言而考見謄錄則臣廳標下軍為一千六十五名再去甲寅筵稟減數以八百五十二名定案每名只給一保則未充六十九名自是八百五十二名額內而顧今良丁極艱弊難遽議復舊此則以臣廳鄉標下軍殘劣之類抄出降保其代以京標下待年軍從自願填充則此不過京鄉間名色互換在臣廳不失元數在外邑亦不增額請以此定式施行從之○京畿觀察使李在學上疏曰搃廳軍保事臣之向來所奏專為軍丁隱漏之弊而伏承查實釐正之教即為往復該廳成出案冊分送各邑以為憑驗之資其後該廳以闕額充代保錢收捧等事並付本邑之意為革記而列邑事情大有難便蓋漏丁查括案冊既存待其元軍之所告隨即付

標於闕額則自無中間闕額之患而當此簽丁極艱之時若使本邑充代則添一軍政官與民俱受弊矣命廟堂稟處備邊司啓言摠廳軍保之自營邑初不旬檢者蓋由於自得代定之故而所謂自得者隨得隨填推移充數故增減惟意虛實難分便作閑丁之通藪道臣之筮稟釐正有不容已而充代收錢之節始乃專責於各邑論移該廳者雖緣民邑事情之未及詳察以致該廳之據此為說而當此簽丁極艱之時充代收錢若令各邑舉行則查括無異歲抄私捧便成上納官民受弊誠如道臣所論自得保軍自收保錢並令依前施行該廳軍保雖與禁御保有異其為軍摠則一也而營邑之不置成案無所憑考致有冒稱濫入之弊者揆以事面誠極疎漏不可以充代收錢之依前仍置並與案冊之要法置而不行此則營邑各置一案如有闕額待元軍自得自該營文移畿營知委付標俾無如前紊雜之意請一體分付允之○命錄用忠武公李舜臣祀孫○乙酉次對上曰覽故相李奮所著先國志慶錄跋文立言之微意不覺歎賞肅廟朝禮遇故相卽南九萬後一人恩禮之隆往牒所罕得此於聖祖其人之所存可見矣李秉模曰故奉朝賀臣俞拓基嘗言君上之低視羣下專由於其人之自不見敬如睡村相國則起自簪筆至登台閣而平日所被

恩禮終始無替蓋以其誠信二字之工夫矣 上曰狀啓文字粉飾外面如能
言之鸚鵡者皆必失於實地似此者論以考績則合置下考兩澤形止當於分
寸尺之間不敢以意推移而近來道臣輩於不足處言或太過以此推知其過
處又必減縮言之也如此灾歲非但道伯之生疎以子所見諸道道臣無一熟
手才難不其然歟方面之任從容做去莫如奉朝賀李命植有知識局量又莫
如故右相也故右相指尹箸東也○命三南侍從守令各陳民隱先是嶺南御
史呂駿永歸奏監營各庫還穀有弊請專屬府倉備邊司關問該道慶尚道觀
察使李義綱以為營屬聊賴專靠於此一切革罷恐難遽議云右議政李秉模
請依道臣議置之教曰雖近於愬視民弊恐或別出弊端姑從卿言以此意嚴
飭道伯無論矯戢之如此如彼期於祛其痼弊而今年本道農形民勢自春徂
夏朝家之飲啖不敢適口脫着不敢便體又不敢片刻自逸則予之誠意使方
伯守宰縱未能觀感而彼日對民訴日聽民隱者自然有惻隱之本心欲掩不
得處苟欲肥己剥民寧不有愧於屋漏乎先自道伯隨處節損為列邑標率道
內侍從文守令各具該邑及蔭武諸邑民隱之入聞者許令後先䟽陳限以冬
春無敢一人不言若欲再䟽者待春後更陳終若含默此等當施以違令之罪

兩湖一體分付○命皇明義士白大豪等遺民林寅觀等以春秋同祭于顯忠祠先是承旨沈晉賢啓言昔在辛巳關西七義士之立節也南館被禍者十一人灣上被禍者十五人乙未贈職時只舉七人之名而其中崔孝一車禮亮又在二十六人之外則二十六人中得蒙褒贈者只是五人而已其餘二十一人中白大豪黃後晟崔嘗張超等四人之名襍出於公私文蹟韓士雄白元仁黃大中三人則幸有子孫之傳記賴而不泯此外十四人并與其姓名而終無可徵之道極可悼惜凡此二十一人者同時被禍而七義士則皆已配食於顯忠祠今若別設一壇於顯忠祠之傍豎一木牌書之曰辛巳義士白大豪等二十一人每於祠享之時一體祭之則不昧之魂永有依歸命禮曹議于大臣右議政李秉模獻議別設一壇之議非無所據而年前禮堂之持難既有意見其時相臣亦以禮堂之言為是臣不敢擅論於義起之禮教曰皇朝崇禎丙子以往山河包羞草木帶腥而尚今為志士之所扼腕而裂眦者辛巳之崔孝一車禮亮事也丁未之林寅觀陳得事也當崔孝一之市舟浮海也關以西許多壯士被酒悲歌相送於港口而謀洩爭死無一得脫其勇也扛鼎其術也舞劍其忠義也薄雲而耀日畢竟事不成而死者命也同時被禍已蒙旌褒之外又有二

十一人而名姓之傳者僅七人耳猿鶴謳吟尚有煩冤茫然風沙水落石出每西望歎歎未嘗不撫髀於邑有宋威愍公鄭驥葬以衣冠而建祠以祀之唐衛士手擊金虜以死而名字不聞朱子猶表章之崔車諸人之祠亦倣威愍故事則以其姓名之不傳詎少衛士之忠節乎木牌紙牒廣招享之蓋有崇節祠近例而府內既有顯忠祠以其牌面藏奔本祠遇春秋祭日并享于壇仍令道臣就其祠題其牌面曰皇明義士白大豪等二十一人祭用剛鬣斗酒著為式若林寅觀等九十五人之事固出於迫不得已之意而故副學李端相之詩故洗馬尹以健之疏可以無媿於千秋彼九十五人之一時並戮慘傷錯愕何嗟及其其來泊雖在耽羅其回程必由灣上而于今一百三十有二年之間尚未有宣鬱疏寃之舉其為闕典欠事莫有過此適當二十一義士並享之時九十五人亦一體造牌同祭題曰皇朝遺民林寅觀等九十五人若是則禮似有據義亦有辭並以此意分付禮曹啓言皇朝義士白大豪等二十一人皇朝遺民林寅觀等九十五人設壇于義州顯忠祠之傍造牌同享而壇所則設於祠左神門之內坐向與祠宇同等牌則一依配享位版造成依傳教題面春秋祭享時列奉於壇上常時則祠內分左右奉安而勿設交椅設一空床安於其上以避

配享之嫌第次則當依傳教第次祠內奉安時白義士等在東配享之下林遺民等在西配享之下壇上出主時亦白東林西而祀享時祭品一依配享位例備設而既是衆人同享則白義士一位林遺民等一位各以飯三盆湯三盆酒三大椀猪用全首設壇後祭時依己酉致祭時例設旗幟鉦鼓香祝當自京下送獻官本府尹為之合行條件分付本道教曰神理不甚相遠則距泉漳不啻夏邈况百餘年之後始行並侑之典年之久地之遠有如彼其所招之舉宜有拔異之例略倣城隍發告儀節行祀前期先令守臣告于城祠祭日備禮行事告文道臣撰送事一體分付於箕伯灣尹後因承旨李益運啓言二十一人中韓士雄從兄得仁從崔孝一航海殉義節烈卓異文跡可徵命得仁一體賜祭牌面及祭文以二十二人書之○右議政李秉模啓言頃因嶺南御史呂駿永別單以移貿輸納時補縮情債查問統營即見統制使尹得達所報己酉年移貿定式之時限以六千石而米穀皮穀未嘗區別故援用準折之法參量濶狹多至萬石輸納之節各邑覓船運致而船價則以營穀計給至於補縮惟在糴政之精廉而有補縮怨歸於營害及於民情債事營色庫處有每百包六石穀與受之例有難一切革祛以每百包三石酌定為辭矣往在己酉年御營大

將李漢豐為矯轉輸之弊請得別餉加分米每年一千石限十年次次作屯以
為自辦支放永除移買之地今去已酉恰滿十年雖以詳定價言之年年三千
兩作屯所入想已夥然營耗移轉雖未及盡罷移買一欸足可革罷且念凡事
必有切己之苦然後可以看作已事專意用力自今以後為先永罷移買來頭
屯稅漸益豐足則並罷移轉實為公民息肩之道請以此分付 上以問曾經
帥臣李漢豐曰當初設屯之意若期以十年則以其所出之穀可以當一隅矣
買土收稅之節有違初料以昨午所報觀之所收之租不過為一千四百餘石
以此劃給而仍罷其近萬移買則統營事勢極難處矣秉模曰中間作屯雖或
有違始料此則由後來帥臣不能盡心之致令該營捧現告報來以為從後論
勘之地移買既罷則作屯之節雖欲泛忽有不可得使之依此舉行然後可以
責効矣從之○丙戌○丁亥○戊子○己丑次對 上曰三南賑濟之策將何
以議定右議政李秉模曰以臣淺見北穀雖擬移屬於嶺南而借使移屬穀數
極不過四萬石以此派及於嶺南殆同太倉稊米且運輸之際拖至明年四五
月必已過麥嶺聞湖南則比嶺南稍勝不患無通變而第湖西一路不可無移
轉等措處之方既以海西貿穀為本道留意則轉輸之道實為關念 上曰朝

家軫念之道不能不議及於此而南北運去之際道途絕遠不知何時到泊則不及時之歎一也然則移穀一欸早使之斷望預於各其道從長措處為好而但湖西則非但目下所見較甚於兩南自來穀揔不多不得不以海西貿取之穀移劃於本道而使本道私自運去者非出於具粟來取之意委之於彼專意責成則亦可以除弊省力故也然亦必不無藉力於朝家者此則預為區別以為公私分力善為輸運之道上曰京中專以三南穀聊賴而三南穀若全不上來則明春都民何以資生誠非細憂矣○忠清道觀察使李泰永狀啓言本道儒生都會覆試及選武馬兵都試例於每年秋定期設行而今年穡事被災孔酷當秋民情到底違汲災邑設場所費不少窮民齋糧為弊可念今此覆試較諸大比煞有輕重之殊而一年停廢無甚關係至於武士都試水陸操鍊戎政之最長者而猶且停止則其在均視之政宜有通變之道教曰依狀請施行事令廟堂行會而奴亦民也諸道之中嶺南寺奴之弊即夙宵念念另究便宜之政長在講確商量姑未能一變痼癘而初元特罷推刷之法其後舉行依舊侵虐云爾則營邑之臣豈敢辭不職之罪從當隨現嚴處而見今宣頭改案亦必當前依籍案未修正處一並退限事分付嶺下而兩湖準此荒歲民事無論

巨細莫過於不撓凡涉於撓民者一切勿為然後可免於揚湯止沸之譏而勝似蠲役停賦似此諸條之除非擅便者各令三道道臣論理狀聞○以趙尚鎮為刑曹判書李敬一為吏曹叅判○教曰中州之難士多浮海而東者蓋自管幼安始而唐之南敏宋之鄭臣保諸人即其亞也及至皇朝啓禎之間山行水宿踵相接焉錢塘黃功其較著者去國憂憤悻悻發之吟咏而尚操南音樹高牙擁大節立勲邊上之蹟亦有可以因詩而見者况與林陳問答之時嗚咽咽如慶卿歌而漸離筑髮森森衝冠其人之豪雋魁壘於此又可知耳若使其人當晏然無事之日奉 皇詔而來則東之士女將奔走於車塵馬跡之傍瞻望其皇華四牡之儀而亦不可得也又若其子弟隨至則仰之以貴遊推之以上座而今也飄零百年之後習俗之賤之愈甚玉佩文章尚矣無聞名編行伍負薪不封真所謂淮橘為枳寧不惻然而傷心後孫世中雖得討捕使啣其嗣胄落在鄉曲尚不沾祿豈不是欠事黃公功奉祀玄孫淮陽幼學聖才先令御將付該營勸武招見身手啓聞而起送時道伯給舖馬糧資世中子出身胤付祿禁旅○教曰今日召見西川府院君奉祀孫僉知鄭德彬及血孫幼學鄭尚勲而德彬則有孫而未滿莖仕之年尚勲之五代祖自在遺腹至有除職承傳

其祖經三邑倅其先有承傳未及收用尚勲年過五十西川血孫只是其家云則先從年滿者除職為可令該曹待窠即為調用德彬雖付僉樞年過七十見其衰老難責職事殊可惜也曾聞有造給西川祠宇之特恩而其家飄落不能守其弊廬并與蔽版之祠宇為他人所貫入云亦甚矜惻即令該曹贖還上又謂巡臣曰西川府院君祀孫幼學鄭德彬特除僉知更聞之以西川嫡長孫至今食祿云列聖朝表章勲臣之盛德可以仰見○庚寅教曰國朝二十二功臣開國功臣之次即光國功臣也昔在先朝辛卯始建肇慶廟差出齋郎而開國功臣平壤府院君文忠公趙浚之孫愨光國功臣祀城府院君忠穆公俞泓之孫漢章入於第二第三望而並下特點於一望兩人聖意可以仰認今日見祀城嫡長孫祀寧問其踐歷已經蔭倅感舊除官召見前席徒令還鄉而已則近八十老人可謂何所見而去豈為是哉光國之勲比揚武益有所重曾經履歷亦無彼此則錦恩君之為有司既因特教祀寧君獨不可為之乎一窠適有未差之代祀寧君俞漢章忠勲府有司堂上差下一以尊勲名一以遵聖志○以任希存為吏曹叅議○辛卯五經百篇成上取五經中常所紬繹而諷誦者編為五卷簡其篇帙大其字樣為便輪誦易取五卦二傳書取虞書

五篇夏書一篇商書三篇周書三篇詩取國風二十一篇小雅十九篇大雅十七篇頌十篇春秋取十篇禮記取樂記大學中庸三篇總九十九篇 上以朱子之文其義理之淵深辭法之粹正可以直接四子之統而繼往開來之功尤在於庸學章句遂分附章句序于大學中庸之下以倣孟子集註特附明道墓表之微意經始于甲寅攷正于乙卯至是命嶺南道臣選營下吏工書者上送內閣繕寫刊印蓋取其體畫之質樸也○八月壬辰朔濟州民人趙必懌李元甲等自倭國還以去年十月漂到日本肥前島安川平山北津浦島官護送長崎島水路略為二千餘里今年正月自長崎護送對馬島水路為二千六百里云○癸巳○甲午○乙未次對○命冬至謝恩正使以正一品擬之○教曰廟社宮大享外惟南壇文宣王廟享香祝禮曹以親傳取稟而受香適與報謝祭受香俱在明日何可命攝 景慕宮秋享受香亦在明日香祝親傳三角山白嶽山木覓山漢江節祭兼行報謝龍山江楮子島行報謝大抵春禱秋報厥有常典歲雖不登亦不敢廢向者再禱山川冥應如響禱之明日晝兩宵零神非不加惠於民特後時而垂庥者淺今秋之將判大無莫非由予否德也惟今報謝之舉雖出於述舊事昭靈既而反躬怵惕益無所容在予不遑自逸之道豈

敢替傳香祝乎山川香祝一體親傳龍山江楮子島香祝亦當拔例親傳親傳
後仍至階下祇送又詣攜文院齋宿翌朝即社壇秋享受香日也今秋 太廟
大享迎香處所當為祇迎而 太廟 景慕宮秋展謁其日欲為之更觀陰晴
明日當下教展謁行禮再明日若為之則還宮後仍於便殿齋宿以待社壇享
事禮成後還內以此知悉發遣吏郎明日受香獻官諸執事另飭澡濯之節○
教曰近來陵官之不勤於巡山初不禁飭偷斫今番鶯岬秋摘奸使之拔例限
數日巡察則 昌陵主峰與局內近處拱把之木新斫痕損夥多而各陵初無
巡山之守護軍云豈不痛駭乎一從書啓當分等處分 昌陵陵官等令該府
拿問捧口招守僕及頭目軍亦令畿伯各別嚴治狀聞 明陵陵官則局內樹
木之新斫雖數少而其為不勤禁飭一也亦為拿處 翼陵 弘陵順懷墓官
負等更欲觀前頭為先從重推考 敬陵陵官則為先推考待落木後又當別
遣摘奸限十餘日更為周察以考勤慢各陵園之局內沙汰專由於為掩摘奸
時株根一番下雨以致茅拔土脫此後摘奸時斫痕雖或寬恕掩痕另當加倍
勸律此意嚴飭各處齋郎俾遵先甲之諭○吏曹啓言新除授 英陵叅奉宋
稚圭繕工假監役閑者願除拜後過限未出仕請並依例改差教曰其代兩湖

薦似人中今政擬入而昨年大政下教之後今至幾朔而嶺南則尚無皂白舊
伯身故雖無可論新伯又或遲滯難免其責以此嚴飭狀聞中故相鄭澈後孫
生負桔年為六十八故儒臣林瑋玄孫幼學炳遠年為六十四故忠臣金千鎰
奉祀孫幼學得屢年為六十三此三人若待銓曹之循例調用不知何時入仕
雖入仕已過七八十豈不無義之甚乎教官監役中今政特為加設單付分付
道臣使之上送後狀聞待其上未待闕陞付其中筋力之不可強者亦令道臣
具由報來後草記先正文正之孫與驪陽國舅之孫皆因病即適殊非薦擬與
特除之意此意本曹知悉○承文院行文臣分館關北文臣弼聖賚諫校書館
上以聖賚非地卑之人問于掌圈博士對以姓僻故不圈上下教責之命聖賚
諫槐院○以金華鎮為冬至兼謝恩上使旋以病免以李滄為全羅右道水軍
節度使旋遞以黃仁煥代之○丙申御仁政殿親傳 景慕宮秋享南壇文廟
山川節享及報謝祭香祝仍詣摛文院齋宿○丁酉御摛文院祗送 社稷大
祭香祝○展謁 太廟○教曰曾聖則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孔聖
乃垂訓以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
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曩因捕蟲之役助

行義起之式者此政非我言耄惟聖之謨俗人耳官之聽而竊笑不顧也捕蟲
猶然况剪柯乎今日因植木差負枚報外使轉稟以為局內樹木枝柯之剪除
赴此農隙將欲募丁始役云驟聞不疑即許印可齋宵無寐靜又思之與捕蟲
投水之前下傳令自覺首尾之橫決蹶然而起呼燭申諭孟子曰斧斤以時入
山林朱子釋以草木零落之後鄭康成又云爾雅云鳥魯謂之羅草木零落謂
十月時月令季秋草林黃落其零落則十月時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
斧斤不入山林大抵斧斤入山林之時明是草木零落之時草木零落之時即
又十月也此時固農隙十月亦農隙則因天時用人力又不悖於不以其時之
戒者莫過於劃一定期限自今剪柯必待十月以為式園寢種樹十年勤辛勞
我心勞民力一枝一柯豈欲剪除而詩不去乎哉以伐遠楊猗彼女桑取其葉
存其條然後有猗猗焉茁長之效所以剪柯之不得不為亦當不失其時齋
郎差負依此遵行○戊戌教曰文廟享事之別遣史官周察獻官之為本館堂
郎而不為留看徑詣陪班者極為駭然領左相之為親享獻官者猶留身監祗
撤籩豆則緋綠銀臺之大司成司成何敢自便乃爾當該獻官大司成南公轍
司成李顯默並施不叙之典此後一依諸享所例留身監視事嚴飭本館仍令

載錄成典遵行○己亥副校理沈奎魯上疏曰調賑之策專在方伯守令該道臣之不以歉荒為憂不以接濟為心得過時鋤稔之雨則輒曰膏澤均霑見沃土蕃膾之穀則認以遠近同然向者狀啓或曰謂豐亦可或曰民事幸甚其真箇不知其歉歲耶若真箇不知則其為不職大矣將焉用彼道臣若姑為彌縫則灾結之多寡還穀之停徵皆係年事之豐歉歉則災多而還停豐則灾少而還徵勢所必至理所固然將來之事何以處之此臣雖愚劣亦不能為道臣解也廟堂之講究長策預備揀濟固不可緩而其所責成專在道臣嚴加飭責使之改心勵精俵灾必均無白地徵稅之弊設賑必誠副赤子仰哺之望至於倉穀之停捧身役之退限亦必前期告諭俾億萬生靈莫安於若保之澤無至有流離遷徙之境以為補過贖愆之地若其終不能也使斯民飢而死也則並與前罪而嚴勘俾為諸道臣懲勵之道焉且守令為親民不可不擇者也而安東府使柳師模平壤庶尹尹厚東其不擇之尤者也安東鄒魯士夫之都會古有為是任者或謂之外副學自非地望埒於方伯履歷優於同朝者不得輕擬今師模資歷既淺望實俱乏其玷名器破政格極矣尹厚東隴佃憤劣通朝之所共知也且况不赴萬頃纜踰月被灾之薄縣則規避無弊之腴邑則樂赴渠雖

無足責為銓官者何取於此人汲汲甄復於第一腴邑有若非此莫可者然臣謂師模厚東亟令遠改擬望銓官並施譴責宜矣近聞湖西諸邑洋學漸熾此專由於根本未拔故枝葉漸蔓也湖西獄囚李存昌即是邪黨之窩窟亂民之頭目而尚今假息不即正法渠敢獐悍無畏冥頑不變乃於獄中迎接邪黨飲食若流云愚氓何所懲畏而不為漸深耶臣謂李存昌依律正法宜矣批曰嶺伯事正如爾疏所論誠有諱災之罪未知嶺伯所料量者姑且如是持重更欲從後措處而然歟飭責之是矣許令廟堂措辭開飭柳師模尹厚東事銓官事並依施邪學事為弊為害可勝言哉前下飭禁不啻辛勤若使鄉黨之間長老制於未然執法之地甚者隨現禁止則如許之說豈必每登章奏乎李存昌事依前下判辭嚴飭道伯○命正言申若樞刊去臺望政院啓言即者正言申若樞陳疏到院而觀其疏語名山親封等說即我朝所無之禮是豈清朝臺閣之臣所敢議到至於第二條多有頌彼之語全無忍痛底意凡有秉彛者孰不知尊攘大義而不料乖悖之說忽出言責之地人心陷溺胡至此極其汚冠裳而羞搢紳誠非細故所當退却請罪而不可不一經睿覽嚴賜處分故捧入矣教曰全篇妄發不足刺口其為貽羞極矣為先刊去言責之任原疏還給○次對

上曰申若樞疏卿聞之否右議政李秉模曰疏則未見而因政院啓辭略聞其槩向來金若行疏有天子禮樂之說而若樞所謂親封名山云云豈料臺閣之列有此等虛謊之論乎至於下段語尤萬萬駭悖顧今歲月寢遠義理日晦而尊攘大義秉彛所同則乃忍以貧彼之語筆之於章疏之間此亦世道之一大變恠也 上曰誠甚駭愕可謂貽羞朝廷而觀其疏語全沒倫脊亦不足深責矣○正言洪受浩上疏曰臣伏聞正言申若樞投進悖疏原疏雖未見蓋其所陳決非彛性之所敢出噫含冤忍痛即春秋尊攘之大義也設墀邀福非國朝儀文之可議也而乃敢以頌彼之語封山之說登之章奏義理之湮晦人心之陷溺胡至此極伏願施以屏裔之典以示不與同中國之意批曰申若樞事依施配申若樞于碧潼郡○以鄭大容為成均館大司成尋遞以李始源代之擢工曹判書李祖源秩一品為冬至正使○咸鏡道觀察使李集斗進北關幼學李元培所對三經春秋三禮四書御製條問教曰所對剖析精切義理不差向見功令文多佳作猶不料潛心經學之士乃在遐陬荒服之地况其抱負一鸞可知予欲見其人令該曹付軍職官給糧馬以送○庚子展拜 景慕宮○辛丑○壬寅○癸卯次對 上曰昨日更見申若樞疏其中班師之說尤為駭悖

而蔽一言曰不足責也但不足責之人能為此等說此則甚於強梁者之所為世道之憂實非尋常蓋我國素秉尊攘之大義而今則義理漸晦倫常日頽末乃有申若樞之說其為凜然而寒心容有其極惟今之世其所扶植之道當加一倍尊周錄之所以編輯自有微意而至今未成編摩諸臣須速卒業上又曰各道留庫法令皆蕩然故每當如此歉歲無備豫之方措手之道或請移粟或云買穀如是而不得準請則畢竟流散不保者民也寧不矜惻此後若自廟堂一定令式各道以幾萬石為留庫之限設有不得已加分之事留庫穀則不敢擅犯又或狀聞加請廟堂堅執持難俾知留庫之自有法意以此成節目一置備局一送各道為不易之典備豫之道莫過於此未知何如右議政李秉模曰此是至要之策分還時計口量給自有古法而半分則自致留庫聖教誠至當矣上曰近見分留案則已酉買米條既曰戶曹穀而註以盡分取耗云者大是碍眼常賑廳則或有貴賤買賣而戶曹寧有盡分穀乎自今以備局句管穀註之可也○停禁衛營軍上番戶曹判書趙鎮寬啓言禁衛軍停番非獨為本曹之經用荒年此舉實亦為民本曹事勢與外邑民情不害為兩便命限明年秋停番○校理韓致應上疏曰申若樞疏出而真所謂天下變惟無不有矣

名山親封之說固是無倫悖理之甚者而此猶不足泚筆論列至於頌彼云云此何說也如渠悖類汗冠裳而辱臺閣不齒於人已無餘地臺臣屏裔之請實循公議第其配所碧潼郡自是善地已乖不與同中國之義而且與彼地只隔衣帶一水商賈船舶尋常來往我國人互相接語之弊自昔然矣渠雖不自言罪謫之由無知邊民若於與彼接語之際說及以其罪來謫此地云爾則來頭隱憂豈非可慮之端請移定配所於兩南絕海之地批曰屏之裔一也豈必南然後嚴西則不嚴乎○甲辰以朴宗甲為刑曹判書○乙巳御仁政殿祇送太廟諸陵殿宮園墓秋夕香祝○齋宿于摛文院○次對○飭八道四都以代播穀土宜者逐邑羅糶以作備豫之需從右議政李秉模議也○丙午行酌獻禮于璿源殿○丁未修撰洪樂游上疏曰每年節使之行刷馬驅人厥數夥然皆以無賴偽合之類苟充入去為弊最甚往回盤纏恰為銀子九百五十餘兩而貸用於不虞備歸必徵族豈不大可悶然一值革罷使於柵內雇車載運則大車五六輛之費多不過三四百兩以車代馬不但為致遠之道驅人之弊自可永除矣且驅人名色賣買於商賈願去之人故犯禁作奸之事亦出於此輩然若欲盡數革罷則商賈無窠可入此亦不可不念量減半數使之車運

只許其半俾開商賈之路則亦祛弊杜奸之一端且念歲弊方物自灣到柵之際皆用雇馬故其數為一百八十餘馱而並與房卜商卜殆至千餘馱邊門重地雜沓淆亂莫此為甚柵外道路足可行車故中江開市彼人皆用車往來今若以其方物雇載之價造置車輛年年載運則可除冗費雜亂之弊且臣曾見故相臣金瑄自燕還後上疏極言使行用車之利若令灣府買來彼車做其制樣多造車輛使之載往則雇車之費亦可除減載運之道極為便利右議政李秉模履啓言刷馬驅人之弊前後奉使者皆以為言今此厨房刷馬之一并革罷雇車載運之論其實則有行不得者蓋於年前量減後不得不如于雇車而遲速之權在於彼人雖有急時之需輒致狼狽所載物件非見失則破壞而莫可誰何車價漸騰亦無以禁制况於盡為雇車之後乎雖以裨譯輩卜刷私持等馬言之竊觀事情則或三四人為一接或五六人為一接宿站之覓舍炊飯行路之擔囊負索皆資此窠而得以措手不但商賈之買其名色而已則減給其半效未必著而受病者多大抵多率人馬實非長路簡便之道而風俗各異我之所以許帶此名數彼之所以許接此名數勢所使然恐難勒減且灣府所給之盤纏彼地所給之柴草無論減與不減其數自在則邊民之視作常業半

年糊口亦何傷乎不虞備貸用隣族侵徵果不無此弊而若自灣府當其黜退之時各令隣族保其着實與否則此弊自可禁斷我國之不能用車不在於車之難辦在於馬之乏用彼人大車必用健馬六七而一人御之我國之馬何以當此而御車之法則雖每馬一人尚患其在在顛蹶自灣至柵動必費四五日而歲幣方物之無沾濕無毀傷又未可必此則比諸刷馬事尤不可遽議矣○戊申罷捕盜大將徐有大職以夜禁不飭也○以申大顯為禁衛大將○命將任排議一從拜將次第申明舊式教曰訓將入於兩局之望雖有其例終非專其任之意壯帥大抵亦然而既無一定之式互擬固無不可將任亞於相職一從拜將之次第亞御先擬於正卿一品降擬於從二品自是不易之古規此意言于廟堂○已酉右議政李秉模以將望倒擬上疏自引批曰五衛之制罷而軍營為權設之司將任不得為實職體貌反輕於捕將之佩大將牌傳令牌禁軍別將之為寄祿官然而注擬也三局必遵除拜先後搃帥則或按時任訓將矣年來存按與倒換之謬例便作恒格此所以昨有飭諭於廟堂俾欲率舊循常也○庚戌次對以拜峰鎮屬司僕寺司僕寺啓言箭串牧場留放之數漸多而本寺所屬草場甚窄每當炎節飲吃無以各遂其性六官草場便同一場而

所屬各異無以通同放養且念本寺判官之往留看檢雖出一時權宜之政決非可久之道參之以地形揆之以事勢莫如拜峰鎮將之兼管而資歷苟不峻選則亦無以彈壓請自壯勇管就堂上武臣中有資歷人各別擇差官名則以拜峰別將稱號備三望入啓受點後又自兵曹以兼內乘啓下如是之後則本寺屯田色別無所關於本寺以其土地分給於場內居民等仍為魚鱗作隊屬之本鎮牙兵牧子等役亦使之兼管舉行軍制馬政並得其宜而兼有古人以兵寓農之義其餘合行條件待兼內乘差出更為爛商一一條列成節目施行從之○持平朴孝成上疏曰三南之被災同也接濟之策宜無異同而湖西則分賑之數略有區劃湖南則請貸之或歸防塞嶺南則初不以災歲為言藩臬之臣恬於諱災歟廟堂之議過於持重歟且京師八路之根本也公家之租賦私室之衣食專仰於委輸而今也各道皆已告歉哀我蒼生將何以救活乎其所矜恤不當在三南之後而尚未聞廡廟之臣有所區劃何也仍念糜穀之甚者莫過於酒一甕之釀足以博十家數日之食一筵之醉足以費中人一年之產朱門湛樂之席博徒號呶之場自歸尾間之泄苟能家家而禁釀人人而斷飲則八路之中一歲之內可得穀幾萬石至若生民之休戚實係於守令之賢

愚苟非剛明之姿循良之材則吏奸難防民隱莫察仁政雖行於上而實惠未究於下也雖以向日移秧事言之罔民極矣蓋秧兩既晚中伏將屆萬口一談皆曰無及而守土之臣只慕勸農之名毆民強挿至於鞭撻費力耗財民間騷擾甚者代播他種幾乎立苗而反耕灌水一齊挿秧秋序過半尚未吐穎夫各田其田各土其土苟有一分成實之望自當服力何待鞭扑乎或以為今日強挿他日徵稅之計於民情雖云渝薄為官長者不其自取乎當初代播之令許以免稅蓋以示朝廷之意急於懷保而守臣之舉行若是相反其可曰闡明聖旨乎第今日康災之守令即向者勒挿之守令也安保其綜核虛實權度精切乎臣以為嚴飭各道道臣如有衆所共知貪婪昏憤者依甲寅已行之例不待殿最啓聞勘罪宜矣且嶺南殿最無一居下已非嚴明考績之意而銓曹陞降循例請罷者亦令仍任殿最之法無則已矣有則決不當如是也亟令依例改差以嚴黜陟之法批曰爾是游泮樂育中一人乃以民事開口張皇能副求助之意殊可尚也年穀之不登何限而今年則屢朔之旱兼旬之風互發而層有殆似初見而凋飢恤窮其策未易所以日夕憂悶不遑寧處者第欲申加留意附陳酒禁一款祀茲酒而已其次服田力穡純其藝黍稷暇又牽車牛遠服

賈事其父母父母慶然後洗腆用酒顧今農夫不敏秧馬乖方人功之虧墮甚於時行灾沴祀享之外并與洗腆之需而定限禁止固不可已然令出推行萬有一攸司失其職有其說而無其實則荒歲之巨弊一曰擾民二曰擾民未有甚於擾之為弊惟今紀綱立乎否乎觀於紀綱之立不立而酒禁之當為不當為可以決之爾若以紀綱謂尚可令行便宜更陳一疏也代播之發令仍許蠲稅出於苦心而今見爾疏既播反耕勒令改挿從又以鞭扑從事是誠何心雖未知何道某邑之若是無狀而今日俵灾之守令即向者勒挿之守令也難責權度之精切云者爾言誠是依甲寅已行之例衆所共知貪婪昏憤之守令不待殿最啓聞勘罪事依施即令廟堂拔劍嚴飭三南伯無憚大吏無拘曲嫌各即狀聞趨起因循者廟堂糾察論勘嶺南殿最陞降請罷者勿為仍任事只將題目類聚觀之取捨猶且不稱當與其倖漏而愈不知懼曷若同罪之許令自新乎○飭漢城府收瘞無主未葬者○辛亥持平朴孝成上疏又言酒禁之便批曰紀綱之不立子既知之爾亦不能質言其真箇不然然而欲望其令行何異於燕棘而適越乎賓對使之明日來會爾宜隨入○壬子御仁政殿祇送宣陵香祝○次對 上曰酒禁事既有臺疏所陳今日賓對之進定亦為是也

令行禁止與不撓民之方卿等有熟講者乎右識政李秉模等曰酒禁自來常
憲而歲或不登則別為飭禁又是國朝已行令典年前京兆堂上申禁之時猶
能有效臣則以為不患其令不行而亦豈無不擾之道乎諸宰臣及臺諫玉堂
皆言禁之便 上曰大禹大聖也何故只䟽儀狄以貽千古崇飲糜穀之弊乎

欲不擾民而略禁小釀則剛明一法官猶足為之大無當固可笑已小有益不
屑為也○以金持默為搃戎使趙尚鎮為禮曹判書○兵曹判書李時秀啓言
隨駕諸臣服色園行時則衛內人軍服東西班則戎服陵幸時則衛內衛外並
為戎服隨駕則同而服色尚無一定之制自今番為始當為定式請下詢大臣
處之右議政李秉模曰東西班則異於衛內似當依前戎服矣從之○癸丑御
春塘臺行專經文武臣日次儒生到記儒生殿講瑞葱臺禁軍秋等試射幼學
安以鼎到記居首直赴殿試○以權裕為同知經筵事○甲寅教曰今番行幸
時欲由 太廟洞口以寓告行之意如年前 桓祖誕降舊甲本宮行祭時隨
香祝至 太廟洞口之意也其日 廟門下鑰前都承旨先詣奉審留鑰復命
過洞口後下鑰○承旨洪義浩啓言 宗廟景慕宮朔祭傳香當在出宮後守
宮假承旨二負差出傳香奉審啓聞行在從之○乙卯領敦寧府事金履素卒

履素字伯安忠獻公金昌集曾孫 英宗甲申登忠良科 上御極歷官至度
支兩銓士子拜相質直牢確見是處則守而不撓才猷文學無表見於世而
上倚之常重其弟為洪樂純智方樂純之罪黜也舉朝聲討而以都憲引義辭
職 上每稱其敦倫之誼履素疾甚 上遣醫診視至是卒教曰遽聞云逝却
疑非真驚盡何言確乎有守貌如其人朝廷之所眷待而倚毗者果何如也年
前一着即所敬歎况故家喬木之凋零尤無以為懷仍命吊祭葬謚給俸錄孤
並如例○丙辰○丁巳獻納任長源上疏曰臣愚竊以為歎荒猶不足憂災異
猶不足恤惟此人心之陷溺最為今日之一大患何則本原既亡餘事可知夫
好善惡惡恒物之大情而今世之人混淪乎善惡之分抑陰扶陽君子之正論
而今世之士汨董於陰陽之辨是以節義一欵為世所諱風泉二字無處可聞
間或有一半箇之依傍彷彿於此等界上則輒羣排而衆咻之看作狂妄奇恠
疵物事大勢所壓靡然從風以之居鄉則巧令為儀表以之立朝則緘默為規
矩舉世滔滔莫之可救所知者利慾兩望者僥倖平居既無批鱗犯顏之臣他
日寧有伏藪死義之士此乃臣五年在家所得而自孟春乘駟後若言其在途
之見則凡所觸目無非新駟驛夫不勝其疲弊之狀官隸未掩其奸惡之形聞

里稀踈七亡八徒行旅淒涼千鷄百鵠恣非聖代雍和之像半是衰世蕭索之
氣行到華城恍然天下之大觀山川照耀草木馨香樓臺之盛城郭之壯如非
鬼役似是天造力不煩民財不損下而宏規遠模迥出千古此皆自我 聖上
仁衷孝思中做得出來者則百花之春均是化工之囿萬川之月無非太極之
圈也是不但曰不以天下儉其事而已大哉聖人之孝乎其所以為孝之義始
可與知道者道矣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其敢誥乎其敢濫美乎臣於是日朝入
本城午出長安門三步回頭五步回轡連蹇不忍行夜宿遲遲臺下繞壁徬徨
且欽且敬繼之以感淚之沾臆倘所謂未施哀而哀之者政謂伊日事凡人之
情見天下之至罕則必求義理之所以然臣於終夜不寐之中忽自瞿瞿然心
語曰此甚盛矣無乃過乎舜葬蒼梧象為之耕而農不易畝禹葬會稽鳥為之
耘而市不易肆今此華城之葬葬之者聖葬者亦聖聖人之葬鬼擁神護雖在
禁標幅圓之外亦只蒼然蔚然而已矣 列聖山寢可推而知則惟此二十里
外本州治之宏其制壯其度抑亦何所補於象設致隆之情文乎既非寧王遺
志之所在則未可比擬於周成之洛邑又非太上土思之所寓則不宜援引於
漢高之新豐而當此民窮財竭之時為此經年動國之舉者夫豈可已而不已

者哉伏想 聖上之孝思常有以亘乎天而盤乎地參於前而倚於衡只見其
事而未見其他也噫噫千百世之下必有仁人君子尚可以知我聖之心而悲
我聖之事者不惟我 先世子邸下邃學宏謨盛德至善克誕聖躬後祿無疆
民之仰之如天如地天地之禮以小為貴其所以事之也惟其內心故爾夫天
地德產至大至廣如欲充類而準報之則雖盡天下之物極天下之數無以稱
其盛而答其殷故毋寧約而簡之操而小之不壇而地不璧而陶不太牢而特
牲以象夫至愛之無容至敬之無文者此乃貴小之禮然也以此意推之則今
此式廓之張大無或過於禮乎臣於城役之後今始來覲既有所覲不敢不言
惟聖明恕其愚而察其衷焉嗚呼今日朝廷之上忠逆無分義理不明醜類無
可絕之期嚴章無可伸之日公議抑鬱輿情憤痛近所謂邪學者其亦天地之
大逆古今之大慙也若言其罪惡則蔽一邪字未掩着一學字不襯名以邪學
大非知言此類專以剩財耽滛為稅駕直是盜耳獸耳於盜何邪之云於獸何
學之有其流瀾漫其徒繁殖安得視彼洋流如蜉蝣之微洵濔之淺而少之乎
宜若彊寇大敵之臨境犯陣攻之惟恐不力治之惟恐不盡而顧乃於持忠革
伏法後並置度外要待感悟歸正而一入其中已獸已禽復歸為人萬無其理

甚至李存昌者亦不正法有申若樞者繼而起矣封山祭天之請果未知其何說其欲導吾君如漢唐之主而啓之以封禪謬禮耶此其為罪已極罔赦而乃若揚恩頌德之文其辭含冤忍痛之蔑其義則是欲率天下而夷之也其氣味命脉宛然自洋中流出來而為此泛濫嘗試之計者其亦有嗾而有受矣臣謂存昌亟正邦刑若樞拿鞫得情斷不可已也嗚呼今年年事之大侵言之慘矣公私無儲拯濟沒策言念及此寧欲痛哭以 聖上如傷之仁當吾民若癯之辰宵衣旰食不遑寧居金相王音至誠惻怛可以孚格神明矣為今日臣子者如有人心則孰敢不對揚萬一乎觀今廟謨日日籌畫無中生有其勢雖難絕處迂續其理或然凡天下萬民得於勤成於誠今日羣臣之心皆以 殿下之心為心則何患乎穀之乏何憂乎民之飢且死也臣迂不解事妄進一說大較今日救荒別無奇術只宜因其勢而利導之若伯禹之治水斯可矣何者養民如養魚擾之則散安之則聚夫創新規發新令是所謂擾也循其時順其性是所謂安也其灾十分者蠲亦十分其欠一分者減亦一分毋役毋徵毋出其疆略略以所有之穀調其急而已則彼至愚而神者無奈于天運之孔艱有感乎聖澤之至渥思之又思忍而復忍前之一日糧今焉二日食昔之一朔料今焉

數朔計或粥或糲或一半孟濁醪或山而菜或海而魚以之靳靳然延命非安之則聚者乎若或大風聲別舉措喧然如有普濟均活之還元丹自京下來云爾則飢腸枵腹谿心壑慾流涎而待之儲腹而望之雖使竟至於依所聞充其所欲其心已動邪乘妄作生道絕矣至若酒禁之論本是吾邦之元法又為荒年之例規則臣固不以為不便要亦行之好矣但去太甚者而已嚴於酌斷於市足矣如欲一切禁之使至於無則其弊百端利權於吏害箠於民而左街雖懸醉人之頭右肆難防飲者之口以古之紀綱惟此禁終莫之止况今紀綱則非但莫之止也人之不死於飢而死於酒者必多矣然則徒損國體徒傷民命况聞自鄉來者皆言三南之是令方嚴此則不待上教而下已行之矣亦何必勞聖念勤聖旨而費俞喞於禁不禁如何哉在 聖上自勉之道只如仁天穹然覆燾民之所欲則從之人之所惡則去之而凡諸不急之務一並停止是為救荒恤窮之一大關節而抑亦臣之所憂別有大於此者顧今世道人心雖在樂歲無變不有幾乎倫常之數絕則况此變年養爾愚氓以死藉勢任自放倒無所不至其將淪入於夷狄禽獸之域矣罔之生不如餓而死紀綱不絕則周餘之牙遺猶可以中興義理既滅則雖以秦隋之富強其亡也忽焉此所謂今

日之憂不止於民命之近而最急於民彞之舛也故知今日導迪之道政宜講其拯活之方申明其名教風化之本然後人之生方得以人道而生矣請以兩行並舉之意嚴飭籌司大播中外焉嗚呼外而生民之憂既如彼內而朝廷之憂又如此將若之何哉臣愚竊以為聖明今日之心不如聖明初年之心也何以明之討復天下之大事也而濶狹操縱惟聖旨之所在刑賞有國之大政也而舒慘予奪惟聖意之所發羣僚不違於顛倒庶績或近於叢脞凡有善政惟殿下之善政凡有過舉惟殿下之過舉凡有措施亦惟殿下之措施吾君之為君也何其勞也吾臣之為臣也何其逸哉遜志之言由是而進矣逆耳之言由是而退矣臣是知殿下今日之為治姑不至於委靡而其往可戒也殿下今日之為國縱不至於無難而方來可懼也竊覩我聖明龍顏秀異駿命篤厚以聰明睿知之姿兼神武英銳之氣以恢弘淵深之度兼博洽淹貫之識千古人物低仰於玉衡九州山河的歷於瑤鏡而青邱一域只行其所無事耳俯視朝端鬱鬱未快回顧宇內齷齪可羞於是焉存諸中者不能無悵然廓落之懷發於外者未免有漫然簡易之跡茲蓋天分極高而熙熙之工猶未充其量地步甚濶而涵養之功猶未盡其方是實為病根之所在也知如是是病不

如是是藥礬石之妙顧不在於尊德性而道問學乎學問之道無他惟所在而盡其性自格致至治平只是一槩推向將去耳伏惟聖學高明燭理已盡今何敢復容議為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尚克是忱念茲在茲臣伏覽甲寅十一月十三日傳教若曰雖不讀書摩娑几案間書冊是亦學問大哉王言好學不倦溢於辭表吾君之好學甚則吾國其庶幾乎如臣蔑劣初何知學問事而猶幸受人之微言則有之茲敢以八箇字為效千秋金鑑之獻其綱有八而其條有萬嗚呼今我冲人雖少元子裁衣尺漸長講讀已開雖未入學講亦學也惟元子所始之學其所聖父所好之學耶小學大學其道一道惟 殿下深留聖念上而答皇天付畀之命下而明冲子啓迪之訓以基無疆惟休者此乃至願至祝之不知止者也一曰中中也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天所以授之人人所以受諸天蓋為萬善之會通千聖之道統而其說始昉於唐虞其義始備於洙泗其在吾東聖聖相承式至于今日於戲盛哉 殿下今日所有之國四百餘年 祖宗之國而國之所傳道亦借焉 殿下今日所有之民四百餘年 祖宗之民而民之所在道亦並焉斯道也何道也惟堯舜禹湯文武所執所建之無形無極底一大物事至今屹然立於天之下地之上者也小而一動一靜

罔非是為準大而一典一則罔非是為臬纔有一分之差過便不是中必也存
諸心見諸事者純然無一半分之或過或不及然後始可謂之中而仰質於天
而天從之俯暴於民而民順之於是焉儼然為兩間之予一人而是亦今世堯
舜禹湯文武焉已矣伏願念念加勉為元子視二曰誠誠也者真實無妄之謂
惟天之於穆不已惟聖之純亦不已皆是物耳茲所謂誠即向所謂不息而天
人以是為一矣誠則理不誠則欲誠則王不誠則霸誠則感不誠則無感誠則
成不誠則無成凡事皆然况大業乎常人皆然况帝王乎以之成天下之萬物
以之行天下之九經大哉其用乎以之事天則何煩乎儀文度數之殷盛以之
臨民則何關乎誓誥會同之諄復昕臨大庭百弁踰踰於此時則固然矣屋漏
之中亦能純一否乎日御法筵萬目昭昭於此際則固可矣燕昵之間亦能專
一否乎伏願念念加勉為元子則三曰敬敬也者主一無適之聖功所以直內
而嚴外用五事而勝百邪也曰欽曰恭積中著外者而以之為格致誠正之本
以之為修齊治平之基則如欲志道而向學孰能舍此而成始成終乎况惟人
辟葢崇高之位挾雷霆之威其志易驕其氣難制則其所以不可不勉於斯者
又較著矣故有曰疾敬德曰克敬惟親或敬勝怠而興或謂敬不足行而亡是

知天下國家之治亂興亡顧其德之敬與不敬如何耳臣嘗讀易而得誠敬之所從來矣乾畫實實則為誠坤畫虛虛則生敬故乾之九二始言誠坤之六二始言敬敬與誠出自庖犧心畫而原天地自然之理也伏願念念加勉為元子法四曰明明也者如日月之光輝如水鑑之澄澈無遠不照無微不燭此大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者君人之道必以是為先何則昏不察賢邪之分暗不省用舍之辨則辟之不辟其國危矣然而明也豈一己之明哉克明其本明之明而如或自作其明察察為事則典章有亂舊之患制度無容衆之休蓋亦觀夫絃統之掩聰冕旒之蔽明乎哉伏願念念加勉為元子鑑五曰寬寬也者惇大含弘綽有餘裕如天之燾如地之負無所不容於度內者此帝王之寬也寬則得衆得衆則得國國之為國其基於寬蓋德量優容則人爭附之性度狹隘則民皆叛之故經著包荒之象傳垂納污之義伏願念念加勉為元子戒六曰靜靜也者寂然不動惛然未發底時節而惟天下萬為皆生於靜靜是動之母耳乾道之靜專故其動直坤道之靜翕故其動闢太極本無極無極者其非靜之體乎大衍尚太一太一者其非靜之象乎流水不腐動則動矣若非其源之泓儲何賴而活活戶樞不蠹動則動矣若無其根之硬着何憑而軋軋故周濂

漢太極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諸葛亮戒子書曰非靜無以成學若是乎為學之必本於靜也伏願念念加勉為元子訓七曰儉儉也者省約朴素不華不侈如勲華之菽宿門養禹文之菲食卑服是已自古人君奢侈是尚而未有不亡其國者下民何知惟上是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苟不能昭儉德而先之躬節約而風之則靡靡之俗不至淪胥者鮮矣伏願念念加勉為元子警八曰謙謙也者不伐不矜自貶自遜之謂也莫高者天而下濟乎地莫深者海而旁控于涓此古先聖哲所以德益高道益隆而福流於時澤被於後者也嘗觀易卦六爻皆吉惟地山為然夫鬼神之所害者盈則所佑者何人道之所惡者滿則所好者何自是富有而貴為也而若不以是心持之則其盈日盈其滿日滿其終可知寧不慄然哉伏願念念加勉為元子學嗚呼惟此八箇之目元是一串之體各有間架合成首尾皆是古人之言非臣之言惟幸聖鑑之照察焉批曰備說時政俗弊其疏萬言爾能不汚於靴鞮鶻突之痼習者鄉居之效也附陳八條條條得進言之體可嘉可嘉爾疏中其所以為孝之義可與知道者道云云孰謂如爾踈踈言之若是有理是哉是哉爾其勿辭察職○

戊午○

己未卜相

舊卜洪樂性蔡濟恭金
續秀金應新卜沈煥之

以沈煥之為議政府右議政右議政

李秉模陞為議政府左議政○以徐龍輔為弘文館副提學具廩為漢城府判尹○敦諭右議政沈煥之曰卿邇臣也尚未知予苦心予雖不武竊嘗有慨然三古之志而做說不相副上下不相應荏苒因循之間君綱為之解紐朝象一如頽瀾羸豕有孚於蹢躅羣龍未見其吁咈名義日晦偷薄月滋以至近年水旱饑饉之荐仍烝彼黎庶康濟無策每中夜屢起繞榻明發歎世教之莫回惜人才之難備於是乎欲備中書之席以責胥宦之義而鄭重商度其難其慎尚未能先蔽而昆命者亦惟久矣夫國之置相何嘗以一槩言哉或採之民誦或聽之士望或求諸無方或察其所安或以所自有之地或以所素秉之義或有取於學識或有資於勞伐自昔金甌之卜蓋可按而知也以卿之為邇臣予知卿頗熟於斯數者卿或占得其一二則曰吾之相定矣况卿踈襟曠韻庶可以風勵乎脂韋孽卷之習俗而仕宦常在通塞之際十年落拓堅忍守窮致位要顯不改布素之舊歷數廷紳孰如卿多且予閱人衆矣從容筵對絕無桘蠟此子所以深許於卿而先侈內閣之銜仍畀三事之重者也向卿之東遊也子有賜詩而用古人侍中臺故事即亦有意而發卿行今到何處嶷色泉聲之中拜領丹綸黃麻至今為前脩之羨譚而卿今躡其後矣若有會事良不偶然卿須

亟回東山之履即日登程上表肅命以副子虛行凝企之望教曰此敦諭遣史官馳至金剛山中右議政所到處傳諭○命文衡圈點賓廳啓言從前文衡圈點時曾無一大臣獨點之例雖或獨點如非曾經文衡即以首相舉行則事例與今不同左右相中一人亦不無參圈之例而終非所以重事體之道請姑待他大臣行公舉行答曰安心舉行○上護軍洪良浩上疏曰文任雖是宿趼向未私提之望只擬二人臣則自在拔去之中物議之不以文任見待者於此可見况於三館重任事體尤別豈可覲然進身冒當圈事乎至以圈例言之既有前任則臣之以前前任替當尤為難進之一端批曰所辭太過即為會圈○賓廳又啓言大提學圈點以入而前前大提學洪良浩嫌不自書其名依前例添書圈點四點洪良浩金載以洪良浩為弘文館大提學○弘文錄副提學徐龍輔應教韓用鐸校理金近淳副校四點取閱師宣韓興裕張至冕李鼎秉趙得永李埴洪樂安朴宗京金履載金熙華申絢曹錫中趙萬元李勉昇洪致榮金熙周金履永閔命懌○庚申展拜于 敬陵 昌陵行酌獻禮歷拜 明陵 翼陵 弘陵 順懷墓教曰恭惟我 德宗大王本支熾昌基萬年之磐泰惟我 睿宗大王制作巍煥垂百世之章程謳歌獄訟之咸歸清廟生民之庸作功烈配乎天地

聲明範乎金石積慶凝祥聖繼神承式至今重熙累洽寶籙無疆以至銀波濤
潢源遠而流長朱千玉戚禮備而樂且環東方數千里稍有血氣之倫莫不推
王業之所由撫邦命之維新普切於戲不忘之思顧小子適遇是歲舊甲遂差
穀朝祉謁 敬陵悽愴焄蒿之餘於昭陟降洋洋庭止愀然如復見馬仍詰
昌陵行禮架增永慕况我 成廟聖孝出天丕光簡策千載之下尚有感咽而
流涕者其敢不以 成廟之心為心泝究眷陵之盛跡休寧觀津之舊闕乎敬
陵國舅左議政西原府院君襄節韓公確威聯王室勲業蓋世十九奉旨朝京
師天子羨其風儀特拜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而其詞頭曰稟敦實之姿懷誠
愨之志及 英陵光御奉誥命為皇華上价而來歷事五朝遂躋三事而同氣
二人一為成祖文皇帝麗妃一為宣宗章皇帝恭慎夫人江沱膠木之詠著於
風謠在本朝為濯龍之賢在皇朝有貫魚之美而恭慎入選之舊甲又在是歲
良亦不偶其主祀者久不沾祿大是闕典欠事令該曹即為調用聞其衣履之
歲在斗尾江上後人因其謚而名其地南陽府夫人洪氏之墓在揚州遣承旨
致祭昌陵國舅領議政上黨府院君忠成韓公明滄黃驪府夫人閔氏右議政
清川府院君襄惠韓公伯倫西河府夫人任氏墓一體施酌而安順聖后禮陟

之舊甲又屆宜有別施恩澤之典清川奉祀孫直長韓啓重六品職遷轉本陵
令擬差月山大君籍尊泰雍志高延魚而偏荷 成廟友于之德璜聲玉潤鶻
然被於江湖風月之間我朝固多賢宗英而月山為最與仁城齊安兩大君顯
肅貴主墓並用親服侑詞致祭以告之明淑貴主因 成廟命陪葬於 敬陵
局內而瑩域年久頽圯香火亦闕云依 思陵例即令消吉修築仍許其後孫
使之行祭祭文製下今日致祭兩陵親祭之日推施恩賞以尊事面當用 定
陵攝享時例亞獻官左議政李秉模終獻官光恩副尉金箕性熟馬一匹面給
執禮執義李翊模大祝副司果鄭東觀禮房承旨南公轍並加資典祀官陞叙
齋郎祝史監察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引儀各加一資 敬陵 昌陵陵官並陞
六已陞六者陞叙本道觀察使李在學加資地方官高陽郡守徐有沂準職除
授月山大君奉祀孫前令李憲圭陵官陞叙之代復職擬入是歲是舉蓋欲仰
述我 成廟孝思也又教曰祗拜仙寢周旋象設之間念及光城家祀孫之高
未沾祿雖以 聖后絕私恩之聖德必以為缺然驪陽家收用之後尤豈可獨
闕况聞名久矣該曹調用○還宮○九月辛酉朔四學儒生俞春柱等上疏曰
春秋一部聖人所以尊王攘夷為萬世立人極耳彼申若樞抑獨何心忍忘此

義口襲夷狄之風手書夷狄之言甘作春秋之罪人人之無良胡至此極惟我
殿下臨御二十有餘年明理講義以繼述我列聖朝志事以責歸我小中華
文物其所以褒尚節義扶植倫綱者靡不用極又此新刊春秋重揭日星固宜
人心底定世道歸正而一種恠鬼換面迭出至有至凶絕悖之說登諸章奏世
間變怪可謂無不有也蓋其全篇褻慢遣辭曩矣亂言之不足至於悖經悖經
之不足至於辱國此豈洪水猛獸之灾而已哉至若封山之說尤極荒悖曾謂
喬嶽不如魯仲連乎又况近日邪學漸熾窩窟愈固實有彌聚胥溺之患若不
快正典刑益明義理則將無以少戢凶徒永杜亂萌伏乞亟揮乾斷夫施當律
俾頽綱振而王法行則是亦春秋一治也批曰申若樞固不足責不知畏而為
是其恥在於朝廷爾等退修學業○掌令鄭最成上疏曰臣於前獻納任長源
之疏始也愴怛而繼之以駭惋其論人心俗習處語沒倫眷意無宗主胡說亂
叫無一切實之言此或歸之於見識之不精文字之未鍊不必深責而至於華
城一事噫嘻此何言也拱護象設狃設關防金湯永鞏此誠聖人之微意而豈
直為矰堞樓臺之勝哉况役不煩民財無損下彼既亦能言之矣設有進言之
臣持疑於經始之初則容或可也又若工役不寢土木方興則當此歉歲姑請

停止亦固也而乃於完役三年之後又無目下興作而追提言之肆然歸之於張皇過禮之科此果箴規乎抑亦譏刺乎將言新邑之壯麗而先說沿路之蕭索其意隱若以為一自城役之肇泐郵屋凋瘵日以益甚者然語脉歸趣之所在誠未可曉至於蒼梧會稽以下數句語是豈臣子之所敢斥言者乎大欠敬謹合置重律先施屏裔之典斷不可已也批曰鳳鳥不至鳥卵猶惜以言為名則務宜顧護目下時政之可言而有能稱塞勤求之旨者何限而今以僚臺無隱之說張皇論斥未知為可爾則從重推考○削掌令鄭景成職中批任長源為同副承旨景成引避啓言仙寢既卜新邑載營蓋因關防之形而兼為瞻慕之所也不識大聖人微意者初不敢輕易議到而今於城役已完宮室告成之後忽立異議曰無已過乎又曰經年而勞國其疏既云役不煩民則又謂之勞國何也論道路之弊則過稱淒涼也蕭條也語新邑之制則極云宏麗也侈大也上下語脉之不相接其意豈不異哉至若象耕鳥耘下句語大非敬謹大為妄發臣不敢形諸文字而尤可痛惋者敢引列聖仙寢而為證是豈今日臣子所敢言者乎草草論劾不惟不賜允從誨責備加至有重推之典何敢仍冒於臺次乎請命遞斥批曰矯俗一何難哉導之使言不中无咎不諱勿責從又

獎之賞之尚患其依舊軟熟無望生瞎如爾者遂向紬繹逐段鈎贖抉瑕成罪
覓癡構釁乃有此等悖常之論前恥未洗新弊反甚聞者解體為害非細爾亦
不率教中一人寧不駭然以諫為官許其言事則豈可裁量取舍於敢言不敢
之間擇言而發乎以今習氣能有納言之疏竊幸今世亦有徑情之士爾所謂
可罪予則曰可賞豈其賞之不厚故致爾避䟽之雜進乎若更不即明示弦韋
無以定其趣向爾則削職司諫任長源同副承旨除授○禮曹啓言慶尚道幼
學金宛燦等上言故忠臣贈吏曹叅判柳復立贈兵曹判書諸侏贈兵曹叅判
諸弘祿請躋享於晉州彰烈祠而祠院追享自有邦禁有難輕議教曰立僅於
壬辰之役而受俎豆之饗者輒稱晉陽之忠愍廟尚州之忠義壇錦山之從容
祠而同時戰死之士卒亦皆配食贈叅判柳復立諸弘祿之獨不與焉果何委
折乎分付道臣博採可考文蹟登聞後議于大臣稟處忠壯公諸沫成仁之地
既不在於蠹石則追配倡義使之院實無意義而星山竹林緋衣徇徃其忠魂
毅魄尚有鬱轆而不散者於此可以推知如彼犖犖卓異之人若或拘於邦禁
而仍無一區殿享之所豈不是欠事星州牧有贈牧使李士龍祠而年前賜額
曰忠烈者是地是祠與是人同是享夫孰曰不可特令道伯並享於忠烈祠○

禮曹啓言頃因慶尚道進士金宛燦上言贈叅判柳復立諸弘祿獨不與享於
晉州彰烈祠委折令道臣博採文蹟登聞後議于大臣稟處事判下而慶尚監
司李義綱撫實馳啓矣謹依判付議于大臣則左議政李秉樸以為柳復立之
嬰城殉節諸弘祿之無愧乃叔實蹟可據褒贈已施同享於是地是祠夫孰曰
不可而祠院追享自有朝禁不敢擅議○刑曹以靈巖朴昇福擊錚原情啓教
曰昇福所訴雖似猥越而名以皇朝人子孫者其所顧恤漸不如昔渠輩之抱
鬱莫暴如窮無歸豈非可矜之甚且况陳林諸人追配顯忠祠行祭隔日此時
聞此不忍愬然各道沿海邑此類難支之弊各令道臣詳查狀聞其中每名所
納至於二十餘金之多云者尤為可駭京中之漢人牙兵年前猶且別設漢旅
之廳陞為校列則此輩之業船資生者備受困苦不可使聞並與向化村還弊
先自湖南另查狀聞諸道準此之意即令廟堂措辭關飭而近來名教日晦事
有關於春秋大義為官長者不識扶植之方其害及於無告之向化村豈非寒
心之甚乎皇朝人之流寓我國者名之以向化極不成說諸凡文書飭其勿復
襲用向化二字湖南則尚今稱之可謂貿貿此後以皇朝人村改稱京外所在
帳籍邑誌依此釐正○以鄭民始為藝文館提學○壬戌承旨任長源再達召

教曰以矯俗弊示弦韋之意雖已特除官至下大夫者廉防不可使其放倒銀

臺清貫亦異漫司宜令一伸肅川府使除授○都堂錄左議政李秉模大提學

厚泰判李墩一四點閱師宣鄭晚錫韓興裕張至冕李昂秉趙得永李埴洪樂安洪受

浩呂駿永朴宗京金履載金熙華申絢曹錫中趙萬元李勉昇洪致榮金熙周

金履永閔命懾尹命烈○教曰須使其心先緩然後其力可以稍紓還穀代捧

雖是歉歲應行之事至於今年稻粟之荒熟判異庶可領略既知之不可緩三

南代捧一欸問于大臣亦以為好即令廟堂行會三道道臣尤甚處多數代捧

其餘等分曉諭民間俾各恃此緩心紓力○中批具得魯為副校理教曰常念

乃祖之宮筵眷待且以文任之孫見漏於瀛選得無遺珠之歎乎觀於抄啓講

製合置顧問之列有是命得魯屢違召外補軍威縣監○癸亥○甲子展拜

景慕宮次對于齋室壯勇大將趙心泰啓言華城府陞為外營之後軍制尚未

就緒司哨終無定規故今春園幸時自廟堂議定屬邑俾得以管轄而果川始

興龍仁安山振威五邑並屬之外營則不必借其名矣五邑所在軍丁無論京

各營京各司一切劃付然後節制有方號令專一可備有用之軍而况今簽丁

方張其所劃屬尤不容少緩五邑所在軍丁中如訓局砲保餉保所重自別且

殘司若而處亦屬軫念使外使往復訓局及各該司從便給代恐合事宜從之
○乙丑○丙寅教曰向因嶺儒言謚高麗忠臣皇明禮部尚書金澍曰忠貞而
今將伴官宣侑際聞其兄名濟號白巖以平海知郡題詩壁間浮海而去不知
所終而變其名曰齊海蓋欲思齊於仲連之蹈海云爾東俗蚩蚩自箕師以后
得聞曩倫之叙及至鄭文忠諸賢乃能倡明之皆以隱為號號稱九隱即圃牧
陶冶是耳外此七十有二人同入山谷而名曰杜門又如典書尹潢之自號以
後松掌令徐甄之起感於望京前後磊落相望至于今輝人耳目惟白巖以忠
貞為弟節義變成無愧孤竹君之二子而尚湮沒不稱海上之估師漁父指點
其遺墟往往有流涕者夫事有顯晦而理有誠信即莫不有時與命存焉惜乎
入聞之晚也令弘文館議易名之典似此之人宜乎酌東海之水採西山之薇
以招其有往無返之魂宣謚日設祭海上以寓朝家曠感之思○以朴宗甲為
知徑筵事金履永為議政府檢詳○丁卯教曰仁城大君墓所致祭使之設行
於昌陵親祭之後而墓道未尋今日始因地方官來奏知在順懷墓局內
先朝戊午特命修治其後拋置以致該道之不即考奏若不別般定式又當泯
沒寒食一祭依壽進宮所掌他墳山例違內侍設祭祭品該官措備墓道地方

官每年一番掃除明淑公主墳山在於敬陵局內即陪葬之意而墓道頽夷
 碑碣剝缺云雖令封築更為豎碑其主祀子孫在嶺外其及期上來未可知亦
 令該道即為給糧料舖馬起送使之眼同看檢○禮曹啓言因內需司所報仁
 城大君墓寒食祭祭品器數磨鍊別單以入而取見壽進宮膳錄則丙申四月
 因傳教本宮各祠版時享墓祭饌品儀節分排定式至今遵行祠版時享則行
 於二八月中丁墓祭行於每年寒食儘合禮意而祭品精約無可增損至於明
 善明惠兩公主祠版時享墓祭饌品略有同異似宜一例而此是因傳教遵行
 自下有不敢輕議變改祀享儀節詳問宮屬則大君王王子貴人墓則內侍進去將事
 初無內侍將事之例而自本宮宮人舉行大君王王子貴人墓則內侍進去將事
 云同是祀享而內侍將事或行或不似欠禮制亦無定規此後則無論祠版時
 享及墓所節享請皆以內侍差定舉行

平原大君江寧府夫人齊安大君商山府夫人永昌大君龍城大君以上六位
 一廟奉安義昌君陽川郡夫人平善君東原郡夫人以上四位一廟奉安貴人金氏昭儀
 公氏以上二位一廟奉安明善公主主明惠公主以上二位一廟奉安貴人金氏昭儀
 劉氏以上二位一廟奉安明善公主主明惠公主以上二位一廟奉安貴人金氏昭儀
 原大君江寧府夫人齊安大君商山府夫人永昌大君龍城大君以上六位
 上七位墓在廣州龍城大君義昌君陽川郡夫人永昌大君以上三位墓在豐壤樂善君
 東原郡夫人以上二位墓在青松淑真公主墓在西山貴人金氏墓在廣州淑儀氏
 昭儀劉氏墓在津寬一只祭每年寒食墓所大君阿只氏墓在廣州淑儀氏

墓在山西山波疑張氏墓在延福明嶺金氏墓在嶽州山贈慶嶺李氏墓在豐樂以上每年寒食祭設行

○命以明日行三營勸武

試射于訓練院○命江華府留守金載瓚遞差其代議薦待兼留守畢巡還營

交龜赴任因載瓚請對啓辭教曰莫嚴者格例則有何呼吸關係之事辭疏既未承批肅單又不呈徹忽入請對啓辭者何其顛錯之甚也為先遞差其代議

薦今日政下批待兼留守畢巡還營交龜赴任事分付○閣臣徐浩修等大司

諫韓用龜請對守閣命下之義禁府當直○判中樞府事蔡濟恭上劄曰伏聞

畿邑飛報營門之狀乃知 殿下有萬萬非常之舉矣此際又有明日訓練院

動駕之命已事之可徵雖使至愚者言之亦豈不童童仰揣乎臣一息未泯之

前豈不欲顛倒詣闕碎首文陛冀回天心而賤疾漸至危劇茲敢以古人尸諫

之義泣陳數行伏乞聖明使逆豎無或跳出動駕即命還寢以鞏國勢以嚴隄

防教曰卿所謂畿邑飛報云云傳者妄耳須使部官搜索可索處而即今若有

潛來者是予欺卿也雖切鬱陶之戀大臣豈欺之大抵臆料之說煩諸文字所

關者國體不可以禮遇之老相有所寬恕卿則特罷其職○贈謚故左議政金

領素翼憲高麗忠臣金濟忠介尹璜忠簡○戊辰左議政李秉模請對既登筵

承嚴教席薰于闕外納命名教曰筵教豈樂為也哉蔡判府劄批以邑報為妄

傳只見出來之轎而錯報之謂也使之搜索劄入時未及入來之謂也出官前大臣卿宰已令兵曹勿納闕門勿待命隨駕事遣史官傳諭仍傳命召○政院王堂兩司請對命退去○兵曹判書李時秀等請對教曰卿宰既勿納卿等以侍衛之故分揀○隨駕卿宰求對命退去○銜訓鍊院行三營門勸武試射○台見左議政李秉模卿宰二品以上及王堂兩司諸臺華城府留守徐有隣京畿觀察使李在學于訓鍊院請對也○副護軍徐榮輔上疏曰今日事急矣逆豎跳入城闔而鑾駕已移次矣 殿下之為此過舉凡幾遭矣年復年年便成歲課凡厥廷臣方其爭執之時若將碎首效死及夫事過之後便復恬嬉故聖心不以為概而謂私意之足以掩公議也然而公議者非羣下之言也即天理之公也今之大小臣民莫不違違罔措奔走抑塞者誠以天理之公秉彜之所同得也 殿下若淵然深思翻然回寤則必燭其天理之公終不可遏而私意為之屈矣伏願亟為回鑾仍以逆豎出付有司即速押還答曰省疏具悉○死罪臣徐浩修等上疏曰臣等泥首待死之中伏見大臣胥命批旨始知島逆之今又跳出臣等昨日以来終夜焦灼而噤不得出一言者誠以王言不敢不信事體不可不顧也今日之舉與臣等所仰望者大相逕庭此固臣等不誠

不忠之罪而何 殿下不示信於羣下至此也訓院親試有損國體諸臣阻閣
尤駭聽聞臣等崩迫之極敢效獄中上書之義言不暇長伏乞亟寢動駕之命
仍從前後三司之請命還給○左議政李秉模率百官庭請啓言 殿下今日
之舉凡幾遭也安危迫於呼吸而不之置意震憂隱於造次而不之為慮 殿
宮之驚動而未暇仰體朝野之波蕩而不遑俯恤天地鬼神之震撼菟拂而亦
莫之顧嗚呼此何舉也 殿下自信之篤終始不撓特權之一字視作叅倚之
資而臣不敢知從古聖人之權亦嘗有以一事而歲以為例如 殿下之為者
乎臣等雖無似考之我朝故事而無有徵之往牒而無有 殿下非常之舉伏
想不以為非過舉也既燭其為過舉何為而頻復之至此也臣等俄於前席疾
聲齊籲而未承明旨噫嘻灼知逆豎之在於咫尺而坐視日勢之向晚尚遲一
言之回天今日朝臣之罪尚何言哉臣等退而抑塞靡所止泊茲敢相率庭籲
伏乞即降島逆押還之明旨使百官萬民少知聖意之有時或屈朝議之有時
或伸仍降回鑒之命千萬血祝批曰聖人人倫之至予所願者學聖人也周公
不疑管叔虞帝常見有庫若謂姬舜非聖人則已否則予今日之舉豈聖吾不
敢之意也是舉也始於挹清之樓而至于再馬又為於南小營者一為於北營

者一於太倉於畿管於敦府之前路於鍊戎之郊館於金陵之行殿於今日是院而一為再為幾為十餘者誠以予鬱陶結轡之私情不可以不伸而慈旨屢宣順志為大故遠于將之則郊遂之外也稍欲近之則城闈之內也汀花渚柳之托意馳馬試劍之寓令霜雪之夜風雨之晨經營揣摩積費精神而纔經一番撓闢輒致一番委呻未衰而髮白未老而齒落子近作何狀也千載之下想亦有知我而怒我者矣予雖惛然豈不欲出之津防置之京第俾朝夕源源而非曰徐徐蓋有俟也沁帆一閃風波隨惹轉轉至於難處收拾不得之境界將無以保我廷臣則無寧自取於尺布斗粟之譏而一年一見命為年課使彼聒聒者眼稍慣而耳稍熟吾心到此安乎不安乎苦乎不苦乎今年則自夏徂秋一直悶旱疏決庶獄日不暇給濠到今日而今日幸得值矣昨於判府之批有所云以其姑未入城也趁鑰招來將欲叙阻今又直言於卿等亦示信也顧此孤露之心見其來也充然如有得見其往也怒馬如有失而默計底靜之會遐圖能全之方今亦復欲還送大臣以下勿事更煩○領中樞府事洪樂性上劄請島逆押還批曰庭批見之可悉○左議政李秉模罷庭請再啓曰臣等伏讀批旨下者上下幾百有餘言數姬舜處變之道布前後達權之意臣等死罪

請以聖批中辭教冒斧鉞略陳之有庠之常見為其事在陶漁之時而無關於波袵鼓琴之後鄉書問答不過隨問而發揮聖人之心而已不疑管叔跡既未著使之監殷而不疑此周公之所以為周公也噫逆豎滔天之凶非象管叔之比而殿下所以處之者不啻滅得幾等於周公之處管叔乃欲以大舜徵時之事引以為例臣等誠惑焉至於漢代不禰之引決非臣民所敢寓目亟命收還見今日已過午伏想殿宮憂念疇待之心去而愈切押還之旨不容少緩而畢試已久回鑾猶遲此尤臣等焦迫罔措疾聲呼籲而不知止也伏乞速降明旨仍即回駕千萬顒祝批曰見敷心腹之諭尚不退去果有分義乎卿則罷職○三司伏閣所懷命登筵承批○命前左議政李秉模罷職以不叙改書出仍命諸宰退去政院以負罪臣李秉模求對啓教曰既罷其職又納命召之後尚在班中有關體貌左相罷職以不叙書出政院又以隨駕職宰求對啓達者三次並命退去○還宮○三司求對教曰今既妥帖之後又何隨之閣外若是煩瀆乎爾等為先推考三司又求對教曰退去○三司伏閣進所懷曰臣等俄者試院齊籲於前席屢啓於伏閣只承欲送之教而未見還發之舉則為今日臣子者豈敢不拚死力爭得請乃已乎臣等再次求對未蒙許接義理之晦塞已

無可言宗社之憂虞轉益罔涯相率守閣瀝血聯籲伏乞亟降還配之明命庭
請再啓寔出於舉國之公憤而 殿下不惟不賜俞音迺反斥罷大僚俾不得
更言國體之損傷羣情之抑菟尤當如何亦願還收處分焉批曰豈或設辭慰
藉爾等乎尚今守閣萬萬不可其中掌令李遇濟朝筮見之甚哀憊許遞今則
無可爭之義而若是煩聒豈成說乎斯速退去○命判中樞府事蔡濟恭左議
政李秉模及昨日守閣諸臣處分並還收○命司諫院大司諫韓用龜遞差傳
旨勿施○已巳左議政李秉模率御史求對教曰使之信宿京第朝已發送而
今番則卿等既知之於其送之行色不秘過市市民當見之汝津津長亦當見
之十日所睹卿等獨以為不然者是果道理乎斯速退去時原任閣臣諸承旨
三司諸臣求對並命退去○以洪明浩為江華府留守○以李秉昂為弘文館
提學○設九日製于泮宮御題抱蜀不言鴻鵠鏘鏘諸生不能解識御書諭諸
生曰爾等上舍生也讀書多聞豈比年淺四學生而古往今來拖白於御題之
舉爾等曾或聞之乎况所揭者非難知者多士之魯莽即予之恥此所以別諭
爾等也嘗聞蜀祀器也言人君敬守祀器以禮率羣工則雖靜拱不言廟堂之
政自無不修於是乎其德之感教之行而著應於外者鴻鵠鏘鏘而民以詠歌

歎美之有曰抱蜀不言廟堂既修鴻鵠鏘鏘維民歌之此管子之言也子每三復是言適因菊製聽鴈起想信筆書下蚤知爾等如彼固陋則易知不難知之句語何靳而不揭示乎律賦製進尤致夜深以科賦近體應試為掩瑕類行此苟且之舉限三日隨其題下製進必雪今日之耻○唐午○辛未○壬申下平陰侯有若陞配聖殿綸音王若曰文廟者禮義之所從出而祀典之所由措範也臨以夫子第以儒先象德報功之在茲高山景行之在茲正學術明道法之亦在茲雖於登降揖遜儀物度數之微文瑣節猶不當循舊襲謬姑息以為禮况於位序之上下享祀之先後其可一毫苟然已乎子以平陰侯有子若之祀于廡也心積疑異博考而常有慨焉者蓋文廟殿食凡有三等正殿配享一也顏曾思孟四聖是也東西序從享一也孔門十哲宋朝六賢是也東西廡從祀一也孔門諸子以下至本朝諸儒先是也十哲之目不知創自何人而特因論語中四科之語數其人而謂之哲然論語此說只就從於陳蔡之人而為此分屬之科以見聖門人才之盛而已夫以曾子傳道統之亞聖而亦不與焉則欲以此蔽聖門之賢哲固矣哉不綦陋乎自是以來文廟祀典又以十哲硬定孔門之高弟顏子升侑則以曾子補之曾子升侑則以子張補之殆若官職之充

代而後儒譏切之論不得不紛然競起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故知十哲世俗論也陳定宇曰如有若之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金仁山曰有若似聖人則顏升而曾補可也含有子而取子張可乎即此諸說十哲之本不必拘於數而有子之為百世所推重槩可見矣又況論語篇首記有子之言者三皆與曾子特稱為子則他門人之所不能及也記云哀公誅有若而餘子不聞焉則其為魯人之尊禮之者又可據也且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似聖人則其言行氣像雖不敢比倫於夫子而其不遠於聖域則何如其較著也乃司馬氏以傳會不經之說臆斷以貌肖孔子致使咸淳間一祭酒進子張而絀有子若陸象山以頓悟法門力排有子孝悌之行為支離甚至宗陸之徒往往剏攻於千載之下而祇今與樊須巫馬施輦僅列於兩廡之間其為祀典之欠缺士林之歎惜果如何哉我朝文廟一遵中朝位次而逮我 肅廟甲午並陞宋朝六賢與十哲同位則又中朝之所未遑者也近閱中朝會典陞配有子朱子於大成殿為二哲有子在先賢卜子之次朱子在先賢顓孫子之次則今以中朝之所未遑者遍舉五賢而至若中朝之所已行者反遺有子抑獨何說或曰兩序從享皆封公爵兩廡從祀皆封侯伯如陞有

子於序則必陞封公然後為叶禮此又不然顓孫子尚稱潁川侯而亦陞於序則何必至於有子而改封云爾乎稽之傳記德行之徵信也如此叅之聖門議論之推重也如此以及乎後人尚論之說中朝釐正之典而無徃非可陞之的證也又如此如此而猶復姑息禮義之云何而亦豈所以重祀典也哉今因有事文廟亟令儀曹並舉平陰侯有子若陞配聖殿之禮其所陞位次前期告由八道四都應行知委等節所司取考故事詳具以聞記昔宋朝六賢之自庶陞序也今之宗伯之曾祖故判書閔鎮厚以宗伯實典其事當此盛舉今之宗伯適叨是任事若有不偶然者咨爾宗伯之臣其欽乃職事條厥儀式以丕飾昭代之憲章以無忝乃祖之績庸勗哉可不懋乎綸音既頒而事竟未施行○御仁政殿行秋到記儒生製述及文臣製述齋宿于攜文院以明日咸興永興兩本宮衣褂香燭親傳也到記製述御題本朝太學生請以有子若陞配聖殿箋上謂筵臣曰諸生果能知此題意否大抵孔門十哲乃是從於陳蔡者故有子雖不得列於四科而若論其道德則豈下於十哲乎其曰有若似聖人若以貌類而言則當曰似孔子豈可曰似聖人云乎蓋其言行氣像實有彷彿於夫子者故有似聖人之語而至於孝悌也者為仁之本之訓實是發前聖之所未發

也只此一言其踐履之篤造詣之極可以想像於千載之下而逮夫宋時顏曾兩聖陞配四聖之位則當以有子躋之於十哲之列其時象山餘派敢倡背正之論反以孝悌為仁本之言妄加疵毀畢竟以子張陞配有子則尚在廡亭此豈非千古士論之缺恨處乎顧今聖學日萎邪說橫流之時此等義理政好講論而空言不如措諸事為故揭此題以試士也進士金鐔到記居首直赴殿試○大司成李始源啓言大學之設置掌議將欲董率糾正為多士執綱凡有儒罰掌議當發論主張而挽近士風頹隳齋儒之擅罰掌議係是古未有之謬例師儒之長力禁而不聽既乖體貌有駭聽聞如是之故掌議之任人皆厭避屢煩謹教而痼弊如前自今掌議有失大司成隨輕重論罰齋儒擅罰之習嚴飭禁斷載於大學成典從之○癸酉親傳咸與永興兩本宮衣幣香燭○甲戌綾州牧使李宗燮應旨上疏曰凡今莫可救止愈往愈痼者竹之弊也進上竹筍青大竹及年例卜定扇竹勢不獲已歸之民庫綾是十室之殘而以竹斂民者歲過千金則他邑自可推知也湖南民庫之弊言之痛哭結收之不足戶斂而後已比之蠶湖不啻倍蓰而竹錢四五年以來初有之事也今年之直倍於去年明年之價又不知至於幾何故民情憂懼若不保朝夕思之及此亦足可畏

臣則南來之後先以竹田時產隨節造扇而平其頭則便於手而省工廣其邊則不屑油而耐久如此則竹價廉而扇製完矣伏乞先自明年進上扇子皆用中和尺七寸之制使兩南扇邑無敢踰此則實為南民之惠至如青大竹一幹之費幾至二千錢年前京貢之議因下屬之失利竟使朝家之德意闕而不通南民之茹恨久而益甚臣意則會減本價及沿路馱價當初磨鍊不為不多以此作貢足以當之若干添價又自該郡各定其數而此異於恒用芩朮之材雖非月令隨時進排無所不可又不過作片取瀝之資則雖不體大兩截輸納亦可以省力矣下詢廟堂而處之幸甚京各司奴婢之散在湖邑者其所最無告切可矜之狀與寺奴等大抵愚氓一入賤籍平民無不若浼婚嫁因而路絕故皆去其籍烏駭獸竄即今案付除非百年枯骨則不過假作名目由是而當身納貢十無一二查族分徵殆遍閩境奴與良丁等是民也貢與身布均是役也若改各司元奴婢名色而一如樂工保人選上奉足之例稱之曰某司奴保人而雜以良丁則民無連累之憂貢無減撻之慮亦令廟堂稟處焉批曰出自經帷條陳民隱在湖南又能先於人殊可嘉也并令廟堂草記稟處扇事聞甚痛駭年前至頌廟堂之關飭而其效蔑如寧有如許紀綱加斂之竹錢尤為無狀

為先革罷已捧者還給更犯者營邑之臣重繩其外以扇為名卜定列邑之弊革罷當否亦令廟堂指一回啓至於青大竹事一幹之費殆近數千豈不欲開當蠲除而取漚和藥實為開鎖之奇効自多波及雖難全減亦豈無方便處置之道亦令爛商稟處湖南民庫事朝廷之所不知大農之所不管而中間營私之弊民將盡瘁不聞則已登於疏章者屢矣若無真箇刮目之効則何以慰南民乎昔者故相李宗城於關西嚴立民庫節目而列邑之托公涖指不為遵行者其首鄉先斬後啓為式關西猶然况南中乎姑以不屑之意年前先使廟堂嚴飭道臣俾各釐正未知其間已為釐正而綾州一邑獨未被救焚之惠乎抑兩南伯看作例飭初不留意下手邑宰亦無股栗竦息一任其襲謬而然乎關西一方伯所能立威守法之事廟堂何難禁戢廟堂雖玩揭朝廷有紀綱則不率教之道伯守令若不拿致王府勘以當律而立視民瘼徒事剝割之守令直以贓污律嚴囚南間月三嚴刑期於得其情實則其朝廷其可曰朝廷乎其間何以舉行與否居廟堂之人豈無查知之道乎關西亦以故相節目更加修明無或干科之意宜使該伯知之今番三南侍從邑倅諸人上疏先從此一數之耳剽目擊者或廣探或詳問論理敷陳萬一顧見顏面言不直實者其為辜負

當如何令政院下諭于各其道秩高守令使之遍示道內諸侍從無論歎歲豐年於小民務當不撓於長吏宜益懲貪近來貌樣果如此乎否乎誅一貪婪之吏勝於賑濟萬口飢民其可忽諸寺奴婢事必欲矯改即予苦心換奴為保豈不便當然而辛亥特詢之後姑未免依舊牽架非欲因循意在一番大釐正才於巖奴有嚴飭飭墨未乾爾以湖南之邑宰說弊又如此則最多之西北切骨之瘼尤可及隅大抵今之持疑於通變之論者以箕聖遺制奴婢居一不可輕議毀畫為言所以至今未決者此也僧役番錢邑各異例猶有俗人之替當處略加濶狹俾知咸恤之義惟在營邑之臣因俗制法之如何未知爾邑以保名代捧之例有之乎若有其例仍之亦可初元頒令即罷刷官而刷官雖無吏奸反滋無告之害備受困督如在目中既聞之後何可循例賜批令廟堂先為嚴飭三南道臣拔例周察其不能束濕之守令隨現狀聞續當按廉道臣舉行之勤慢而內奴驛奴則一也一體各別救瘼俾有大釐正前絲毫實效備邊司啓言進上扇子自有舊制中和尺云云未免失言而至於監營節扇之弊蔽一言曰卜定不但竹之一種而已凡係屬於造扇之物名以卜定者莫非斂民之階倘求改觀之益只在塞源之政焉有道臣而猶敢循襲卜定一款恐不侍廟

堂之言而自歸並革有不敢費辭覆奏青大竹事御供事體至為謹嚴藥力淺深亦在其體之大小長短裁截初非可論京貢又多難便而蓋其煩費之多端最在營門之看品若自各該邑直為封進則中間誅求之弊庶可盡祛民庫事大抵大同之法既立結賦之數大定外此加斂皆非法意而只緣雜役條之界限不明不時需之責應多門如京司之各操求請也營門之隨時卜定也京營邸吏之添役價也公穀會減之補不足也種種名色難以枚舉而官無切膚之苦吏有乘機之利自結斂而至於戶斂旁實別歧疊出層生恬不為怪視若應例必有一番大整頓然後始可責效而若其叅量事實存減窠目必待道臣消詳論列然後可以互相可否務歸停當為先更加督飭使之剋期舉行教曰向於北關奴貢事不以應貢之用於莫重為持難有所多般除弊者其後列邑舉行果能一一遵守使關外南北海奴嘖呻改為歡笑乎北關之不見繡衣久矣為先令廟堂抄啓數人先以此意知委道伯遍飭犯過者補愆怠忽者警勵莫或干於持斧之行○乙亥展拜 景慕宮○召見三南向管備堂于齋室 上曰昨日綾牧疏條陳諸弊中民庫事尤痛駭朝家之前後飭教何等截嚴而道臣守令尚不知戢法外加斂之說又登於章疏國綱所在誠極寒心大抵近來

結役之浩繁胡為而然耶李書九等曰此無他只緣雜役名色之無界限各樣責應之物皆自民庫中出故吏奸緣此漸滋至於結斂戶斂而尚患不足矣上曰扇弊則不必多費朝今在於廟堂之一提飭青大竹該倅以作貢為言其說如何書九曰京貢一事外面驟論則人皆為便而細究則亦有不然者蓋產竹之邑不煩他買足以進排捨其土地之所出而以價責出還亦有弊且本價外若干添價以此彌縫則好矣而貢人輩之索價漸高糜費增加畢竟斂民之害又安知不有甚於今之為弊乎如竹契貢人之下來伐竹也或有全田斫伐之弊所以作貢之持難者政以此等之故也上曰年前以青竹下三節存以勿伐定式今果遵行否予於其時偶閱故相金壻文集備陳青竹之弊而仍請勿取竹根其言果有意見不覺歎賞故重臣徐有防為內局提舉時有出舉條者卿等考見其時舉條也○丙子○丁丑召見嶺湖差員及上京守令詢問農形民情○戊寅○己卯兵曹以慕華館禁軍戎器點考啓教曰昔者設禁旅置龍虎兩大將內禁衛以下肄藝習陣必於訓練院慕華館為之分營以後此規全廢無於古之場操出而鍊院華館合私習之隨以不為以是戎器點考只行於郊館殊非鍊院制置之本意此後復舊制戎器點考及合私習輪行於院與

館○庚辰御春塘臺行抄啓文臣親試及試射○辛巳承旨申耆嘗奉命致祭于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墓墓在湖西 上使者於四路見道伯問賑濟之策察民情如何至是復命言本道歉荒狀且以聞於道臣所言條奏移粟于湖西莫如海西之便且近海西穀簿不敷且慮荒今雖許劃穀萬石不足為賑羅資備局堂上徐有隣曰錦伯之貸京司錢貿取穀物將欲取剩補賑而為其還報之期促既貿旋賣必貽民弊若於貸錢衙門姑令退限待其耗條相當後還報為宜 上曰卿等言儘好以此行會海西穀二萬石亦為特許此是癸未北穀移劃後初行之舉事當差遣領運督運御史而慮反貽弊民邑令道臣從便輸致如此則六萬兩所貿作還穀別劃二萬石作賑穀然而使湖民阻饑艱食是道臣之責也耆曰湖西代播殆萬結代播蠲稅已有朝令而以所收既多亦或有自願納稅者晚秧無穫之土未免徵租代播食實之地全然無稅甚斑駁代播田依免稅例只徵結錢公私俱便趙鎮寬等曰代播命下聖念每憂其惠猶未遍今徵結錢殊非朝家寧失之本意 上亟可之教曰為湖西穡事自春徂夏至于暮秋而一念不違忘寢廢食特命承宣迺路徃詢民瘼則當自獻御之物有所節損該道方物物膳朔膳並停免而出於民者蕩滌餘補賑需○壬午○

癸未○甲申右議政沈煥之從縣道上疏曰嗚呼菲衣食而早宮室即我殿
下不勉而行之而奢汰踰盤之俗日甚於閭巷之間闢城府而拓畦畛即我
殿下無為而為者而窺規倚托之習時滋於朝廷之上就此二說者劈破羣惑
剖示衆感然後君君臣臣之大綱大倫可以扶得一分臣中夜繞壁細究其故
恍然而悟輒又自語即惟曰用捨不能當人心舉錯不能如聖訓而然矣處置
得宜則如淄青悍卒尚枝甲而歌舞况清朝夙夜之賢世祿子孫之家乎今此
甌卜之重典遽加於賤臣之名何哉臣本迂拙書生漫不曉事疎才劣識無一
近似而乃以至重至艱之責卒然加之於百不堪之身其何以賡日月之耿光
贊天地之化育以塞明旨乎批曰卿於大拜後初呈辭本而首言處置得宜四
箇字政道予所欲道者凡今為俗之弊難一二計而莫有甚於人各為心以心
觀心心心楚越車不推乎康莊室亦為之畏壘和衷寅協固尚矣下殿一如上
殿時以至義理則似章而不章規模則欲矯而不矯此曷故焉蔽一言曰處置
不能循其軌也退計數十年前竊嘗所自期者尤悔懊懍懍然坐我汾水之秋
而望道未見燕居發歎予亦不知其何為也抑予聞之羣飲于河各充其量程
門之教人也人人樂為之用郭氏之用兵也蓋其舉措允愜物情則片言或重

於九鼎方輿反軫於一羽而干戈衣冠語其致則未嘗不同焉况為國乎舍此奚以哉今之取於卿者非踐歷也非才猷也政欲承佐於陶鎔之地彌綸於渙萃之象芝札之並蓄盖底之相沕俾一世喙息跂踵之倫咸有以于于然自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於是乎而康而色而翕受之優容寬假裁酌損益一半分私意莫或叅錯於其間而純然一出於大中至公則蕩蕩平平之福壽考康寧之羨四方風動人將歌舞何有乎民隱何言於朝象卿駐江干且有日矣蒼葭白露沂回良多須體至意出而論道庸副子側席虛竚之思○教曰華城即湯沐之邑股肱之郡也兵食雖重人和當先今年水田所收之不及旱田在在同然况本府濱海廣斥民間盖蔽不贍可知外營屬納米名色軍校併許代錢○乙酉○丙戌○丁亥次對仍行輪對○戊子京畿觀察使李在學啓言臣於奉審崇義殿時殿官一不出待故問之則殿令王世賓年過八十不能運動祭享及奉審皆不得進叅而地方官亦無奉審之例故本殿凡事看檢無人廳解之滲漏頽傷處多未修改事甚可悶殿官之以王氏世襲乃是定式而王世賓則既已加資令該曹以其長子依例付職使於朔望如禮奉審地方官春秋進詣與殿官眼同奉審凡有可以修葺處即為移文於分掌諸邑使之修改從之

○教曰近來王堂之乞郡者銓曹不即收用殊非禮待之意亦欠孝理之政以此提飭○罷江原道觀察使金履翼職履翼以災實分等狀聞備局覆啓言狀中以事目災二百結只可稱當於代播蠲稅之資今年代播蠲稅之命特下於畿甸三南即四道之曲被優渥則今以代播蠲稅有若本道之通同頒令常年非無代播而各道未嘗蠲稅者豈不以所可守者常法不敢干者特例乎數百災結非曰可惜所惜者法也請該道臣罷職從之教曰代播處蠲稅混用四道之例者可謂不審而劃下二百結既入於蠲稅條云則豐歲猶給三百餘結事目外加給三百結○己丑遣承旨奉審養正齋 先朝御筆懸板教曰今日即先朝駕臨養正齋以伸聖慕之日也是齋是 聖后誕生之所所重自別凡有修葺度支舉行曾亦有受教近來亦果如此否慶恩家冠冕近反不及於達城家前縣監金思私令該曹甄復調用○以鄭昌順為工曹判書○庚寅以洪仁浩為江原道觀察使蔡弘遠為吏曹參議○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命分遣史官察各司救食勤慢中學教授李魯春不躬進罷其職○壬辰次對○施統制使尹得遠罷職不叙之典左議政李秉模啓言頃因統營作屯事不謹帥臣捧現告論勘之意筵稟行會矣即見統制使尹得遠所報則放舉庚戌以後各

年買屯形止帥臣逐年懸錄而李得濟為最優李潤慶次之時帥臣尹得達赴任後於李潤慶五年而買屯之數僅與潤慶略當不謹之責在兩難免該帥臣尹得達施以罷職不叙之典今則屯土稅八年增歲加若果視官如家自當不久完就連加考察如有一分泛忽之弊則該帥臣加等論勸之意請分付從之

○癸巳以任崱為三道水軍統制使金祖淳為吏曹參議金翊休為工曹判書

○注書薦取金啓溫李弘謙柳遠李允謙洛薦三人○甲午右議政沈煥之再上疏曰臣幸逢嘉會思效丹忱者惟在乎尊聖德而明聖志雖然亂賊之餘窟未破而羣惑尚滋則尺霧謂可以障天地之大而臣無與於掃盪之功義理之本源已瞶而衆訛胥囂則黠氣謂可以翳日月之高而臣未效於滌除之力矣臣之前疏有之整國綱而服民志蓋不出乎朝廷之處置得宜而聖諭拈出四箇字褒許而敷示之夫然則朝廷處置之長者莫如擇立輔相而今以朝望之所不叶輿情之所不圖者卒然舉而冠之百僚之上則其於巷議街譏而貽四方之傳笑何哉若夫尊聖德於堯舜明聖志於日月即臣拚死所執者則進或廁於衿紳退或處於邱壑臣身苟存則臣心不渝儻於乞骸之年粗保咫尺之守永圖涓埃之報則於分亦已足矣伏乞亟收新命批曰夜行攝享於太室

出宿齋所坐燭屢跋仰念 祖宗盛際俊又在廷涵育元元風流篤厚協寧寬
舒以貽我萬億年無疆而永惟光前裕後之圖心竊有慙於鼎軸承佐之地際
見卿異蹟又至江湖軒墀若與面談前批且盡予意卿須即日肅命丕聞對颺
之方庸副朝野之望○乙未 上嘗遣承旨李益運致祭于高麗忠臣金澍金
濟往安東平海使於所經詳探灾形民情是日復命即召見益運曰關東之平
海蔚珍接連於寧海盈德被灾之甚民情之急比嶺南尤甚邑殆有甚焉停代
之令蠲恤之方恐不可差殊於嶺南灾邑教曰今番奉命之行使之逶迤往來
者政為兼審平蔚穡事民情也今聞卿言果若所料蠲恤之政一依嶺南尤甚
處例令廟堂後錄下送該道使之星火知委海弊亦宜輸念兩邑海戶所納限
明秋蕩滌○雷減膳三日教曰嶺南民事詳問於奉使之承宣筵退而已舉燭
矣見雲觀書奏始覺有微雷之響苟使對越之誠無所間斷則警異在於晉接
之時而豈或禾之聞焉乎誠之未篤心亦不專聽於無聲尚矣聽而不聞若此
觀於方寸之不能持敬益知其施諸事為之隨處不中矧矣致灾之端莫過於
此悖懼怵惕若無所容自今日減膳三日○李益運啓言高麗忠臣吉再金烏
書院致祭之日道內屢千輩甫呈單於臣即吉再改謚事也昔在先朝凶道

臣陳聞賜謚忠節而吾東性理之學倡自鄭夢周吉再及其門而闡明之隆慶初詔使許國問東方孝烈節義孔孟心學之人先正臣李滉為禮官區別以對而以再置之於心學蓋以再學問之功尤重於節義故耳謚號之只舉忠節有欠象賢之義令該曹稟處從之又啓言故校理鄭鵬受業於文敬公金宏弼之門得其嫡傳精思力踐嘗以九容九思之目申之以丹書敬怠之分作為案上圖以寓盤盂之戒先正臣李滉稱其造詣之精文穆公臣朴英出自弓馬棄官講學鵬獎諭而啓發之文貞公臣金堉所撰已卯錄亦載鵬之事蹟蓋鵬與已卯諸人同心同德而獨能逆觀於域弩潛伺之時超然遠舉不入標榜之中得免錮籍之禍而其心與道則與已卯諸人真所謂生同傳死同誌者也善類之結罹羅織者舉蒙朝家褒崇之典而鵬獨漏焉者特其不載於已卯禍籍故耳且善山之金烏書院即鵬聯亭之所而一廟五人之中鵬獨無謚恐為朝家缺典敢達請令該曹稟處從之又啓言忠介公金濟之致祭平海海上盛典也嶺南士民舉欲就此致祭之所建祠歲祭而要臣歸奏請令該曹稟處從之又啓言判奉常寺事安俊當麗李與鄭夢周協心扶顛夢周死後與禹玄寶守同被杖流于醴泉因卜居蘆洞而自號焉嘗着箕笠韜晦以終而吉再嘗與書略曰

江山殊古雲物變態舉目四觀無物不覩一面烏山舊日新雲於焉結廬以晝
為宵倘與至人更獲一見此可謂與再志同道合而尚未蒙節惠之典嶺外多
士聯名呈單故敢達請令該曹稟處從之○丙申左議政李秉模以雷異上劄
乞免批曰休咎徵於五事五事求於五行五行驗於天人其際甚可畏也大抵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貌屬於水以至著對至微互為其根吾心寧則天地
之和應焉惟分兩腸煥寒風無不交錯失其叙朝有抗捏之歎野有殿屎之苦
艱虞溢目頤洞熏膈而治日益不從欲人日益不率教子亦於是乎志氣頹關
血氣衰倦并與向來鉅鹿之想掛却一邊無一豪不伏作此等人意思肯中碾
礪轉覺不平吾心如此天地之和可以應乎不應乎須自在三事百工之列者
無不淬勵振拔舉措事事不苟規模一一反偽邇之事君精白遠之莅官廉潔
人皆為可仗可信之人則是所謂時靡有爭王心即寧中和之功用鄧隆盼嚮
似此策免之劄雖欲為之其道末由而將見雲觀日奏卿雲興矣非曰求備意
在仰成卿其安心視事○次對召見江原道觀察使洪仁浩前江原道觀察使
尹師國○丁酉○戊戌○己亥下御製經義條問于關西令諸生條對先是
上諭平安道觀察使閔鍾顯觀察舉嫺習經傳為一鄉所推者以聞至是鍾顯以

進士金道游幼學李春蠶金德弘等啓薦有是命○青松府使俞漢謨應旨上
疏言邑少穀多請以本邑穀三千石依詳定價移之他邑仍言三司之職唯憲
府寄以風聞之責而若其出仕之前亦不得以職事自居者例也鄉曲之人或
昧法例毋論憲職與他司凡有承召謂以風聞於吏於民惟意楚毒其出於公
心懲罪者絕無焉若非睚眦於宿昔即是德色於隣族刑棍移囚無所不至事
甚可駭乞令廟堂嚴加禁飭批曰溯陳東邑之效欲掾本邑之弊即令廟堂問
于道臣使之從便措處朝官之沿路用刑棍聞甚可駭雖以掌風憲之官出肅
前猶不敢出禁况承召之時乎又况職非奉命軍務則尤何敢用棍乎亦令廟
堂嚴飭此後違令者雖臺官指名狀聞以為嚴處之地左議政李秉模啓言頃
因青松府使俞漢謨上疏該邑小米數多貽弊矯掾之方狀聞之意行會矣即
見慶尚監司李義綱狀啓則以為該府選穀都數一萬六千九百餘石內小米
為八千二百九十五石零果有民小穀多之弊而道內小米糶糶不過嶺底小
郡若而邑而時留穀物俱為有裕減此添彼實非裒益之政至若浚邑土不宜
粟本色移作其勢末由往在丁未因該府民人上言小米一石代租二石相代
撥作於他邑今亦依此例常賑小米三千石每石以二兩四錢從時價作錢移

送穀少之邑分給還民待秋作租則此實為俱便之道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
一石小米代以二石租雖無甚損益各穀詳定準折之法自是不易之典此而
濶狹則加減之際流弊多端不可以一時之例因而為法請一依準折換作之
意分付從之○庚子○辛丑以任希存為吏曹叅議○右議政沈煥之三疏乞
免仍請訓練院庭請批旨中自豈不欲以下二十五字及自無寧以下二十字
即為反汗以嚴義理以安宗社焉批曰卿登台司月三改書亦三上矣徇徇於
海嶽江墅之間而遲遲久而又遲則予始可以敦迫於卿而卿亦無可費之辭
矣卿須體予延行之思即日入城肅命予當整衣而俟之附陳云云卿不見東
觀漢紀乎政令猶汗往而無反反之則豈政令云乎○慶州府尹吳鼎源應旨
上疏條陳邑弊批曰所陳內寺奴婢之弊益聞其所不聞無辜齋怨尚云切矜
并不知生人之理者尤豈不為干和之一大端而矯揉之舉稽至于今非出於
悠泛誠以廢礪須如百鍊可能行之永久論列揀弊諸件令籌坐諸臣各陳意
見使之稟處備邊司覆啓言其一本州還穀事拯米代錢猶或可也而還穀代
錢事極可駭既已登徹之後首犯及掩置守令不可置之並令該府拿問至於
今年之定分數捧本穀待明秋畢捧之論蓋出權宜而春授詳定之價秋納極

貴之穀則雖曰分數民之受害當復如何以錢還捧待明秋換作本穀似為目下便民之政亦無日後侵欺之慮以此分付其一寺奴婢內奴婢尚衣院奴婢變通事行左叅贊鄭民始以為寺奴婢之尚未變通者槩以終未得良策也良丁代充亦是議論中一事此亦多難便之端恐未可輕議吏曹判書金文淳以為以良代奴雖非經法京司比摠既難減摠隱漏查括亦無其路如欲矯揉則良水軍之例庶或為傍援之道兵曹判書李時秀以為良役代充蓋出於一時彌縫之論而奴與良名實迥異不改其實而只據其名終未穩當行禮曹判書趙尚鎮以為奴婢虛額之弊實是衆民之至寃諸路之痼瘼而查括之令每患隱漏防貢之議亦無變通京司比摠則既無以尅減惟有良水軍傍照之例或為一分矯弊之道戶曹判書趙鎮寬以為庚辰年間先臣曠待非嶺伯時以其切矜之狀狀請查正免給殆累千其代以防奴軍移充而防奴之代以良丁充之蓋以奴婢之名額猝難減革而防軍亦是寺奴則其為賤名無間彼此此防軍充彼奴額猶為目下矯揉之道故也伊時此弊殆減幾分到今弊端又復如前臣之愚見於先臣已施之外無他可陳之策漢城左尹申大顯以為以良換充之論庶為目下矯揉之道漢城右尹李漢豐以為減額既難輕議換良亦

係更張矯揉之方有不敢遽然臆對行護軍徐龍輔以為年久虛額既無查括之勢京司比摠又無酌減之道則惟換良一事庶或為一分矯揉之方行左承旨李書九以為奴婢之換作良役識者言之多矣此固出於一時掇弊之論而除非大更張大變通則此等牽補架漏之策反不如仍舊貫而時加查正不至更生別弊恐似得宜其一封進全鰓依前移貿事土貢之義惟當以土產之最佳者封進依前移貿之說未知其可別無可以覆奏者教曰內寺院奴婢事戶判獻議中庚辰年間矯揉條件令道臣相考營上文簿仍又遍探慶州外諸邑不得不同矯改消詳論理措劃狀聞進上全鰓近果依前下飭教舉行而民邑有弊與否使之報來後草記而左兵營封進下輩無於前之誅求為小民難支之端逗遛海村一鰓之費恰為一緡該兵使嚴處亦令時兵使查出近年行惡之類該裨海邊嚴棍回示充軍仍以永為除弊之道詳究狀聞萬一不謹舉行又或不即查究該帥臣當別操重勘而外此海弊申禁今才三年為弊依舊云寧有如許紀綱亦令道臣摘發首先毀劃之該帥以其姓名報來仍令該曹施以違制之律○沃溝縣監鄭來百應旨上疏陳邑弊批曰荒歲灾政大關民隱今日因道臣加請廟堂草記雖已允下加減之相當雖道臣亦何以詳知其

多其寡勿以先入為主亦勿以回下為的期於無一束勒徵無一民怨咨即令廟堂申加關飭踏量事儲置米均換事亦令廟堂明日本司坐起時指一的確稟處戶曹穀不足之弊諸道皆然在所釐正言於筵席者屢矣侍從之為嶺宰者亦有疏陳亦令廟堂從長措處草記附陳代捧租仍作租還事一體使之稟處備邊司覆啟言舊案踏驗事其一田政以逐田踏驗便亦查陳之論而非言之難行之為貴他邑之事惟在各其倅之能否而先自本邑着意舉行俾赴在官之時期有核實之效其一儲置米隨邑治大小以當年所捧之還酌量事勢變換穀名事儲置米之或多或少或蓋緣山沿之用下不同以致彼此之多寡各異而還穀換作本無其例令該廳參互會案略加酌量俾祛太不均之弊其一元會穀近漸耗縮以常賑穀量宜劃給事元會常賑名色各異年前惠廳之不許會減雖出典守之意其實則行不得之政而畢竟公用決無不劃之勢則京外請得之禁固當一切嚴守而元會不足之代則恐合依前會減此意分付該廳其一還米中限千石以今年代捧租仍作租還永久遵行事代捧既用準折之法則其為民食貴在精而不在於米與租之間而千石米換作亦係大政請令道臣論理該邑便否於捧未捧狀啓以為稟處之地名之全羅道觀察使李

得臣論啓言本縣還穀米多租少春種不贍冬糴難辦今此米一千石之準折代捧者仍作租還事甚便宜請依施從之○壬寅次對上謂左議政李秉模曰昨夜嶺南侍從守令上䟽皆已見之而卿意則何如秉模曰䟽本昨夜從門隙出來故臣則得見而諸宰相未見之矣上曰諸宰相未盡見從後稟處近來政院皆如是大臣如欲見之則雖傳教軸之不得踰望門者自當出送至於上䟽則啓下備邊司者即當粘連回啓故以原本即為頒布不踏啓字者以草記稟處故原本例不出關門雖萬言䟽之時急稟處者司吏必謄錄而去近來則雖非啓下本司者直以䟽本回公云寧有如許道理此承旨之不擇而然也

以向來秋曹郎拿處事言之承旨若為廳坐而使該郎聽傳教則寧有是乎大抵拿處極為重大刑推重罪皆從拿處中勘斷則法意甚重故凡干判付若值入侍時承旨承書不然則以片紙書下判付令政院更書於原啓目之下還為入啓後踏啓字此是還判付也刑人殺人賞人爵人何等審慎則毫忽之間或有意外之慮故乃有還判付防奸之法而近日則承旨亦不知此箇法意豈不寒心乎○掌令尹寅基啓曰伏見相劄批旨有曰志氣頹闌血氣衰倦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且殿下春秋不至倦勤之年其在天道自強不息之義不宜

有此教伏願益勉勵精圖治之道批曰批答自有自量者矣○上嘗命嶺南道

臣搜訪故家世裔以聞至是觀察使李義綱薦九人曹文檢張時復鄭烈除初

仕切學鄭烈居星州故儒臣進七世孫曹龍玩居晉州故儒臣植七世孫曹文

金鎮東居安東副提學字宏七世孫生質姜泳居順興應德瑞六世孫切學

李廷模居永川舉議衛祥玄孫切學朴光久居大邱忠正公彭年十二世孫閔

良李齊年居星州孝教曰故儒臣鄭速曹偉張顯光子孫今政雖黜下而故儒

宰大君十二世孫 臣曹植後孫曹龍玩獨未與焉首任叅下一窠陞付作闕擬入幼學朴光久以

故忠臣彭年之後孫年為六十二幼學金鎮東年為七十二雖除職其筋力之

能為強仕未可知望筒首擬姑越黜此二人者監役教官加設單付問于該道

如可上來則給舖馬上送閑良李齊年孝寧大君十二世孫令兵曹先付內禁

衛使之待令○延日縣監鄭晚錫應旨上疏曰嶺南之弊有六曰役弊賦弊糶

弊海弊山弊蓼弊也其役弊則昔在 祖宗朝有以騎步兵登科致仕崇顯者

紀綱漸壞人不安分稍有產業百計行賂或托校案或屬軍官及私募正軍所

庖惟是傭丐殘獨故昨充而今逃其所揀弊莫如戶布而此若終不可行則其

冒稱幼學忠義及濫屬校院軍校之類並為查括歲納一疋布以復舊法而分

其業文業武別設名號而稱之每年講射各取優等一人減布若有連三次連

五次優等者則別加賞格以示特異於軍保每當設科非入屬此役者勿許赴舉其厭避必不如前之甚而亦或有願入者各邑隨其大小定其額數而取其十之一稱以額外補其減布及試才時雜費視此額內之數減其正軍之摠則隣族之寃徵可以祛矣逃亡過十年代定之法蓋出防奸之意而其逃亡者幾皆丐乞流離之民又從以并受十年勿免族徵之害今若減其年限單予悻獨四無族戚者限三年許免有兄弟姪強近族親者限五年許免而其代之定無出本里使之摘發陳告許免其役申明五家作統之法移來移去皆受公牒無公牒而容接隱蔽者統首嚴治軍人發還原籍略做大明律則亦可以防其奸矣大典曰功臣正勲子弟忠義限九代近來自勲府成給差帖不限代數容易口傳實為閑丁之尾閭宜今限其代數考其實蹟無使奸民徼幸窮戶受弊也以今所見賦既不均役尤甚馬砲保最重兩營次之曹院各衙及外各營次之且其後錢不均京司所用同是軍保之布而七十一州各自不同其老除逃免及式年改案情債亦隨以多寡各營各衙宜使一體收布而後錢勘債亦量宜定式著為節目一置京司一置該邑使之依此遵守則役可均而奸可息矣訓局陞戶抄上之時資裝之費一名所入至於三四百金之多而其所措辦各

邑不同或徵富戶或徵族屬或歛於砲保或歛於結戶每當抄上必一場繹騷
寃聲藉藉宜自京營募勇健以補軍隊永罷外邑抄上之規其賦弊則我國賦
法頗輕不及什一之稅而既有結錢三手糧之加徵又自近來各邑以其公私
所需種種加歛八路各異列邑不同折錢以計各有三四兩加減一是王土而
輕重有違於均賦薄稅之道且京司之吏操縱邑吏邑吏操縱窮民必索其情
錢此皆生民難支之端宜依法典以正五升三十五尺者收納而使列邑各貿
一疋木布之為正五升者看品該廳受出印標留置本邑收納之時以此相準
又鑄鎗尺頒下監營使之依鑄分給列邑使納布之民自操尺度之京納時使
邑吏自操尺度則吏無操縱索賂之患而民有小益矣本道火稅道有邑搃邑
有里搃雖此里有裕彼里不足故各邑各里多有白徵之冤火田異於元田一
歲蓄而三歲畲昔墾今陳增減無常一邑之大尚難推移相補一洞之小而豈
可以硬定不易哉且其收稅不均十負之稅或為一兩或為一兩五錢或以穀
收稅升斗零瑣費入倍蓰呼冤極多宜令逐年執卜劃一定稅俾絕不均之弊
道內近沿諸邑有公作木布而情債轉加大邑多至七百餘兩而小邑亦為百
數十金且其儲米則既有六升加升及六升色落又有情米散穀之名粒米狼

戾賤如塵土除却色落情米而只以散穀言之百石加入幾近十石故各邑色吏必濫收於窮民民安得不窮此萊府之內監外監色庫革侵漁者遐鄉校隸固不足責而為官長者豈可使幕裨討索奸吏浚民之物乎若於納布時亦如上段所言準其升尺而減削其別情之無有限節者納米時各邑守令領率來納使該邑吏斛量則弊可少祛矣元帳所付之田反耕為水田者被災後給災與元水田不同特其量前後名稱少殊耳土地一也值此災傷獨未蒙蠲恤之澤甚可矜也每年秋成以旱田為水田者若遇災年依元帳例給災則民蒙均施之惠官無混免之弊矣其糴弊則若以衙門勾管之各異其名者一付度支而去其繁罷京外需用之以穀為錢者並依詳定而無或低昂則雖未必大有所益簿籍不繁而守令可以詳察價本有定而民心可以無眩奸吏舞弊之習不得售矣邑吏之偷竊公穀者依大典所載十五石以上杖配視石數加等計贓既勘一罪其穀物蕩滅勿侵一族則負逋必少貧窮可賴而穀簿必不至若今之紊亂也且大同儲置近來每以常賑米移作常賑見米漸耗故逐年以租作米於民戶之分還初受虛穀而多費添補既納實穀而一未受食其為呼冤不但在於春鑿之勞如沿海邑漂倭供米分民改春每石補縮少不下四五斗

其為弊不可勝言該廳之移作事由臣固不能詳知而若歲入漸縮經用不足則但當節省冗費量入為出今乃以還穀便作正稅邑邑移作歲歲為常其勢必至於穀盡而民竭今若取其該曹定例置其時宜更為磨鍊盡祛冗窳之濫費而其應下者一以大同米儲置則國用紓而民力竭矣其海弊則一自均役之後海稅繁重近來魚產漸縮而其利也甚耗漁戶漸散而其稅也無減年久破碎之船多有隣族之橫侵以延日縣言之人與船俱已敗沒或過十年或過三四年或為族徵或為里徵者至於十九隻之多廢簾破船之未得免稅者蓋由均廳之徵代亦因營屬之索情民安得不困乎其山弊則近沿諸邑皆有封山各營與本邑之所徵者有松子松茸松板之屬而所費夥然此則山下居民之貽害而亦有境內之遍受其苦者民或有一枝松取用則雖是他山之所斫營邑之摘奸必憑藉侵漁罔有紀極卜居者懼於鳩材營葬者難於斲棺甚至有既構旋毀已封復掘之患延日縣古有陳田雲梯兩封山後有以葛坪山北松亭大松亭陳應台山四處入錄於私養山而與元封山一例禁養陳田雲梯兩山距海二十里戰船之造倭館之葺未嘗有一株需用已是無用之封山至若葛坪應台在於陳田雲梯之內周回既小松株亦稀大松止松在於海濱地

形低平土品瘠薄初無數株穉松只見一望荒蕪而其應役與元封山無異徒貽無窮之弊陳田雲梯雖不可廢而葛坪應台大松北松四處宜即革罷許民耕墾則所補於公者豈不反勝於有害無益之封山耶其孽弊則近來山採漸稀家植甚多古所稱羅縠雖或有之而縠商輩潛附審藥非其所賣便有點退故各邑皆從縠商貿納而一錢價定以四十兩而並計其色價稱縮價馱價及審藥醫生等情債雜費則一錢所債恰過七十金而皆出於民或收斂結夫或定保納布此乃名以羅貢而實皆京貿往往以曾進之物輪回復納則豈宜竭此民力以為縠商輩網利之資耶若欲救弊莫如作貢於京中則營邑間無限滲漏可以減除而結稅稍輕軍丁頗裕矣凡此六件通一路為患者之大略而細究所以然則專由於紀綱之不振伏願以振肅紀綱之道益留聖意批曰三南文侍從守令諸人中數陳之實實詳密不近於塞責者惟爾疏為然不負特畀之意甚可嘉也賦役之為弊羅糶之為病浦氓峽民之困苦以至供獻之諸般侵懲爾之萬言條列在嶺民可謂一貼回生散爾既言之矣朝廷若不矯得其瘼是責在朝廷所以獨留爾疏於案間屢回商度過三夜始下廟堂者况軍民切骨之怨無路登徹者從爾聞知法從補郡之效乃如許矣營閩邑鎮不法

之事待爾還朝當詳問須以耳剽目擊者無或悠泛莫隱於前席也教曰延日
縣監鄭晚錫萬言疏下廟堂拔例聚精看詳十分會議究理以真箇救弊條件
回啓令吏曹待其適來特陞右職以勸不言之人○壬寅○癸卯備邊司覆啓
曰延日縣監鄭晚錫上疏兩陳六弊其一役弊事鄉曲遊手之圖避軍役者僞
冒百端倚托多門蓋括之苦偏歸於下戶殘氓此專由於紀綱之漸壞名分之
日紊而聖人所云患不均不患寡者殆乎近之戶布口錢之議由來已久而係
是大更張大變通尚今因循未有定論原疏所陳不害為因勢救弊之論而第
念均廳選武之設行都試收捧罰布雖出於勸懲之意而行之既久未見實效
今此諸般投屬之類未必皆業文業武而假以虛名收其身布又如選武之為
則冒濫之稱號認作固有所納之錢木視同贖役名分益紊怨咨繁興反不如
據法任怨查櫛汰定之為名正言順疏辭今姑置之其一逃過十年代定限
太遠軍伍逃亡之限以十年始許代定蓋出於嚴防奸偽無得規避之意而虛
實每多相蒙隣族替受其苦誠為矜憫而邇來民習之厭避軍役日甚一日增
減年甲便作常事變幻生死尚且忍為嚴法而禁之猶患不能又從以遷改常
憲差減年限則潛匿他境假托逃走者必將相續而不絕民戶之移來移去互

受公牒自是法典而近日列邑未聞其如式遵行况以逃丁避役之類欲使其
告官受牒則其勢必不從令雖申明作統之規嚴立容接之律恐有徒法不行
之歎逃限則仍舊施行其一大典功臣正勲子孫忠義限九代事此弊防禁不
甚為難而道臣循例看過循例反關各邑又從以循例到付循例頃給畢竟說
弊無邑不然與其說弊於舉行之後曷若塞源於舉行之前乎勲府關文例由
巡營反關時以來歷譜派的實與否即為查報之意嚴飭措辭如有偽冒之類
降定苦役則勲府之關文反或為查丁之一助有何一分難矯之事而輒煩上
陳乎以此分付其一訓局兩營砲保步兵城丁水軍後錢七十一州各自不同
事各營各司所納之布其為出於民則一也精廉長短宜無不同所謂後錢勘
債即是馱運之價紙墨之費始因責出之無處雖不得不有此循襲之例而大
體言之俱係猥瑣名色一切矯正而以元納則需用之緊歇既殊收捧之規例
隨異至於雜費之多寡亦由於窠目之繁簡程道之遐邇則物情之不齊固其
勢然也軍門所納係是養兵之需苟非大加更張別般區處則姑難頓革近規
而他司所用則除戶曹事例所載各項稅布貢布之以四十尺為準者外並一
遵舊制均齊其升尺雜費之流來已久者雖不得悉令減除作為劃一之法若

其憑藉操縱科外誅求之弊年來飭禁非一非再而更考勤慢隨現論勘其一
訓局陞戶抄上資裝有弊事訓局陞戶乃是輦下親兵武年抄上法意至嚴城
市之油滑不及於鄉野之老實戚氏新書已有所論其在簡軍伍重宿衛之道
決不可以些少民邑之弊遽然容議於通變之方置之其一賦弊事田賦之不
均莫甚於近日惟正之貢稅雖遜什一非泛之科率不啻倍蓰生民困瘁誠可
哀痛先以兩南結役既命次第釐正德意所及實惠可究今不必更為行會以
致架疊姑待各該道舉行而處之大同木升尺之漸就細長其來已久先正臣
宋時烈亦嘗痛陳此弊請復定規而向日聖教特命一遵法式則有司之臣自
當奉承對揚而俗習不古汰靡相尚若不先祛是弊則藉使如式收捧貢人之
羣起呼冤姑舍勿論邑吏之從中操弄亦必多端所言者經法所請者元式不
可自廟堂持難無論見據布及鋤尺鑄送詳考法式施行至於納布時民人邑
吏之自尺與否惟在於官長隨時舉行之如何不可硬定令式以此意分付該
廳該邑其一本道火田事火田之隨起隨稅自是法典所納之不均似由於隨
種徵稅折錢代捧之致雖難用劃一之法而至於勒定稅摠以致冤徵之說誠
極訝惑依所請使之逐年踏驗從實執卜移東補西將此充彼其一沿邑公作

木錢下納事菜府米木錢輸納也情費之猥多捧上之濫雜苟如所陳誠極可駭色木鑰尺之留置一欵並許施米條之守令領納自是應例夫執禁之而不為必待上煩陳請而後始乃行之乎大抵守令苟有愛民之實心則自當領納既自領納則至如量斛之節無論邑吏自量與否隨事徃復於該府可使公而無見縮民而無濫費以此嚴飭於該道該府其一元帳旱田之不得給灾例也翻耕之田未聞如式出賦新起之土每多有名無實而獨許反水田之給灾則虛實相蒙民未受惠吏必滋奸一通改量之前有難遽議置之其一糶弊事衙門之合錄度支穀價之一遵詳定疏論誠為得宜而廟堂亦嘗承命講究者也或因事勢之掣碍姑未及斷然施行而爛加商確從後稟處吏逋之分等勘律自有關和只當按而行之而已不可加減於其間而有逋而不能發覺罪在該倅發覺而低昂法律罪在道臣至於徵族之弊以吏逋而混侵平民無該吏之勘律與否大是法外而此亦禁自一邑則其效即著泛飭該道則空言無補按劾各邑之責自有道臣按劾營邑之道又有繡行先自本邑痛革謬習風勵他邑事分付其一大同儲置事常賑米之移作儲置非但經用之苟簡不得優數除留亦由放下之無節以致逐等冒減故元穀見縮不得不推移充補而至使

小民受弊矯揉之道惟在於京外之互相照管務以節省該廳需用即是貢價有難遽議裁減而外邑用下使各該守令隨處撙節俾無如前冒濫之弊至於漂俵供米補縮實為沿民切骨之癩此等處大同儲置條不可不着意優劃以除一分民弊以此分付該廳其一海弊事漁鹽船稅之無得減撻查現代頃付之道臣者蓋欲減舊增新得此充彼使民無冤徵稅不見縮而前後飭教之下廢簾破船侵及隣族之弊猶復如前徒煩關飭反損紀綱至於營屬邑吏之科外誅求多由於比撻有餘之邑賂營屬而要其勿加比撻不足之邑賂營屬而要其減額海民爭頭而收斂邑吏藉口而分利道臣若能親執無使容奸則比撻不足之弊庶幾因此漸祛而外此侵漁亦當不令而自戢所謂洋中去處隨其去處而收稅自是法意至於興海延日長警漁場地界相接無得疊稅昭在事目而乃有此校吏之作奸云爾則外此他邑侵漁乾沒之弊可推而知稅安得不縮民安得不困以此分付俾知白徵之所由起營邑之所自警三邑漁場違式疊稅者嚴飭禁斷依事目施行其一山弊事近來松政日漸解弛無論公田私養到處童濯誠非細憂而葛坪等四處錄案既久則有不可遽然革罷此則置之仍令申飭禁養俾有蔚然之效其一篆弊事本道篆弊言者多矣而御

藥事體至重况此羅縶一種非土產則不可以副其名而奏其效作貢之論非
今斯今而終不敢容議於通變者良由於此藉曰今日所進多有京買不謹之
罪在於道臣不當因此謬習輕改正供此則置之至於審藥參商之符同黜退
元價外雜費之多過三十金俱極驚駭另飭該道此後科外之費果如疏陳則
自各該邑報其實數於營門該審藥令道臣狀聞嚴繩掩置之守令一體論勘
重繩○甲辰大司成李始源上疏曰師儒重任非臣所敢冒據而辭免無路冒
没行公則竊念堂堂黌舍不聞絃誦之聲而只售傾軋之習濟濟儒衿未見修
躬之羨而徒長紛競之風臣實有慨於此妄有意於整釐矯揉之方忽於近者
因儒生韓應謙應試文字有數三儒輩挾摘其句語抑勒扭捏粧成無理之說
謂之誣悖大賢橫生鬧端其意本不在於韓也甚至於倡為讟言侵逼臣身投
書罵辱開罷試場故略施儒罰隱忍含濡冀其自底寧靖不料儒生輩去益礮
激屢投通文於太學稱以聲罪應謙而詆詈臣身殊無倫脊末又作輪示之所
通行一世醜辱狼藉殆有甚於街童巷豎之狂詬亂嚷似此變恠實古今之所
未有也臣固不足言顧其職則乃師儒之長也臣既辱身又辱官又辱朝廷尚
何顏面復以見職自居伏乞亟行鑄改教曰觀於疏辭以儒生之醜辱狼藉為

難冒之端如非曉俗之爽傳則名之為儒生其可詆侮師儒之長以壞賢關首善之習乎到今事面泮長但當勉出其儒亦宜勘罪即令館堂往至泮宮招諸生諭以義理責以道理真有醜辱者必當自首矣夫周官之制簡不率者移之左不變又移之右如初禮又不變移之而不齒此正合於尊聖廟嚴師席待多士之義以此分付○乙巳行專經文武臣殿講○丙午始徐有隣之為廣州留守也以支放不足貿穀於本府兵丁所在十六邑分糶取耗纔數年而民邑甚弊上嘗責有隣有隣請還賣其穀以其錢營置屯田教曰以搃還之布在畿邑為畿民切苦之瘼加之以無前之南城還穀於不知搃還之處心常悶之春間先令半分猶不若不分之為便還賣之請甚當依此為之○太學諸生捲堂成均館以其所懷啓言臣等伏見前大司成李始源疏有曰堂堂黌舍不聞絃誦之聲而只售傾軋之習夫傾軋云者不顧義理之所在而異己者斥之無論是非之如何而異臭則擠之之謂也臣等雖甚無狀自念平日實無此箇風習而泮長之言何為而至也臣等竊自思惟向日申若樞之事誠一大變怪也凡今人心日以益陷世級日以漸降一部春秋雖云無地可讀而凡有血氣之倫孰不知夷之可攘華之可尊而噫彼若樞抑何心腸萌於心而筆之書汗我四

百年冠裳之域耶臣等必欲齊聲致討勉出洋任之際或有激慨之舉往復洋長之時不無煩屑之嫌洋長之以臣等為傾軋者其以是耶若或不然則向者御題試士之時竊承聖教下者始覺有子若之尚稽陞配實為缺典而我聖上之曉諭諸生實出百王之高見臣等所當將順之不暇故又將不日治疏往復洋長則洋長姑徐徐云尚今遷就洋長抑以是為傾軋耶若樞頌彼之罪人可得誅則臣等之請必不以為傾軋也有子配聖之典士皆欽聳則臣等之治疏必不以為傾軋也臣等左右思量終未知傾軋二字之目而師儒之長發諸章奏之間勒歸傾軋之習則臣等得此指目而以何顏面晏然入堂乎命諸生勸入○丁未○戊申○己酉展拜 景慕宮○次對于齋殿 上曰今日次對不必於齋殿為之而此日此地之召見卿等蓋有深意子於御極之初元朝參以汰冗兵裕民食之意有所播告而臨御二十餘年別無實惠之下究者自視歎然實有有始無終之歎近因華城軍制之變通竊取張橫渠井田先自一方始之義移屬五邑特行蠲役之政大抵本府設施專出於為所重其所拱護之道必欲靡不用極而保障莫先於人和今此納布軍五百名束伍軍五百餘名餘丁軍二百餘名並為減額兒別武士蠲減之數又為千餘名六斗四斗之役

各減一斗而減斗減額之數合而計之則殆過萬餘石矣惟彼千餘軍民得蒙蠲減之實惠舉皆歡欣而悅豫則其為人和孰大於是一則為所重二則為所重而不言之中自有感通之理故今此草記節目之不於禁中啓下而必於此地者蓋予不敢自有歸昔日之微意也昔漢明帝嘗上陵召會計吏先儒有非之者而齋殿所重稍別於 太廟故在昔 先朝亦於 毓祥宮時設講筵今此賓對之行於此地者亦不為無據矣○壯勇外使徐有隣啓言外營附近五邑軍兵合屬節目今將啓下矣親軍衛別將番將長樂衛衛將部將當為正職其差出箇滿遷轉之規宜有定式至於自外營自辟移送兵曹入啓受點等節亦當一體定式矣兵曹判書李時秀曰親軍衛別將番將長樂衛衛將部將既為實職自外營備望以送臣曹待開政差出若有時急舉行之事依禁軍將例草記口傳啓下而朔數則別將以二周年箇滿番將衛將皆依禁軍將例以十五朔準外使將毋論叅上叅下當以久勤次次收用勿定外限為宜從之○諭壯勇外使曰子聞兵家有五經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所以德化也天所以惠覆也地所以慈愛也將所以經紀也法所以制作也周因井田以定兵賦漢軍南北以統中外唐置府衛以兼兵農及至我朝叅酌三代之

懿範創置五衛之總轄舉海左方數千里荷戈負羽之徒莫不隸焉既嫻擊刺又樂耕耘以至德流於慈惠而化行於經制間者軍營出而五衛罷則古今之不相侔不翅若星淵而夫耕不食婦織不裳且二百年于茲矣今壯營之設於京師而為內營於華城而為外營一以拱王都一以衛仙寢而壯營與親軍之號昉於五衛中屬衛即關北子弟之所隸也有義關以北土為我家豐沛之鄉而因華為城奉我國廟視之如豐山沛水故內營外營表裏相攝而先置壯勇次立親軍蓋亦述先師古之微意也軍志不云乎魏秦之武銳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既設營矣當有以定軍制矣既定制矣當有以得人和矣量之時宜參之民情詢之屢稟議之廊廟於是乎先從外營而祛司哨之名存衛部之制管五邑之衆立四門之衛華城之需米減而為三五之差屬邑之簽額除而得一千之數衛以令其部部而令其隊如環之循如星之拱以拱我億萬之鴻基而減米除額之效得以周遍畿南黍庶貧殘老弱之類杼柚無空蓋藏有餘莫非我昔年盛德至善字邨元元之攸暨攸霑也躬詣景慕宮行展拜禮庸寓有事則告之義仍御賓對於齋殿僉謀詢同制置略定一曰龍仁振威安山始興果川五邑軍搃並屬之外營抄出步軍十

二哨略倣周師之彌縫齊旅之編伍而合外營十三哨以為二十五哨餘丁付之守城軍制二曰右項屬邑凡出於軍而納於京師各營諸司者亦皆付之外營用為軍需減其情債以紓民力京納則給代而令兵曹均廳舉行三曰華城有兒別武士千有餘人即流來之謬規也兒弱簽丁自是法禁兇本府標準於四方者乎謬規特為永罷四曰納米軍之分奴良例捧六斗三斗而華城則六三之外又有四斗者六斗四斗者並減一斗使居華土而應華役者只有三五之差以準糶民蠲耗之式五曰五邑軍民當新屬之初宜加軫恤俾免隣族之侵徵東伍軍五百一十納布軍四百九十特為減額此是大綱領也節目之詳即有司存惟茲之舉一舉而衆美具焉三輔陵邑強幹弱枝之長策在此萬年湯沐輕徭薄賦之良規在此一區邱井足兵裕食之盛典在此○備邊司以壯勇外營五邑軍兵節目啓華城之設外營為拱護仙寢也掌以郡邑衛以士馬自昔伊然可按而知漢太上皇陵置邑曰萬年高祖長陵之邑戶過一萬武帝茂陵之邑為一萬五千戶宣帝杜陵之邑為五萬戶乃命三輔共衛五邑而兵衛之稱則如壽陵亭部永陵亭部是也唐太宗昭陵分雲咸二邑而為醴泉之縣及至鳳陽基運之盛遂設皇陵衛祖陵衛建官以總其權封地以表其尊于

以壯軍容而鞏王基則今此因華為城奉我珠邱聖心之所瞻慕民情之所依歸有非尋常關防之比既置行宮又築崇墉不以元帥而鎮之列郡而衛之則節制只在於一境體貌反遜於三都烏在其屏翰輔車之義也哉於是陞為留守仍管外營而四面五邑次第移屬如星之拱如輻之湊軍制則置親軍衛幾人入防軍幾哨合于內營之騎幾人步幾哨五千兵馬允叶于外都監之舊稱而仍以本府暨五邑軍官餉保束伍之類作為城丁駐隊遊兵攔後之軍俾專派守策應之責而先從外營去哨司之號效衛部之規以寓井田試一鄉之意而卒不可勝用矣蠲恤則遷徙賜復為十一年遠餉減耗彌億萬世無異於家授餐戶饋漿而特軫軍保納米不齊之苦兒弱襲謬之弊本府之近萬原額納六斗四斗者併人減一斗一千別武士之以兒稱號者全減其數五屬邑軍保之分隸京師被擾於簽括積困於誅求者併令移屬而仍減納布軍束伍軍合千額自近及遠均派遍暨惠澤到底浹肌衆心從而成城喬山松栢拱護增重而四方為之會同萬代為之瞻仰非但內外營之相須五屬邑之䟽附壁壘輝光體勢鞏固而已矣苟非大聖人達孝宏謨準于海而極乎天其孰能與於此哉癸丑以來諸般事例非不詳備而設施之鉅惠澤之廣於今為最不可無一

通文字大臣諸臣奉承聖教會于籌司彙輯外營前後事實仍與入防城守操鍊等項撰出節目條列于左以為永久遵行之地一我東軍制始朔義興之三軍唐宋之府兵禁廂千古同規而三軍變為五衛定部統而作選井之法搃民兵而成寓農之規逮夫設軍門置營司而衛法廢焉此古今之異而隨時制宜者也蓋此外營素稱畿輔重鎮而司哨制置取倣訓局士馬精強節制整肅矣弊癘漸滋虛伍居多戎政之踈虞非復舊日規模乃於癸丑陞營之初講定軍制而聖念先軫于此以步軍二十六哨半抄正兵而入防行宮半降保軍而收米支放貴精之義戶保之法併行而不悖此其設施之大槩而龍仁振威安山始興果川五邑軍兵次第移屬仍抄五邑東伍之精壯增置十二哨併前十三哨而準二十五哨以成一營五司又以本府及屬邑民兵初為守城之制互相分隸自合於古之衛法此所以改司哨而定衛部者也以一營分前左中右後五衛而通稱長樂衛管五部部領三統守城軍制各以信地門號為衛名東曰蒼龍衛南曰八達衛西曰華西衛北曰長安衛衛而分部部而管統統而率掣長掣夫又以通衢遊兵居中而稱新豐衛併為分屬於長樂五衛俾受節制今則內營外營軍搃合而計之恰為五千表裏相須形勢相連拱護增重緩急有

恃依此變通實合事宜一長樂前衛正兵則本府南境所在長樂隊六百三十
五名屬焉而管下五部將各領一百二十七名城丁則南城八達衛隸焉而本
府南境所在八達隊一千一百四名前左中三部各領三百六十八名振威八
達隊七百二十名右後一部各領三百六十名本府八達隊二百四十五名振
威八達隊二百六十五名正門及南暗門西南暗門角樓水門雉城敵臺烽墩
砲樓舖樓等十三處加派本府八達隊三十九名統長十二名梁長二十七名
振威八達隊二十六名統長八名梁長千八名磨鍊振威八達隊一百八十四
名衛將部將統長各色標下並火夫磨鍊合軍二千五百八十三名一長樂左
衛正兵則龍仁所在長樂隊三百八十一名振威所在長樂隊二百五十四名
共六百三十五名屬焉而管下五部將各領一百二十七名城丁則東城蒼龍
衛隸焉而本府東境所在蒼龍隊七百三十六名前左二部各領三百六十八
名龍仁蒼龍隊一千九十六名中部領三百七十六名右後二部各領三百六
十名本府蒼龍隊四十名龍仁蒼龍隊一百五十名正門及砲樓舖樓雉城弩
臺空心墩等七處加派本府蒼龍隊二十六名統長八名梁長十八名龍仁蒼
龍隊三十九名統長十二名梁長二十七名磨鍊龍仁蒼龍隊一百八十四名

衛將部將統長各色標下並火夫磨鍊合軍二千二百七十一名一長樂中衛
正兵則本府水上各面所在長樂隊三百八十九名龍仁長樂隊一百二十三
名振威長樂隊一百二十三名共六百三十五名屬馬而管下五部將各領一
百二十七名遊兵新豐衛隸焉而龍仁新豐隊二百七十五名安山新豐隊二
百五十名始興新豐隊二百十三名振威新豐隊一百七十名果川新豐隊五
十二名合九百六十名四城通衢部將八員各領一百二十名果川新豐隊五
十六名衛將部將標下磨鍊合軍一千十六名一長樂右衛正兵則本府西境
所在長樂隊三百六十一名安山長樂隊二百七十四名共六百三十五名屬
馬而管下五部將各領一百二十七名城丁則西城華西衛隸焉而本府西境
所在華西隊一千四百六十四名前左中三部各領三百六十八名右部領三
百六十名後部則領安山華西隊三百六十名本府華西隊三百二十名正門
及角樓暗門雉城砲樓舖樓弩臺空心墩茅十一處加派本府華西隊五十二
名統長十六名梁長三十六名安山華西隊十三名統長四名梁長九名磨鍊
安山華西隊十五名本府華西隊一百六十九名衛將部將統長各色標下並
火夫磨鍊合軍二千三百九十三名一長樂後衛正兵則本府西北境所在長

樂隊二百六十六名始興長樂隊一百六十九名果川長樂隊二百名共六百三十五名屬焉而管下五部將各領一百二十七名城丁則北城長安衛隸焉而本府西北境所在長安隊一千四百六十四名前左中三部各領三百六十八名右部領三百六十名後部則領果川長安隊三百六十名本府西北境所在長安隊二百二十四名果川長安隊一百六十六名正門及水門角樓暗門敵臺砲樓舖樓等十處加派本府長安隊五十二名統長十六名梁長三十六名果川長安隊十三名統長四名梁長九名磨鍊果川長安隊一百八十四名衛將部將統長各色標下並火夫磨鍊合軍二千四百六十三名一長樂五衛每衛一衛將五部將三統長九隊正衛以令部部以令統統以令隊屬五衛每衛一衛將五部將二十統長四十五梁長衛以令部部以令統統以令梁長梁長令梁夫互相統攝挨次承接一內營外營表裏一體軍制規模宜無異同故長樂隊以二十五部磨鍊而五部之未即團束者恐非重戎政之義五邑所在禁御兩營正軍自是上番鍊習者兵部所管上番騎兵亦皆有根着良丁一從五邑實數就其資保中抄出精壯使之編伍於長樂隊未充之五部則軍保無無布而有布之弊衛隊不期壯而自壯依此施行實合事宜長樂五衛既準各五

部之制則入防軍數當為加數磨鍊俾均休息初年三部翌年二部添付元入防以為分數加排之地一軍兵之入防者休番時收米雖是各營之例因特教不為磨鍊以示優恤之意一長樂五衛扈衛行宮時前左右後衛相連環衛而中衛則四衛之內重層環衛列陣則四衛為外壘中衛為子壁而臨機應變一聽調度一幸行時斥堠伏兵以屬邑所在新豐隊出用長樂隊勿為舉論一長樂隊初頭團束在於癸丑陞營之後而或多苟充未知其十分精妙當此軍制大更張之時不可因循置之殘劣不合之類次次換定以壯軍容追團束軍亦必以有根着良丁各別抄擇編戶之意嚴立科條一長樂隊服色一依癸丑啓下節目戰中青狹袖着氍衣磨鍊一長樂隊毋論本府屬邑新軍舊軍從其所居之界魚鱗作隊一長樂隊依內營左司鄉軍例定行月課而朔數規矩一遵內營定式施行入防當次之隊勿為課試一牙兵以各邑東伍餘在分作三部每部一百二十名式並標下五十名而合四百十名磨鍊團束兩部將則將校中差出將則以曾經首將校中有履歷者差出領率屬之外使攔後一每年隨駕時攔後牙兵有難全數出一從次第輪回叅陣而調發部數別單稟旨一今之五衛將部將既是實職則長樂五衛衛將部將之為軍衙者有非衛部舊

制衛將部將差出時自外營擬望移牒兵曹以為開政時差出之地而衛將以十五朔箇滿叅上叅下部將勿定必限事一依今番筵稟定式施行叅上叅下不可不定窠數叅上十三窠內五窠本府宣薦堂下朝官三負部守薦堂下朝官二負差出四窠屬邑宣部守三薦堂下朝官輪回差出二窠內營額外壯勇衛前衛差出一負知殺教鍊官中差出遙領二窠外營知殺教鍊官中及親軍衛正領中各一負差出兼帶叅下十二窠內八窠本府宣薦堂出身五負部守薦堂出身三負差出二窠屬邑宣薦堂出身一負部守薦堂出身一負差出而自軍多屬邑為始次分排輪回二窠內營額外壯勇衛出身一負及將校中有薦堂出身一負差出遙領而內營之遙領者常時則雖遙領而入防及習操時並為下去以為領軍舉行之地一部將二十五負既為實職而叅上叅下定其窠數內外營及屬邑從多寡通滿差出則久勤一欵當為磨鍊叅上久勤則雖不定其箇滿不計朔數太無界限滿三十朔後始許遷轉於軍器寺主簿一窠及訓練主簿自時任哨官仍差者並計前仕而此是軍器寺訓練院間次差出者軍器寺窠當次者未遷轉之前勿為遷轉於訓練院之意定式施行叅下則既有與內營間二都目輪回初仕一窠及原定內營哨官遷轉一窠從其久勤次第調用

事一體定式而屬邑窠及內營遙領者公役之間歇事務之閑漫不可比論於境內土着城底築室者之勞苦則其於久勤遷轉之際亦當有遲速緊慢之別本府之築室土着者一從久勤次第施行屬邑窠及內營遙領者毋論叅上叅下並越三次許其久勤遷轉而近來本府築室毋論朝官出身閑良太欠誠實虛偽多端此等之類曾或有冒占哨官者剽即摘發削其前仕越六次許計久動以為別主容杜後弊之地內外營知毅教練官之兼帶親軍衛正領中差出者各有其廳久勤只許遞兒職陞付久勤則勿論一用兵之法毋出乎陰陽五行而經緯竒正是也一自廢衛制而純用戚法弊在偏重兵家病之蓋新書所載明其陰陽牝牡之義以寓長短兼濟之法而終不若衛制之表裏相連大小相包分合方圓各適其宜而經緯定位五十居中者今以衛部專尚戚法則或近於支吾拘泥戰隊駐隊正軍遊軍之制成出一統笏記與戚法兼加肄習以為循名責實毋或偏廢之地一衛制之所貴一則作統便於選伍一則寓農利於裕兵農隙之分五番入防終近於鋤耰棘矜節制未易今於城內外團東一部軍自二月至九月而八朔則分番入防於營下使之作農於屯田而耕耘之暇略習進退原入防時幾名式分派於各部以為教一成十之地一內營既不

置中軍而以別將兼行中軍之任則當遵用是例而既復衛制之後又行營司之規終非循名責實之義略倣衛制別置外軍摠制以為承接軍務之任而若備其官有違於內營不置中軍之制外使以親軍衛別將隨時傳令使之兼行一長樂各衛將部將既是實職則親軍衛別將及左中右將以軍啣施行者恐非同其制之道謹依國朝舊制別將以祿官磨鍊定為實職而毋論京外以亞將以下兵使以上素有聲望人另擇擬望而別將既為實職且兼行摠制之任則其所差出於內於外不可獨專外使備望同議於兵曹判書以為停當排擬俾重體面之地左中右將亦依禁軍將例以實職施行而左列中列右列將以一番二番三番將改號別將番將俱於開政時差出而或有時急舉行之事依禁軍將例口傳差出前帶之本府中軍禿城守將並令減下禿城不可無守城之人以禿城別將稱號別為差遣一內營善騎隊既以三哨磨鍊則外營不可異同親軍衛加選一百人以準一番二番三番之制而五邑既令移屬則當令五邑分排擇定以為慰悅武士之道而五邑充選有未可必六十人隨其邑之大小以出身閑良之可合宣部守薦者另擇抄填其餘四十人以本府人差出分授馬匹一依節目施行馬隊專尚射技而癸丑節目中取才一欵不為舉論

者終涉踈漏此後則新差之類必令試取入屬而取才節目令外營參量磨鍊
成出修啓以為遵行之地一守城時外使揔領軍馬有難專意於應接登陴之
役以本府判官差定管城將一蒼龍衛將龍仁縣令八達衛將振威縣令華西
衛將安山郡守並依前差下始興果川軍數懸殊以果川縣監換差長安衛將
始興縣令移定協守衛將屬之甬道而新豐衛衛將則本府境內堂上內外將
已行朝官部將堂下朝官或出身差出而屬衛各部將無論本府屬邑一從軍
在邑差出各衛將管下部將統長參互本府屬邑所居之人而差出則所用非
所養發號放令或致齟齬扞格恐非節制之道此則部將以下隨其所管衛凡
係軍務一切關由毋敢違越以嚴師律一四城衛將既以龍振安果四邑守令
原定則部將以下宜有一定之例各城信地本府軍磨鍊處以本府境內堂下
朝官或出身宣部守有薦者差下統長以各里常時定置統長中擇其有風力
可堪者差出掣長則以統內軍官隨行中稍解事務者差出使之各領掣夫以
為從信地登城之地牆內及中鋪舍將各處墩臺將將校中有履歷可堪者另
擇差定屬邑部將以下差出之規亦依右例施行一各城衛將信地在於東西
南北正門派守之法當自門平分將領居其中而本營城制既非四面方城則

各門相距迤直懸殊且各邑軍數多寡不一自多掣碍則不可不自前門平分至于後門以寓合頭合尾之法八達衛將左門右後二部擺向右止于西南暗門西第二堞前左中三部擺向左止于烽墩北第五堞蒼龍衛將在門前左中三部擺向右止于烽墩北第六堞右後二部擺向左止于北暗門東第九堞長安衛將在門前左中三部擺向右止于東暗門東第八堞右後二部擺向左止于北鋪樓東第一堞華西衛將在門前左中右四部擺向左止于西南暗門西第三堞後一部擺向右止于北鋪樓東隅新豐衛將信地在十字通衢每面各二部式擺列以應四城一本城週回為四千六百步以每五步一堞磨鍊則當為九百二十堞而城身之外週女堞之內匝不無三十六步贏縮者故以九百十三堞計步磨鍊排丁分授則四衛信地以步則一千一百四十步以堞則二百二十八堞而餘一堞附之東城而梁夫以每梁八名磨鍊一四城加派軍則南北門各一百名東西門各七十名上下水門各六十名四角樓各五十名南暗門西南暗門各六十名內鋪舍中鋪舍及東西北暗門烽墩各四十名砲樓舖樓弩臺敵臺雉城空心墩各二十七處各二十名磨鍊一四城各衛各部統長梁長梁夫新豐衛新豐隊協守衛協守隊并駐隊策應兵及各其所管標下

火夫加派而磨鍊都數為一萬一千七百二十八名此外作隊餘軍本府一千六百十九名此則無論城外各處墩臺及伏路塘報臨時排定至於各邑保屬及移來移去之類令外使申飭守令詳加爬搨一從實數名以餘丁而亦載之統案俾無從中道遺漏一遠斤墩謹烽火即兵家要法本城形便東城之外人家少山脊橫巨而光教深谷白雲捷徑在兩當慮迎華察訪設置北城之外姑無割着信地差定斤墩將使之領率本驛作隊軍一部扼守於龍淵上蔡巖墩臺而自門巖至艾峴下五處墩臺亦以五十名軍置將領守而一聽節制於斤墩將俾得以臨急報警隨機應變八達以西平野曠漠間路交錯而孰知山墩臺高陽洞屯舍後岡墩臺處在要害俱合關防並南水口龜山墩臺而依東墩倒置將卒守警以為連梯於西城弩臺又貯水於西屯堤堰以為連北屯水田而通萬石渠遮截要路以寓前左水澤之義一要行衛制當先統法古之衛法五人為伍五伍為隊五隊為旅而置一統長戶法則五家為比百家為里於斯兩者折衷參互五家各定統首百家置大統長統內凡事一切勾管專責委任申明舊制然後簽丁無搜括騷擾之弊團東有魚鱗作隊之效可使兵隱於農而統領有素一今此啓下節目事體自別而但其論列舉其大體而已外此

細瑣條件外使與屬邑守令衛制統法多般講究毫分縷析鑿鑿中窾然後可
以永久遵行無至廢墜假令每面內從某至某計家分里以成統案以其統案
某面某里屬之某城幾家幾丁屬之某堞毋論本府屬邑使大小軍民咸各知
其信地俾不至臨時紛錯而以為緩急得力之地一城內及城外附近人戶勿
入於城丁都數之中除各項標下校卒吏奴外毋論士夫軍民男女老少別成
案冊常加約束聞警登城各守信地而計梁分守數不相當以雉堞譙砲弩臺
等處作為信地一各城信地一從該邑軍丁之多寡而與本府軍丁分排磨鍊
之際每衛部數或有彼此長短不齊之弊毋論本府軍屬邑軍每城衛將以各
部軍數分其前左中右後僅標下軍及火夫而都計數交成出都案一上外營
一上城所而常時團束則以地方各統專責舉行一駐隊策應兵四部每部一
百名僅標下五十名磨鍊而將及部將依他衛將部將例差出將則以策應將
稱號四城每面以三伏三塘磨鍊而每伏一將五卒合軍六十名每塘二名合
軍二十四名一火夫每統各定五名俾管每梁懸燈燃炬炊飯等事一舖舍之
設置於牆內及城上專為拱護行宮墩臺之分設於山上及平野亦係緩急報
警雖在常時內外舖舍六處依近日定式各置二卒分排派守墩臺如龍淵門

巖艾峴龜山孰知高陽等六墩各定一將二卒以為常加警守之地一守城器械則每一梁懸燈一盞梆一口鳥銃一門或快槍一枝少則一門短槍或斬馬刀一把大小石子一百塊式分授而刀釜棍弓矢火夫次知每五梁置狼機一位梁一位水缸一口每城門下置大將軍一位或二位每十梁置大石重二百斤或一百五十斤者三塊一屬衛每衛各差官將校二員標下則棍杖手朱杖手令旗手巡視手門旗手喇叭手大角手大砲手號笛手燈籠手帳幕手書記各二名認旗手鼓手鈺手鐸手別破陣各一名每部將各差官將校一員標下則認旗手棍杖手鐸手大砲手鼓手帳幕手書記各一名統長旗手各一名甬道協守將新豐衛將各差官一員標下則令旗手巡視手棍杖手門旗手喇叭手號笛手各二名認旗手鼓手鐸手鈺手大角手大砲手別破陣書記各一名部將標下依屬衛部將例磨鍊而各城大砲手一名斤墩將策應將牙兵將標下依協守將例磨鍊一始興軍四百七十三名內三百四十名甬道六十八墩每墩五名式分授而差出左右部將分領一百七十名每部各定四統長以為挨次節制之地梁長十二名火夫四十名協守將標下五十二名部將標下十二名統將旗手八名磨鍊部將差出之規統長團束之法依他屬邑例施行一城

操時守城軍之赴操者從其道里遠近日子多寡減其身布俾助糧資一外營軍保名色浩汗受弊多端從今以後各樣軍官並稱除番軍官各樣軍保并稱餉保俾一其名號簽丁收布之際毋或有雜亂之弊而毋論本府屬邑軍官隨其所屬五衛之號各稱某衛軍官軍保則亦依軍官例以某隊作名而從前軍官中喪頃者依例懸頃毋或侵徵各其名下遭故日月消詳懸註於統案中以防面里任輩奸偽一本府軍保之外又有禿城軍保各自分屬名色甚多而但散在各處之故本營近處居生者隨軍兵付之禿城禿城近處居生者亦如之則及今作統之際不無掣碍之端一境軍保既已一其名號則從其名數多寡幾面幾里付之本城幾面幾里付之禿城各成案冊俾無如前混雜之弊一五邑所在新豐隊及牙兵自是東伍正軍中團東者不為行操之年官門聚點四城各衛所屬八達隊蒼龍隊長安隊華西隊既已作統各從附近從便聚會以為統點之地而守令必親執舉行俾無疎虞之弊一南漢大操時五營軍兵之晝行場操夜習城操此為攻守通用之良法而許多守城軍卒有難並赴場操合操之年自東面為始只以一面軍輪參面操之年使之仍參一駐隊策應兵及新豐隊與參操正軍無異各別抄壯團東場操時依例並參而城操時則計

梁分守故雖無方色號衣別無掣碍而場操時則與正軍一體着號衣持器械當該城將及新豐衛將各各分領相連札駐於正軍尾局以為承接號令之地一鄉武士則名以守堞軍官雖已成廳至於境內出身毋論宣部守三薦若干入屬於別軍官之外並與無薦出身俱無所屬處前啣將校則所謂自其廳錄置者踈漏居多以嶺南左右列出身作隊之法觀之大是闕典自今為始出身及前啣人負一並收聚錄案以為追後區處之地一僧徒之得力於守城或有勝於城丁龍珠寺既置搃攝團東僧徒付之外營間試砲放此與南北漢僧卒無異從附近使之協守於禿城以為加派計梁之地本城北光教洞口亦設小刹而凡百草創僧徒零星待其募得成就之後一體磨鍊加派於附近墩臺一禿城山城密邇仙寢犄角本城則拱護之責不輕而重且有各樣軍官軍保之屬於城者為二千一百二十三名此則使外使計本城堞數排丁磨鍊成出守城節目追後修啓一今此節目係是大設施比之前日規模宏偉小小條件以癸丑節目所載參互施行一軍丁之互相去來不以時居施行者大是痼弊今則本府與五屬邑既定統法申明舊制則稱以軍丁之各相管轄及其出用之時統內見存之戶移隸他邑他邑散在之伍反付錄案終非核實之政從今以

後斷以土著一從作統戶數施行而本府與五邑則許其互相去來一本府湯沐邑也軍制雖重人和為貴兒別武士其來已久而兒弱充定既係朝禁則況於本府尤不容仍置故一千名待命減額納米軍之良六斗私三斗自是諸路通行之規而本府保米之六五四三斗之差殊既失齊一之制見今大變通之際宜有優恤之典六斗納者七千四百七十九名四斗納者五百七十八名謹遵下教並為特減一斗使本府之內只有五斗三斗兩名色以為均平之地而各樣保米既係支放之需則不可不給代兩特減之數為米七百三十七石二斗以畿邑所在江都米三千石勅需米五千石耗條合八百石每年劃送外營以為需用之道一今此減額減斗之命槩以陞營後軍丁身米之比前有加特推優卹之恩俾為樂趨之地陞營後加出之身米為九百石而兒別武士一千名減額米二百石及六斗四斗軍八千五十七名各減一斗米五百三十七石零合米為七百三十七石零比諸加出之數不足為一百六十餘石而陞營後廣州之松洞日用二面移屬本府土地之加廣人民之益繁比前懸殊以二面土地之所出人民之所納較量於百餘石不足之數則不啻倍蓰自此軍丁有裕徭役輕歎一府軍民咸被盛澤一屬邑雖與本府差間所在軍丁今既專屬

外營之後宜有一體優恤技例軫念之舉五邑所在東伍軍五百十名納布軍四百九十名合一千名特命減額又以四邑餘丁保二百二十八名并令還給各邑以此額數其若均排普施則從今以後貧殘無隣族之苦老弱有蠲免之喜以此意知委五屬邑必親執舉行使大小軍民俾知朝家曠蕩之惠澤一良丁私丁役名各異徵納懸殊而近來諸路簽額之政率多混淆奸弊漸滋五邑新屬城丁餉保之中亦多有良私相雜之弊登城守堞之際雖不必區別而各自本邑良私二字一一懸錄於各其簽案名下收布等節一從法例毋敢違越有關填代之時亦必逐名詳查依前懸錄如有一名之相混現發於查點則當該守令論以重勘事申嚴定式一五邑軍保匠保通稱餉保僅屬外營其在軫恤之道宜寬其力而良私軍之一兩二兩係是加減不得者有難低仰而但後錢從前各司收捧之際惟意操縱多寡不一為軍民之苦弊久矣趁此合屬之初宜有一定之規以示優恤之意二兩納則二錢一兩納則一錢磨鍊收捧之意載之節目俾不敢違越且逃老故標債即不過紙筆所費而徵歛無節多或為三四兩少不下一二兩者有乖法意此亦以良五錢私三錢申明定式而故代則依年前朝令毋得徵捧事嚴立科條一五邑所在各司各軍門軍保所

納併納華城以除奔走誅求之弊而自華城移送京各司既多弊端亦開事面
京司所捧米布當為給代之數以錢為五千五百十二兩以均廳錢二千七百
五十六兩兵曹兼仕禁軍祿馬太價及關西小米價合二千七百五十六兩併
為給代一各司各軍門諸色軍伍匠保所納錢米布勿論多寡因特教一併給
代諸色保錢合五千三百六十兩自外營收捧者併屬之外營別為貯置以備
不時之需○本府軍額附 兖 城總數前在軍額無布良軍一千六百五十一名納
米良軍七千四百九名內需米軍二千名留坊軍七百二名減馬士二百四名
減馬保四百十七名保軍一千五百六十名輜重軍九十五名在家軍官一百
四十七名都案軍官一百一人邑別武士一千二百三十一名火藥庫別武士
二百三名禁盜軍官四百五十九人守堞軍官二百九十人納米私軍一千三
百五十九名內城馬保五十四名輜重保十名邑別武士三百名兒別武士六
百八十四名屯牙兵一百八十六名奴牙兵一百二十五名兖城軍二千四百
三十九名內別武士八百十九名兒別武士三百十六名保別武士四百名奴
別武士九十一名守堞軍官一百九十七人募入軍一百十六名募入哨軍二
百五十名壯抄軍二百五十名以上一萬二千八百五十八名內減額兒別武

士一千名本府六百八十四名實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八名時在軍額無布良

軍一千六百五十一名納米良軍七千四百九名納米私軍六百七十五名禿

城軍二千一百二十三名以上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八名內長樂隊一千六百

五十一名良八達隊千三百八十八名統長十二名長安隊一千七百四十名統

八名長三華西隊二千五名統長十六名長安隊一千七百四十名統

名八名長三華西隊二千五名統長十六名長安隊一千七百四十名統

十六名長三華西隊二千五名統長十六名長安隊一千七百四十名統

軍四十名私通用良實八千一百十六名餘在軍一千六百十九名禿城軍二千

一百二十三名○五邑軍額總數龍仁前在軍額無布良軍一百七十二名內

兵曹上番騎兵二十一名禁營正軍三十九名御營正軍七十二名壯勇鄉軍

四十名納布良軍一千一百五十九名內兵曹騎兵三百八十五名騎兵資保

六十三名諸色保二十四名有廳軍官四人訓局砲保一百二十九名餉保四

十名禁營官保四十六名資保四十二名御營官保二十八名資保七十七名

別破陣五名搃廳守堞軍官一人守禦別破陣七十九名牙兵四十四名忠勳

府忠翊衛三人均廳選武軍官四十九人掌樂院樂生保十二名校書館唱準

保五十一名軍器寺別破陣十名畿營標下保二十四名還給給代鄉軍四十

二名無布私軍六百二十五名東伍軍六百二十五名納布私軍八百四十七

名內兵曹驛保一百四十六名壯勇餘丁保六十名給代軍一百三十二名搃

廳軍需保五十一名壯批軍四名守禦軍需保三十八名別破陣保四名牙兵

四百一名畿營旗手保十一名以上二千八百三名內減額三百三名軍納布良

五十三名無布私實二千五百名時在軍額無布良軍一百七十二名內軍四

軍前已充定一勇解一百三十二名以禁御正軍兵曹上納布良軍一千六名內一

百九十五名各據資保及軍保中九十二名各據軍保中壯出社七百十九名

通作蒼無布私軍四百七十五名內八十名以壯勇餘丁及東伍中良丁二百

七十五名團東新一百二十名後牙納布私軍八百四十七名內九十七名

以壯勇餘丁及東伍中良丁七百五十名通作蒼以上二千五百名內壯勇鄉

軍一百三十二名良長樂隊五百四名良新豐隊二百七十五名私蒼龍隊一

千四百六十九名統長十二名操長二十攔後牙兵一百二十名私振威前在

軍額無布良軍九十二名內兵曹上番騎兵二十六名禁營正軍四十名御營

正軍二十六名納布良軍九百三十七名內兵曹騎兵二百三十六名騎兵資

保七十八名步兵七名諸色保三十名驛保五十七名補充隊一名有廳軍官

二人訓局砲保五十一名餉保二十三名禁營官保五十七名資保四十三名
 御管官保六十名資保二十八名搃廳屯牙兵二十名守廳牙兵三十四名把
 下軍六名軍需保一名別破陣七十三名忠勳府忠翊衛二十四人均廳選武
 軍官七十六人工曹匠保三十名無布私軍三百八十名內東伍軍三百五十
 四名把下軍二十六名納布私軍六百一十一名內兵曹驛保六十六名搃廳屯
 牙兵七十七名軍需保八十八名罷定軍六十四名壯抄軍六名守廳軍需保
 四十九名牙兵二百一名把下軍二十一名畿營旗手保二十名餘丁保十九
 名以上二千二十名內減額二百三十名納布良軍一百四十名實一千七百九
 十名時在軍額無布良軍九十二名以禁御正軍兵曹納布良軍七百九十七
 名內一百七十一名各搃資保及軍保中六百二十六名通詐八無布私軍二
 百九十名內七十二名抄出團東長樂隊一百七十名團東新四十八
 名攔後牙兵及東伍中良丁五百
 六十九名通詐八以上一千七百九十名內長樂隊三百七十七名良新豐隊
 一百七十名私八達隊一千一百九十五名統長八名梁長十八攔後牙兵四
 十八名私安山前在軍額無布良軍七十七名內御營正軍四十名壯勇鄉軍

三十七名納布良軍四百七十八名內兵曹騎兵二十九名步兵九名內吹保
 一名驛保十六名有廳軍官七人訓局砲保三十一名餉保四十六名禁營官
 保三十五名御營官保二十二名資保四十三名別破陣保五名議政府書吏
 保二十三名忠勳府忠翊衛三人均廳選武軍官四十二人掌樂院樂生保三
 名內苑匠保五名畿營旗手保八名永宗水軍五十二名長峰水軍三名還給
 給代鄉軍九十五名無布私軍五百二十七名內東伍軍五百二名隨率二十
 五名納布私軍三百九名內兵曹驛保三十四名搃廳壯抄軍一百二十五名
 軍需保五名七色保五十一名守禦軍需保三十名別破陣十名畿營牙兵五
 十名細樂手四名以上一千三百九十一名內減額二百五十五名
一五名無布私軍實一千一百三十六名時在軍額無布良軍七十七名內三十
一百二十名七名
查得開丁壯勇四十名
以御營正軍納布良軍三百四十三名內一百八
名資保及各樣軍保中九十五名
各樣軍保中抄出社一百四十名
通作華無
抄出團東長樂隊布私軍四百七名內六十五名
總廳七色保南漢別破陣及東伍二百五十名
團東新九十二名
攔後牙納布私軍三百九名內六十一名
別破陣及東伍中
豐隊
出良丁混入者抄二百四十八名
西隊以上一千一百三十六名內壯勇鄉軍

一百三十二名良長樂隊二百七十四名良新豐隊二百五十名私華西隊三

百八十八名名號表並入良私並錄後牙兵九十二名私始興前在軍額無布良

軍一百二十一名內兵曹上番騎兵三名禁營正軍二十二名御營正軍四十

名壯勇鄉軍五十六名納布良軍四百三十九名內兵曹騎兵資保五十三名

步兵二十一名諸色保十三名驛保三十八名有廳軍官八人訓局砲保五十

二名餉保十八名禁營官保十八名資保二十三名御營官保二十四名資保

四十三名搃廳守堞軍官五人忠勳府忠翊衛十一名均廳選武軍官四十八

司僕寺諸負二十一名掌樂院樂生保四名內苑匠保七名還給給代鄉軍四

十名無布私軍四百七十七名內東伍軍四百三名搃廳標下軍七十四名納

布私軍二百七十九名內壯勇餘丁保十五名搃廳標下保九十名軍需保一

百三十二名守禦標下保十三名軍需保八名畿營旗手保二十一名以上一

千三百十六名內減額二百三十名名納布良軍一百四十四名實一千八十六名時

在軍額無布良軍一百二十一名內五十六名查得調丁壯勇六十五名御正禁

各撥軍保中抄出壯兵團東長樂隊二百三名通作協無布私軍三百八十七名內三十四名

勇鄉軍前已釐正守隊

地驛標下軍保中良丁混 二百十三名 團東新 四十名 通作協 一百名 擲後牙

入者抄出團東長樂隊 納布私軍二百七十九名內五十名 擲驛標下軍保中良丁混 二百二十九名

通作協 以上一千八十六名內壯勇鄉軍一百三十二名 良 長樂隊一百六十

九名 良 新豐隊二百十三名 私 協守隊四百七十二名 就長八名擲長十二擲

後牙兵一百名 私 果川前在軍額無布良軍一百三十九名內兵曹上番騎兵

十名御營正軍四十名擲驛標下五十七名壯勇鄉軍三十二名納布良軍五

百三十七名內兵曹騎兵九十九名資保三十名步兵四十七名有廳軍官一

人訓局砲保六十一名餉保四十三名禁營官保三十九名御營官保十名資

保四十三名擲廳守堞軍官二人忠勳府忠翊衛三人均廳選武軍官四十三

人工曹匠保九名選給代鄉軍四十六名無布私軍四百六十五名內東伍

軍二百五十名鷺梁牙兵二百十五名納布私軍四百九十三名內兵曹驛保

一百八十名南山烽軍十四名擲廳標下保四名軍需保五十七名守廳軍需

保四十二名屯牙兵八十二名內侍府桑直十五名畿營牙兵六十一名細樂

手二十名減額牙兵十八名以上一千六百三十四名減額二百六名 納布良

四十六名無布 實一千四百二十八名時在軍額無布良軍一百三十九名內

私軍六十名 戊午

三十二名查得開丁壯勇一百七名以御營正軍兵曹騎兵總納布良軍三百

九十一名內四十六名資保中抄出一百名勇軍軍保中抄出二百四十五

名通計長無布私軍四百五名內三十二名者抄出團東長樂隊一百八名

新豐隊二百十五名自駕梁鎮前五十名攔後牙納布私軍四百九十三名內十

五名入者抄出團東長樂隊四百七十八名樂隊以上一千四百二十八

名內壯勇鄉軍一百三十二名良長樂隊二百名良新豐隊一百八名私長安

隊七百二十三名名統長四名攔後牙兵五十名私鷺梁牙兵二百十五

名私○五邑所屬各名色搃數龍仁校院生及各樣保率一千一百四十七名

各樣保率四百八十五名自本邑查振威校院生及各樣保率一百七十五名自本邑查安山校院生及

各樣保率四百八十五名自本邑查始興校院生及各樣保率二百五名自本邑查

果川校院生及各樣保率一百七十五名自本邑查○五邑所納各衙門

錢給代搃數龍仁無給代秩兵曹騎兵資保六十三名每名有廳軍官四人每名

二禁營官保四十六名每名資保四十二名每名御營官保二十八名每名

一兩元營軍自給代資保七十七名每名別破陣五名每名守禦別破陣保五名每名

代定於他邑次忠勳府忠翊衛二人每人畿營牙兵十一名每名巡牢保二十

四名每兩各衙門奴十七口每兩給代秩兵曹騎兵三百六十五名每兩步兵

二十名每兩諸色保二十四名每兩驛保一百四十六名每兩訓局砲保一百

二十九名每兩餉保四十名每兩搃廳軍需保五十一名每兩守堞軍官一人

二壯軍四名每兩守禦軍需保三十八名每兩別破陣七十九名每兩均廳

選武軍官四十九人每兩掌樂院樂工保十二名每兩校書館唱準保五十一

名每兩軍器寺別破陣十名每兩以上錢二千四百三十一兩內無給代六百

三十二兩除實給代一千七百九十九兩振威無給代秩兵曹騎兵資保七十

八名每兩有廳軍官二人每兩禁營官保五十七名每兩資保四十三

名每兩御營官保五十八名每兩畿管旗手砲二十名每兩給代秩兵曹騎兵

名每兩忠勳府忠翊衛八人每兩畿管軍給代資保二十八名每兩別破陣保二

二百三十六名每兩步兵七名每兩諸色保三十名每兩驛保五十七名每兩

又六十六名每兩訓局砲保五十一名每兩餉保二十三名每兩搃廳屯牙兵

二十名每兩又七十七名每兩軍需保一名每兩又八十八名每兩罷定軍六十

四名每兩壯抄軍六名每兩守禦軍需保四十九名每兩別破陣七十三名每兩

二工曹匠保三十名每兩以上錢二千一百三十兩內無給代五百七十二兩

除實給代一千五百五十八兩安山無給代秩兵曹有廳軍官五人每人禁營

官保三十五名每名御營官保二十二名每名資保四十三

名每名別破陣保五名每名搃廳標下保五十一名每名忠勳府

忠翊衛三人每人畿營巡牢保八名每名牙兵五十名每名各衙門奴一百三

十三口每名給代秩兵曹騎兵二十九名每名步兵九名每名驛保十六名每名

又三十四名每名內吹保一名每名訓局砲保三十一名每名餉保四十六名

搃廳軍需保五名每名守禦軍需保三十名每名別砲陣十名每名議政

府書吏保二十三名每名均廳選武軍官四十二人每名掌樂院樂生保三名

內苑匠保五名每名永宗水軍五十二名每名長峰水軍三名每名以上

錢一千二百八兩內無給代六百九兩除實給代五百九十九兩始興無給代

秩兵曹騎兵資保九名每名有廳軍官二人每名禁營官保十八名每名資保四十三名每名

搃廳標下保九十名每名御營官保二十四名每名忠勳府忠翊衛十一人每名各衙門

奴十三口每名給代秩兵曹騎兵四十四名每名步兵二十一名每名禁軍保

三名每名直七名每名內吹保三名每名驛保三十八名每名訓局砲保五

名每名二兩

二兩

二兩

二兩

二兩

十二名每名餉保十八名每名 二兩 總廳守堞軍官五人每人 二兩 守禦軍需保八名每名

一兩 京標下軍十三名每名 一兩 均廳選武軍官四十人每人 二兩 掌樂院樂生保四名每名

二兩 司僕寺諸負二十一名每名 二兩 內苑匠保七名每名 二兩 以上錢九百二十三兩內

無給代三百七十六兩除實給代五百四十七兩果川無給代秩兵曹騎兵資

保三十名每名 二兩 有廳軍官一人每 二兩 禁營官保三十九名每名 二兩 減 御營官保

十名每名 二兩 以他代資保四十三名每名 二兩 忠勳府忠翊衛二人每人 二兩 畿營牙兵

六十一名每名 一兩 旗手保三名每名 一兩 各衙門奴四十一口每口 二兩 給代秩兵曹騎兵

一百名每名 二兩 步兵四十六名每名 二兩 驛保一百八十名每名 一兩 訓局砲保六十一名

二兩 餉保四十三名每名 二兩 總廳守堞軍官二人每人 二兩 軍需保五十七名每名 一兩 守

二兩 禦軍需保四十二名每名 一兩 均廳選武軍官四十三人每人 二兩 工曹匠保十六名每名

二兩 尚衣院匠保四十五名每名 二兩 內苑匠保九名每名 二兩 以上錢一千四百五兩內

無給代三百九十六兩除實給代一千九兩都以上錢八千九十七兩內無給

代二千五百八十五兩除實給代五千五百十二兩內兵曹二千五百三十八

戊午

三

六十八

廳四百十兩守廳四百九十四兩議政府四十六兩工曹九十二兩校書館一

百二兩軍器寺二十兩永宗一百四兩以上錢二千七百五十六兩均廳給代

○本府軍減額減斗及納米摠數附前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一千二百七名

內六斗軍七千四百七十九名五斗軍二千四百一十九名減額一千名每名米三斗

本府六斗軍八千四百七十八名減額米一百三十六名十斗軍七千四百七十九

名每斗米六斗合六千九百九十一石九斗軍四千四百七十九

名八石九斗內本府六千九百九十一石九斗軍四千四百七十九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斗名時在納米良私軍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名每名米四斗合一百五十四石八

上納米三千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內本府納米二千六百四石十斗內各揀軍

百六十六名米五實二千五百四十九石五斗取用於禿城納米五百三十三

石十二斗內各揀軍所在一百十八名實五百石八斗取用於五邑所納華城

錢摠數納布良軍二千二百九十六名每名二兩合錢四千五百九十二兩納

布私軍二千二百七十四名每名一兩合錢二千二百七十四兩各衙門奴二

百四口每口二兩合錢四百八兩都合錢七千二百七十四兩內一千一百三

十兩前已割屬華城二百四十四兩內納于營實五千九百兩五百四十四兩華城別為收摺

龍仁納布良軍八百十一名內七百十九名每名二兩合一兩八十八兩以守屯牙兵身後前

千已割屬華城實一九十二兩每名二兩合一兩八十八兩以守屯牙兵身後前

十名屬華城一兩合九百五十兩內四身役納于內營實一百五十七兩各衙門

奴十七口每錢三十四兩合實納錢一千七百二十五兩振威納布良軍六百二十

六名每名二兩合一兩一千二百五十二兩內八十兩以守聽納布私軍五百六十

九名每名二兩合一兩一千二百五十二兩內八十兩以守聽納布私軍五百六十

錢一千五百兩安山納布良軍二百三十五名內一百四十名每名二兩合一兩合

十五名每名二兩合一兩一千二百五十二兩內八十兩以守聽納布私軍二百四十八名每名二兩合一兩合

實納錢八百五十九兩始興納布良軍二百七十九名內二百三名每名二兩合一兩合

兩七十六名每名二兩合一兩五百五十二兩內二百二十九名每名二兩合一兩合

華城百二十九兩內壯勇鄉軍移定代自內營給代納布私軍二百二十九名每名二兩合一兩合

華城百二十九兩內壯勇鄉軍移定代自內營給代納布私軍二百二十九名每名二兩合一兩合

二兩合二實納錢六百六十六兩果川納布良軍三百四十五名內二百四十

名每名四百九十兩合一百名每軍核定代自營給代納布私軍四百七十八

名每名一兩合四兩以減額牙兵身役納于內營實三百七十八兩各衙門奴

四十一口每口八十二兩合實納錢一千一百五十兩以上錢五千九百兩內五百

四十兩以奴貢及有歷軍官志湖衛身布自華城別為收據○奴貢及有歷實

納錢五千三百六十兩貯置外營○壯勇提調鄭民始啓言外營軍保減額減

斗之代自廟堂以畿邑所在江都米耗三百石勅需米耗五百石合八百石給

代而自屬邑取耗輸送自外營收捧需用之際多有難便之端且其名色不無

苟簡者畿內儲置每年以大同米劃給者為五千石矣儲置劃給中八百石移

送外營以為給代之資而其代則以江都勅需耗米八百石移給畿營儲置米

之劃給外營者以外營上納大同條相換以用則既無轉輸之勞事甚便宜矣

從之○御營廳啓言京畿安山始興振威龍仁果川五邑所在本廳正軍二百

十八名資保二百三十四名官保一百四十二名別破陣十二名合六百六名

並屬華城而其代以畿內他邑所在禁營軍移作御營軍事因啓下節目自禁

衛營草記蒙允矣畿內禁衛軍中準此數朔寧正軍一百二十七名資保一百

二十七名一馬保九名豐德正軍八十二名資保八十二名卜馬保七名破平
正軍九名資保九名長湍官保一百四十二名別破陣保十二名自今為始并
移屬本廳事本道觀察使處發關知委○右議政沈煥之四疏乞免曰嗚呼向
者庭請批教中數處句語決非臣等之所敢承聞者儘如聖教則明年不知鑿
蹕又御何處而又不知幾年海島變為平陸而平陸將移為城闔矣此臣所以
憂懣弼中乃敢仰請聖批中四十五字反汗者也祗緣臣之誠不見乎於君父
俞音遂靳危忱莫伸抑鬱徊徨不敢復言當世之事也批曰卿之若此不亦過
乎許久相持事面不可不顧卿須亟斷反汗之請俟少間即起肅命○庚戌○
辛亥御春塘臺行內試射○敦諭右議政沈煥之曰去就之節誠大矣卿之所
執予誠莫之曉馬士大夫優游不迫樂為之仕者有宋為然而而在道拜殿學士
引疾不至者范純仁也由藩為叅政屢章不至者崔與之也召以給事而不至
者胡安國也待以閣節而不至者劉宰也其所以不至者俱有本末或病或情
或義或執所執綽有據依若卿者於斯數者無一之可執而屏處江干閱朔跨
節未知於古有之否卿大官也其去其就四方皆視以為準卿何乃不念及於
此至若反汗之請自引之端當悉在面剖時到今豈有逡巡之更言者乎茲遣

承旨與之借入煥之附奏曰臣之所請反汗之事苟不大關於宗社莫安之計
倫綱扶植之方而又或有損於 聖上德業之盛大光明則何敢冒死仰籲至
再至三乎平生所執以事我 殿下者不過是討亂賊明義理一二事而捨此
則亦無所為臣故耳恭俟逋命之罪教曰卿疏反汗之請初雖牢拒急於勉出
至以面剖為說則卿又何若是固執乎即起登途○上分遣宣傳官遍訪都城
內外流丐無依者送賑恤廳教曰予固否德既不能使吾民不飢不寒則雖近
於鄭僑徒知慈母之政其可避嫌任其宛轉道路乎先從城內外摘奸即投膠
之意令賑堂給米薦襦衣令廟堂行會三南除非丁壯足堪傭賃資活以外羸
瘠脆殘之老弱依京師例各別收恤而字恤典則法令如今之年亦可申明一
體嚴飭○壬子報恩縣監尹悌東應旨上疏陳邑弊仍論貢津倉事曰牙山貢
津倉亦為七邑之大弊蓋七邑之境既非沿海又非深峽則田稅穀物不得不
都聚於貢津倉而民人輩所居遠則為數百里近不下百里擔負輸來艱辛勞
苦較甚於他邑之民近年以來無前之弊滋甚呼寃之說載路皆以為領運差
負專任於牙山故七邑之民殆不能聊生云浦所既在於該縣則穀物之捧上
漕船之領運勢當以該縣監主管而不為輪回積年主張則下輩之威喝無異

上司穀簿之舞弄便作利竇防納再徵之弊無所不至而此猶餘事先以糶米
移充於稅納之穀後以高價勒徵於列邑之民所謂稅米則雖極精實併為點
退怨譴明興蕩敗相繼噫彼殘民何以支保忠州可興倉則例以各邑守令輪
定領納故主管不專於該邑而捧上自至平均今此貢津亦依此例恐合事宜
備邊司覆啓言其一還穀事還穀之弊每奉筵教以半分留合衙門為蘇掾之
要務指授丁寧諄複而只緣事勢或有掣碍大變通大釐正之為民聖念尚未
宣揚而率爾措處反恐收拾不得姑俟整頓簿書仰備稟裁至於清州兵營賑
恤穀今既移劃各邑云爾則數必無多弊似少祛而至登章奏者必有丐由為
先令道臣探其弊竇杜其弊源後形止報來後稟處而多劃一邑則偏苦可慮
散劃多邑則勤債等事又當生弊似此事情另加消詳之意分付所謂補隸庫
始欲便民反益病民么麼穀物豈可持疑革罷與半分間使之劃即舉行若或
因此而又開民斂之路當該守令隨現施以橫斂之律其一牙山貢津倉事該
倉之弊誠極可駭而忠州之例姑未知其十分無弊且念海運異於江運一朝
變制恐合難慎苟使該倅想此米之粒粒民膏則糶米移充高價勒徵是豈可
忍之事嚴飭道臣申以先甲之令繼之糾察之政如有因循襲謬之弊雖當蒙

發論列馳聞以為痛懲之地雖以屬邑守令言之領民輸納誠心舉行則衙門
本自相茅豈可屈首聽令於差負差負亦豈能惟意所欲乎是則各邑之罪無
減於差負以此意一體分付其一奴婢永罷事奴婢之法我東屢千年規模參
差之論常居其半而懷保之聖念去而愈摯向於覆啓之批更勤俯詢於嶺南
曾行之例此則請從後稟處從之○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敦諭
右議政沈煥之曰大臣可敬也親親居先強請不可請之事當否姑舍勉從不
可從之言顛倒何居以茲一日二日日日征邁使四方之聽聞致惑者亦豈為
世道朝象爰卜金甌之意哉予欲必致卿欲必踐絲綸之有時輕重曰經曰權
舉措之隨處彌綸非齊惟齊向卿所陳先許允施即日入城肅命○戊午召見
右議政沈煥之謂曰顧今趨向靡定舉措失宜人心世道日以益卑駸駸然如
水就下惟其挽回扶豎之責專在於卿矣若夫君子小人之辨別自古稱難封
德彞一人之身而倭於隋而忠於唐知人之難不其然乎程夫子以十分之中
六七分是君子三四分是小人則其人可用為言天之生物既生之人又生之
蛇蝎猛獸者其意將使人有以制之也卿須體予至意同寅協恭俱收並蓄必
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君子為主小人為客譬如元氣充實則外感不敢干於

中由此做去以成承佐之業則吾國其庶幾乎○己未兵曹啓言壯勇外營親軍衛別將及長樂五衛將部將定為實職係是新設之窠當定其職品別將則節目中既以亞將以下兵使以上差出為定當為從二品而堂上人差出時則以守職施行親軍衛將長樂衛將並當為堂上正三品部將則叅上為從六品叅下為從八品請以此施行禁軍別將分營以後遂失初設之本意今此親軍衛別將不當比例五衛將以他官兼乃是經國大典所載以軍衛兼衛將本非舊制請衛將番將八員加設命知啓下並從之○江界進別買參教曰江界別買參為所重如有好品則必施賞於領來裨校及採納人今番亦當卜教而年來蠲除苦瘼果有實效田野更闢民戶復聚稅參不乏防軍無弊云乎備堂招問領來裨校慈城諸處新聚民戶其間利害亦如何並為問奏備邊司啓言招問江界府裨將趙雲韶座首金相琦以為田野則庚戌年減撥之後民戶猶未復舊土曠人稀年年陳廢時起中未墾者厥數尚多民戶則即今時在者為四千戶前後還蒙之自朝家除減之數不為不多而以四千之戶應三十斤體參五萬包還分之役實無支堪之道稅參則參種漸不如前非不另飭動採而昨

年不足之數為十一斤今年不足之數亦為九斤連為買納防軍則專責防守

不許採蓼無所聊賴之故蓼政雖或有益渠輩之弊苦比前益甚慈城之民姑無身戶之役但享土地之利別無為弊之端而但捨舊就新漸次深入則不無貽害於蓼場之慮云矣教曰田野不加闢民戶不加聚則其間邑倅所為者何事况以體蓼三十斤分還五萬包專責於時存四千戶何以堪之乎不足蓼之徵出加分穀之添俵而每戶受弊果各為幾許採與防之分當謂必有效反為弊端慈城近處許入曾云無害於蓼場又何反是乎既問之後豈可無別般為之措處之舉詳思好道理更為論理草記備邊司啓言江界府裨校處更為詳問以為田野之不闢由於民戶之不加聚民戶之不聚由於買蓼之擔當還分之數多虛結之侵徵防軍之失業也一年所採之蓼不過二十斤稅蓼十四斤十兩乃是土地之稅江民不敢辭也買蓼五六斤亦以稅納之餘可以充納而其餘不足使統首及保統使之買納故轉賣於渭原楚山碧潼熙川及北道每兩準給百金然後始得買納而官給元價四十二兩其外五十八兩統首分當一年添徵者少不下七八千兩每年如此民不可堪今以買蓼中幾許斤分定於採蓼各邑以為分力之地以四千戶而受折米五萬石還分一戶所受上等為十四五石下等猶六七石民無以支當若於還穀中限萬石作為留餘以減

分給之數庚戌減撥後時起中陳廢者又為千餘結而每年之稅移徵於隣里故次次流徙漸為巨弊且欲耕食閒田而恟於陳稅之橫侵不敢生意今若減其虛結一從時起執撥則非但為民惠亦當有墾闢之效防守軍之專責留防之後越採之患寢息其於參政果有效而千餘名防軍既失農業又不得採蓼無所聊賴逃避相續此又失民之端若列置各鎮於江邊以為耕守之地則防軍自可革罷矣慈城新入之民初許三川防又許慈城坊而今又以地狹民多更欲前進以其民戶通居兩坊之地未必不足而棄其前墾之土更移新得之地若無定界深入不已則不無貽弊蒙場之慮云欲圖矯採之術捨渠輩之言而亦無他道但松江設鎮四郡未復之前不可輕議貿蓼之分定渭熙等邑設有若干所採自前所無之役年年分定則此亦難便惟還穀之量宜留庫虛結之從實定撥慈城民戶之定界莫居別無掣碍之端事係變通不可以該府禪校之言遽爾許施請關問道臣狀聞後稟處○印頒春秋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四十九

(B)
732.55
4724
[v.26]
no.49
0230250

昭和七年四月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四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6]
no.49